

# 中國古代音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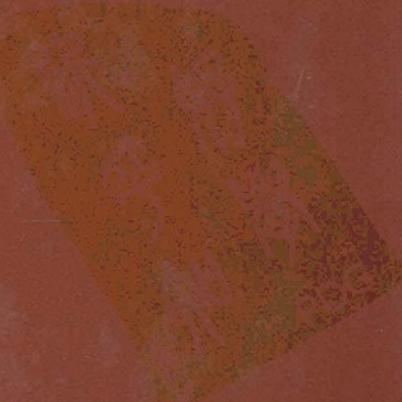
## 文獻集成

第一輯

主編：王耀華 方寶川  
本輯執行主編：鄭俊暉

6





# 中國古代音樂文獻集成

## 第一輯



主編：王耀華 方寶川  
本輯執行主編：鄭俊暉

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 第六冊目錄

續通典 · 樂典	一
清通典 · 樂典	三七九

欽定續通典卷八十五

樂

臣等謹案杜佑作樂典以爲古者因樂著教將欲  
閑其邪正其頽非樂無由故其<sub>以</sub>樂也上自皇初  
下終天寶舉夫因革之大凡制作之得失以及鏗  
鏘綴兆之節殊方下里之音本末燦然聲容畢具  
而類例所不能賅者又爲諸義以補其缺百世而  
下所謂聞其樂以知其德者將於是乎在也唐自  
肅代以後國事倥偬樂文墜缺洎乎五代雖有製

造鮮足觀者宋太祖太宗留心雅樂樂至皇祐間始定大安之名一代講求聲律家如司馬光周子朱子蔡元定諸人類皆有夙悟神解可垂不朽顧當時不盡見用而所謂播在樂府薦之贊廟者乃出自李照魏漢津者流蓋古樂之難復久矣遼金元大都沿漢津之舊至明李文利主三寸九分爲黃鍾朱載堉爲開方乘除之說則又師心自用去古益遠方之自檜不亦宜乎今去其繆者存其要始唐至德間迄於明代以續通典之後云

第一歷代沿革上

第二歷代沿革下

第三十二律 五聲八音名義 五聲十二律旋相  
爲宮 五聲十二律相生法

歷代製造

第四權量

金一 石二 土三 革四 絲五 木六  
匏七 竹八 八音之外又有七

樂懸

第五歌 雜歌曲 舞 雜舞曲

第六清樂 坐立部伎 四方樂 散樂 前代雜  
樂

第七大祠與忌日同者不去樂議 古樂淡且和議

律尺議 元豐朝會樂十議 楊傑大樂七

失議 用正聲廢中聲議 太正少三等八條

議 崇寧之樂可變議 黃鍾三寸九分不合

於理議 琴以第三絃爲宮爲中和議

樂一

歷代沿革上 唐 五代 宋

唐代宗寶應二年六月太常奏立宗室請奏大運之舞  
調用太族肅宗室請奏惟新之舞調用夷則德宗卽位  
十一月禮儀使奏代宗室樂用保大之舞貞元三年三  
月以昭德皇后廟樂章九首付有司帝令有司議廟舞  
之號禮官請號坤元之舞從之十四年二月帝自製中  
和舞又奏九部樂及禁中歌舞伎者十數人布列在廷  
上御麟德殿會百寮觀新樂作詩令太子書示百官十  
九年四月修德明興聖及獻懿二祖廟遷神主於廟太

常寺奏德明興聖獻祖懿祖廟樂用宮懸詔可憲宗永  
貞元年十二月有司請德宗廟室酌獻奏文明之舞用  
黃鍾宮元和元年有司奏順宗室奏大順之舞中書侍  
郎平章事段文昌撰樂章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卽  
位四月禮儀使奏憲宗皇帝廟樂請用象德之舞六月  
祔廟請用當月均調林鍾宮謹按律曆志曰黃鍾太簇  
林鍾謂之三正律皆音之君也今祔饗始於六月辛未  
聲應林鍾之宮制可中書侍郎平章事段文昌進撰樂  
章敬宗以長慶四年正月卽位有司奏穆宗室奏和寧

之舞中書侍郎平章事牛僧孺奉敕撰奏樂章文宗以  
寶曆二年卽位有司奏敬宗廟奏大鈞之舞中書侍郎  
平章事韋處厚撰樂章

梁太祖開平元年旣受唐禪始建宗廟凡四室每室有  
登歌酌獻之舞肅祖宣元皇帝室曰來儀之舞烈祖文  
穆皇帝室曰昭德之舞二年正月太祖將議郊禋有司  
撰進樂名舞名樂曰慶和之樂舞曰崇德之舞皇帝行  
奏慶順之曲奠玉幣登歌奏慶平之曲迎俎奏慶肅之  
曲酌獻奏慶熙之曲飲福酒奏慶隆之曲送文舞迎武

舞奏慶融之曲亞獻終獻奏慶休之曲太廟迎神舞開平之舞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正月將有事於南郊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行太常卿充南郊禮儀使李燕進太廟登歌樂章洎舞名其懿祖昭烈皇帝室登歌酌獻曰昭德之舞獻祖文皇帝室登歌酌獻曰文明之舞太祖武皇帝室登歌酌獻曰應天之舞昭宗皇帝室登歌酌獻曰永平之舞從之明宗天成元年八月太常定莊宗廟堂酌獻舞武成之舞

晉高祖天福五年八月詳定院奏先奉詔正冬二節朝會舊儀廢於離亂之時興自和平之代將期備物全繫用心須議擇人同爲定制其正冬朝會禮節樂章二舞行列等事宜差太常卿崔梲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呂錡禮部侍郎張允與太常等官一一詳定禮從新意道在舊章庶知治世之和漸見移風之善今眾官檢討典禮具述制度按禮云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又曰安上治人莫善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故樂書議舞曰夫樂在耳曰

聲在目曰容聲應乎耳可以聽知容藏於心難以貌覩故聖人假干戚羽旄以表其容發揚蹈厲以見其意聲和合則大樂備矣又按義鏡問鼓吹十二案合於何所答云周禮鼓人掌六鼓四金漢朝乃有黃門鼓吹崔豹古今注云因張騫使西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增之分爲二十八曲梁置鼓吹清商令二人唐又有搘鼓金鉦大鼓長鳴歌簫笳笛合爲鼓吹十二案大享會則設于懸外此乃是設二舞及鼓吹十二案之絲也今議一從令式排列敎習文舞郎六十四人分爲八佾每佾

八人左手執籥禮云葦籥伊耆氏之樂也周禮有籥師  
教國子爾雅曰籥如笛三孔而短大者七孔謂之笙歷  
代以來文舞所用凡用籥六十有四右手執翟周禮所  
謂羽舞也書云舞干羽于兩階翟山雉羽分析連攢而  
爲之二人執纛前引數于舞人之外舞人冠進賢冠服  
黃紗袍白紗中單白領襍白練襍襍白布大口袴革帶  
烏皮履白布襪武舞郎六十四人分爲八佾左手執干  
干楯也今之旁牌所以翳身也其色赤中畫獸形故謂  
之朱干周禮所謂兵舞取其武象用楯六十有四右手

執戚戚斧也上飾以玉故謂之玉戚二人執旌前引旌似旗而小絳色畫昇龍二人執鼗鼓二人執鐸周禮有四金之奏其三曰金鐸以通鼓形如大鈴抑而振之金鐸二每鐸二人舉之一人奏之周禮四金之奏一曰以金鐸和鼓鑄銅爲之其色立其形圓若錐上大下小高三尺六寸有六分圓二尺四寸上有伏虎之狀旁有耳獸形銜環二人執鐸以次之周禮四金之奏二曰金鐸以止鼓如鉦無舌搖柄以鳴之二人掌相在左禮云理亂以相制如小鼓用皮爲裏實之以糠撫之以節樂二

人掌雅在右禮云訊疾以雅以木爲之狀如漆筭而揜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羖皮輓之旁有二紐髮畫賓醉而出以器築地明行不失節武舞人服弁平巾幘金支紺絲布大袖紺絲竹布兩襠甲金飾白練襠襠錦騰蛇起梁帶豹文大口布袴烏布靴工人二十數子舞人之外舞弁朱襍革帶烏皮履白練襠襠白布襪殿廷仍加鼓吹十二案義鏡云帝設毡案以毡爲牀也今請荆大牀容九人振作歌樂其牀爲熊羆貍豹騰倚之狀以承之象百獸率舞之意分置於建鼓之外各三案每案

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鑄一歌二人簫二人笳二十八十二  
案樂工一百有八人舞助一百三十有二人取年十五  
己上弱冠已下容止端正者其歌曲名號樂章詞句中  
書條奏差官修撰從之

漢高祖天福十二年九月權判太常寺張昭奏改唐祖  
孝孫所定治康之舞爲治安之舞凱安之舞爲振德之  
舞又改貞觀中九功舞爲觀象之舞七德舞爲講功之  
舞其治安振德二舞請依舊郊廟行用以文舞降神武  
舞送神其觀象講功二舞請依舊宴會行用昔周奏六

代之樂卽今二舞之類是也其賓祭常用別有九夏之  
樂卽肆夏皇夏等是也梁武帝善音樂改九夏爲十二  
雅前朝祖孝孫改雅爲和示不相沿也臣今改爲成取  
韶樂九成之義十二成樂曲名祭天神奏豫和之樂請  
改爲禋成之樂祭地祇奏順和請改爲順成祭宗廟奏  
永和請改爲裕成祭天地宗廟登歌奏肅和請改爲肅  
成皇帝臨軒奏太和請改爲政成王公出入奏舒和請  
改爲弼成皇帝食舉及飲宴奏休和請改爲德成皇帝  
受朝皇后入宮奏正和請改爲辰成皇太子軒懸出入

奏成和請改允成元日冬至皇帝禮會登歌奏昭和請  
改爲慶成郊廟俎入奏雍和請改爲醉成皇帝祭享酌  
獻讀祝文及飲福受胙奏壽和請改爲壽成祖孝孫原  
定十二和曲開元朝又奏三和遂有十五和之名凡制  
作禮法動依典故梁置十二雅蓋取十二天之成數契  
八音十二律之變軌益以三和有乖稽古又緣祠祭所  
用不可盡去臣取其一焉祭孔宣父齊太公廟降神奏  
宣和請改師雅之樂三公升殿會訖下階履行奏祔和  
請廢同用弼成享先農耕耤田奏豐和請廢同用順成

周太祖廣順元年五月太常卿邊蔚上太廟四室奠獻舞詞表謂西漢詔叔孫通重定禮樂始有廟樂及降神納俎登歌薦裸等曲迨至唐朝降神用文舞送神用武舞其餘卽奏十二和之樂一曲則別立舞名降及前朝亦徇此制今者將新郊廟嚴配祖宗合更率舞之名仰詠累功之盛請信祖睿和皇帝室酌獻奏肅雍之舞僖祖明憲皇帝室酌獻奏章德之舞義祖翼順皇帝室酌獻奏善慶之舞慶祖章肅皇帝室酌獻奏觀成之舞又奏改前朝治安爲政和之舞振德爲善勝之舞觀象爲

崇德之舞講功爲象成之舞又議改十二成樂曲爲十二順曰昭順曰寧順曰肅順曰感順曰治順曰忠順曰康順曰雍順曰溫順曰禮順曰禋順曰福順宋太祖建隆三年二月有司請改一代樂名并太廟四室酌獻迎俎送神樂章詔翰林學士竇儼撰進四月儼上新定二舞十二樂曲名并樂章改周文舞崇德之舞爲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爲武功之舞改樂章十二順爲十二安蓋取治世之音安以樂之義祭天爲高安祭地爲靜安先農  
同靜  
安宗廟爲理安天地宗廟登歌爲

嘉安皇帝臨軒爲隆安王公出入爲正安皇帝食飲爲和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宮爲順安皇太子軒懸出入爲良安正冬朝會爲永安文宣王武成王同永安郊廟俎豆入爲豐

安祭享酌獻飲福受胙爲禧安五月儼上太廟四室舞名并登歌辭禧祖室舞大善之舞奏大善之曲順祖室舞大寧之舞奏大寧之曲翼祖室舞大順之舞奏大順之曲宣祖室舞大慶之舞奏大慶之曲乾德元年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等奉詔撰定祀感生帝之樂章曲名降神用大安太尉行禮用保安奠玉幣用慶安司徒奉俎

用咸安酌獻用崇安飲福用廣安亞獻終獻用文安送  
神用普安四年和峴言按唐貞觀十四年景雲見河水  
清張文收采古朱雁天馬之義作景雲河清歌名燕樂  
元會第二奏者是也伏見今年荆南進甘露京兆東州  
進嘉禾黃州進紫芝和州進綠毛龜黃州進白兔欲依  
月律撰神龜甘露紫芝嘉禾玉兔五瑞各一曲每朝會  
登歌首奏之六年峴又言漢朝獲天馬赤雁神鼎白麟  
之瑞並爲郊歌國朝合州進瑞木成文馴象南方自至  
秦州獲白鳥黃州獲白雀並合播在管絃薦於郊廟詔

覲作瑞文馴象玉鳥皓雀四瑞樂章以備登歌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冬至上壽復用教坊樂淳化三年元日朝賀畢再御朝元殿羣臣上壽復用宮縣二舞登歌五瑞曲自此遂爲定制真宗咸平四年太常言樂工習藝匪精每祭享郊廟止奏黃鍾宮一調未嘗隨月轉律望示條約乃命侍讀學士夏侯嶠判寺郭贊同按試擇其曉習月律者悉增月奉自餘權停廩給再俾學習以獎勵之雖頗振綱紀然亦未能精備蓋樂工止以年勞次補而不以藝進至有抱其器而不能振作者故難於驟變

景德二年詔翰林學士李宗諤權判太常寺復以龍圖閣待制戚綸同判寺事乃命太常樂鼓吹兩署工校其優劣黜去濫吹者五十餘人宗諤因編次律呂法度樂物名數目曰樂纂又裁定兩署工人試補條式及肄習程課先是惟天地感生帝宗廟用樂親祀用宮縣有司攝事止用登歌自餘大祀未暇備樂至是詔自今諸大祀並宜用樂皆同感生帝六變八變如通禮所載大中祥符元年判太常禮院孫奭上言按禮文饗太廟終獻降階之後武舞止太祝徹豆豐安之樂作一成止然後

理安之樂作是謂送神郊祀錄載登歌徹豆一章奏無射羽然則宗廟之樂禮有登歌徹豆今於終獻降階之後卽作理安之樂誠恐缺失望依舊禮增用詔判太常寺李宗謗與檢討詳議以聞宗謗等言國初撰樂章有徹豆豐安曲辭樂署因循不作望如願所奏從之時以將行封禪詔改酌獻昊天上帝禧安之樂爲封安皇地祇禧安之樂爲禪安飲福禧安之樂爲祺安別製天書樂章瑞安靈文二曲每親行禮用之又作醴泉神芝慶雲靈鶴瑞木五曲施於朝會宴享以紀瑞應五年上製

薦獻聖祖文舞曰發祥流慶之舞武舞曰降眞觀德之舞自是玉清昭應宮景靈宮親薦皆備樂用三十六虞景靈宮以庭狹止用二十虞上又取太宗所撰萬國朝天曲曰同和之舞平晉曲曰定功之舞親作樂辭奏於郊廟仁宗景祐二年帝親製樂曲以夾鍾之宮黃鍾之角太簇之徵姑洗之羽作景安之曲以祀昊天更以高安祀五帝日月作太安以享景靈宮罷舊真安之曲以黃鍾之宮大呂之角太簇之徵應鍾之羽作興安以獻宗廟罷舊理安之曲景安興安惟乘輿親行則用之以

姑洗之角林鍾之徵黃鍾之宮太簇之商南呂之羽作祐安之曲以酌獻五帝以林鍾之宮太簇之角姑洗之徵南呂之羽作寧安之曲以祭地及太社太稷罷舊靜安之曲於時制詔有司以太祖太宗真宗三聖並侑乃以黃鍾之宮作慶安之曲以奠幣彰安之曲以酌獻又詔躬謁奉慈廟章獻皇后之室作達安之曲以奠瓊厚安以酌獻章懿皇后之室作報安之曲以奠瓊衍安以酌獻皇帝入出作乾安龍舊隆安之曲常祀至日祀圜丘太祖配以黃鍾之宮作定安以奠幣英安以酌獻孟

春祀感生帝宣祖配以太簇之宮作皇安以奠幣肅安  
以酌獻祈穀祀昊天太祖配作仁安以奠幣紹安以酌  
獻孟夏雩上帝太祖配以仲呂之宮作獻安以奠幣感  
安以酌獻夏至祭皇地祇太祖配以蕤賓之宮作恭安  
以奠幣英安以酌獻季秋大饗明堂真宗配以無射之  
宮作誠安以奠幣德安以酌獻孟冬祭神州地祇太宗  
配以應鍾之宮作化安以奠幣韶安以酌獻又造沖安  
之曲以七均之爲八十四皆作聲譜以授有司沖安之  
曲獨未施行親製郊廟樂章二十一曲財成頌體告於

神明詔宰官呂夷簡等分造樂章參施羣祀又爲景祐  
樂髓新經凡六篇第一釋十二均第二明所主事第三  
辨音樂第四圖律呂相生并祭天地宗廟用律及陰陽  
數配第五十二管長短第六厯代度量衡皆本之於陰  
陽配之於四時建之於日辰通之於韻竺演之於壬式  
遁甲之法以授樂府以考正聲以賜羣臣焉皇祐二年  
五月明堂禮儀使言明堂所用樂皆當隨月用律九月  
以無射爲均五天帝各用本音之樂於是內出明堂樂  
曲及二舞名迎神曰誠安皇帝升降行止曰儀安昊天

上帝皇地祇神州地祇位奠玉幣曰鎮安酌獻曰慶安  
太祖太宗真宗位奠幣曰信安酌獻曰孝安司徒奉俎  
曰饗安五帝位奠玉幣曰鎮安酌獻曰精安皇帝飲福  
曰胙安退文舞迎武舞亞獻終獻皆曰穆安徹豆曰歆  
安送神曰誠安歸大次曰憇安文舞曰右文化俗武舞  
曰威功睿德又出御撰樂章鎮安慶安信安孝安四曲  
餘詔輔臣分撰庚戌詔御所撰樂曲名與常祀同者更  
之遂更常所用圓丘雩祭明堂誠安之曲曰宗安祀感  
主帝慶安之曲曰光安奉慈廟信安之曲曰慈安六月

內出御撰明堂樂八曲以君臣民事物配屬五音凡二十聲爲一曲用宮變徵變者天地人四時爲七音凡三十聲爲一曲以子母相生凡二十八聲爲一曲皆黃鍾爲均又明堂月律五十七聲爲二曲皆無射爲均又以二十聲二十八聲三十聲爲三曲亦無射爲均皆自黃鍾宮入無射如合用四十八或五十七聲卽依前譜次第成曲其徹聲自同本律及御撰鼓吹警嚴曲合宮歌並肄於太常七月御撰明堂無射宮樂曲譜三皆五十字五音一曲奉俎用之二變七律一曲飲福用之七

律相生一曲退文舞迎武舞及亞獻終獻徹豆用之是  
月上封事者言明堂酌獻五帝精安之曲並用黃鍾一  
均聲此乃國朝常祀五時迎氣舊法若於親行大饗卽  
所未安且明堂之位木室在寅火室在巳金室在申水  
室在亥蓋木火金水之始也土室在西南蓋土王之次  
也旣皆用五行本始所王之次則獻神之樂亦當用五  
行本始月律各從其音以爲曲其精安五曲宜以無射  
之均太簇爲角獻青帝仲呂爲徵獻赤帝林鍾爲宮獻  
黃帝夷則爲商獻白帝應鍾爲羽獻黑帝詔兩制官同

太常議而堯臣等言大饗日迫事難猝更詔俟過大禮詳定以聞於是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官置局於祕閣詳定大樂王堯臣等言天章閣待制趙師民博通今古願同詳定及乞借參知政事高若訥所校十五等古尺並從之三年二月詔兩制及禮官參稽典制以定國朝大樂名中書門下審加詳閱以聞初胡瑗請太祖廟舞用于戚太宗廟兼用干羽真宗用羽籥以象三聖功德然議者謂國朝七廟之舞名雖不同而干羽並用又廟制與古異及瑗建言止降詔定樂名而已七月堯臣等

言按太常天地宗廟四時之祀樂章凡八十九曲自景安而下七十五章率以安名曲豈特本道德政教嘉靖之美亦緣神靈祖考安樂之故臣等謹上議國朝樂宜名大安詔曰朕惟古先格王隨代之樂亦旣制作必有稱謂緣名以討義繇義以知德蓋名者德之所載而行遠垂久之致焉故韶以紹堯夏以承舜濩以救民武以象伐傳之不朽用此道也國家舉墜正失典章交備獨斯體大而有司莫敢易言之朕憫然念茲大懼列聖之休未能昭揭於天下之聽是用申敕執事遠求博講而

考定其衷今禮官學士迨三有事之臣同寅一辭以大  
安之議來復且謂藝祖之戡暴亂也安天下之未安其  
功大二宗之致太平也安天下之既安其德盛洎朕之  
承聖烈也安祖宗之安其仁厚祇覽所議熟復於懷恭  
唯神德之造基神功之戢武章聖恢清淨之治沖人蒙  
成定之業雖因世之迹各異而靖民之道同歸以之播  
鍾球文羽籥用諸郊廟告於神明曰大且安誠得其正  
嘉祐四年九月御製祫享樂舞名僖祖奏大基順祖奏  
大祚翼祖奏大熙宣祖奏大光太祖奏大統太宗奏大

昌真宗奏大治孝惠皇后奏淑安孝章皇后奏靜安淑德皇后奏柔安章懷皇后奏和安迎神送神奏懷安皇帝升降奏肅安奠瓊奏顧安奉俎徹豆奏充安飲福奏僖安亞獻終獻奏祐安退文舞迎武舞奏顯安皇帝歸大次奏定安登樓禮成奏聖安駕回奏采茨文舞曰化成治定武舞曰崇功昭德帝自製迎神送神樂章詔宰臣富弼等撰大祚至采茨曲詞十八七年八月御製明堂迎神樂章皆肄於太常英宗治平元年六月太常寺奏仁宗配享明堂奠幣歌誠安酌獻歌德安神宗元豐

三年楊傑上十二均圖帝取所上圖考其說乃下范鎮  
劉几參定而王朴阮逸之黃鍾乃當李照之太簇其編  
鍾編磬雖有黃鍾大呂而全闕四清聲非古制也朴之  
太簇夾鍾則聲失之高歌者莫能追逐平時設而不用  
聖人作樂以紀中和之聲所以導中和之氣清不可太  
高重不可太下必使八音協諧歌者從容而能永其言  
鎮等因請擇李照編鍾編磬十二參於律者增以王朴  
無射應鍾及黃鍾大呂清聲以爲黃鍾大呂太簇夾鍾  
之四清聲俾眾樂隨之歌工詠之中和之聲庶可以考

請下朴二律就太常鍾磬擇其可用者用之其不可修  
者別製之而太常以爲大樂法度舊器乞留朴鍾磬別  
製新樂以驗議者之術詔以朴樂鍾爲清聲母得銷毀  
六年春正月御大慶殿初用新樂二月太常言郊廟樂  
虞若遇雨雪望祭卽設於殿上三月禮部言有司攝事  
昊天舞名請初獻曰帝臨嘉至亞終獻曰神娛錫羨太  
廟初獻曰孝熙昭德亞終獻曰禮洽儲祥詔可九月禮  
部言周禮凡大祭祀王出入則奏王夏明入廟門已用  
樂矣今旣移裸在作樂之前皇帝詣罍洗奏乾安則入

門亦當奏乾安庶合古制其入景靈宮及南郊壇門乞  
如之哲宗元祐三年范鎮樂成樂下太常楊傑著元祐  
樂議破鎮說曰鎮謂清聲不見於經惟小胥注云鍾磬  
者編次之十六枚而在一處謂之堵至唐又有十二清  
聲其聲愈高尤爲非是國朝舊有四清聲置而弗用至  
劉凡用之與鄭衛無異按編鍾編磬十六其來遠矣豈  
徒見於周禮小胥之注哉漢成帝時犍爲郡於水濱得  
古磬十六枚帝因陳禮樂雅頌之聲以風化天下其事  
載於禮樂志不爲不詳豈因劉凡然後用哉且漢承秦

秦未嘗制作禮樂其稱古磬十六者乃二帝三王之遺法也其王朴樂內編鍾編磬以其聲律太高歌者難逐故四清聲置而弗用及神宗朝下三律則四清聲皆用而諧協矣周禮曰鳬氏爲鍾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則清聲豈不見於經哉今鎮簫笛埙篪巢笙和笙獻於朝廷簫必十六管是四清聲在於其間矣自古無十二管之簫豈簫韶九成之樂已有鄭衛之聲乎禮部太常亦言鎮樂法自係一家之學難以參用而樂如舊制徽宗崇寧三年秋七月景鐘成景鐘者黃鍾之所自制

出也垂則爲鐘仰則爲鼎鼎之大終於九斛中聲所極  
製煉玉屑入於銅齊精純之至音韻清越其高九尺拱  
以九龍惟天子親郊乃用之立於宮架之中以爲君圍  
於是命翰林學士承旨張康國爲之銘四年七月鑄帝  
鼐八鼎成八月大司樂劉昺言大朝會宮架舊用十二  
熊羆案金鐸簫鼓觱篥等與大樂合奏今所造大樂遠  
稽古制不應雜以鄭衛詔罷之又依昺改定二舞各九  
成每三成爲一變執籥秉翟揚戈持盾威儀之節以象  
治功庚寅樂成列於崇政殿有旨先奏舊樂三闋曲未

終帝曰舊樂如泣聲揮止之旣奏新樂天顏和豫百寮  
稱頌九月朔以鼎樂成帝御大慶殿受賀是日初用新  
樂太尉率百寮奉觴稱壽有數鶴從東北來飛度黃庭  
回翔鳴唳乃下詔曰禮樂之興百年於此然去聖愈遠  
遺聲弗存迺者得隱逸之士於草茅之賤獲英莖之器  
於受命之邦適時之宜以身爲度鑄鼎以起律因律以  
制器按協於庭八音克諧昔堯有大章舜有大韶三代  
之王亦各異名今追千載而成一代之制宜賜新樂之  
名曰大晟朕將薦郊廟享鬼神和萬邦與天下共之其

舊樂勿用先是端州上古銅器有樂鐘驗其款識乃宋成公時帝以端王繼大統故詔言受命之邦而隱逸之士謂魏漢津也朝廷舊以禮樂掌於太常至是專置大晟府大司樂一員典樂二員並爲長貳大樂令一員協律郎四員又有製撰官爲制甚備於是禮樂始分爲二時蔡攸提舉大晟府不喜伶人預樂有士人田爲者善琵琶無行攸乃奏爲大晟府典樂遂不用中聲八寸七分琯而但用九寸琯又爲一律長尺有八寸曰太聲一律長四寸有半曰少聲是爲三黃鍾律矣律與容盛又

不翅數倍黃鍾旣四寸有半則圜鍾幾不及二寸諸品  
大小皆隨律蓋但以器大者爲太小者爲少樂始成試  
之於政事堂執政心知其非然不敢言因用之於明堂  
布政望鶴愈不至攸弟條曰宴樂本雜用唐聲調樂器  
多夷部亦唐律徵角二調其均自隋唐間已亡政和初  
命大晟府改用大晟律其聲下唐樂已兩律然劉昺止  
用所謂中聲八寸七分琯爲之又作匏笙埙篪皆入夷  
部至於徵招角招終不得其本均大率皆假之以見徵  
音以其曲譜頗和美故一時盛行於天下然教坊樂工

嫉之如讐其後蔡攸復與教坊用事樂工附會又上唐  
譜徵角二聲遂再命教坊制曲譜既成亦不見施行而  
止然政和徵招角招遂傳於世矣二年八月罷大晟府  
製造所并協律官四年十月洪州奏豐城縣民鋤地得  
古鐘大小九具狀制奇異各有篆文驗之考工記其制  
正與古合令樂工擊之其聲中律之無射繪圖以聞七  
年十二月詔革弊事廢諸局於是大晟府及教樂所教  
坊額外人並罷靖康二年汴京失守凡大樂軒架樂舞  
圖舜文二琴教坊樂器樂書樂章明堂布政閏月體式

景陽鐘并虞九鼎皆亡矣高宗紹興元年始饗明堂時初駐會稽而渡江舊樂復皆燬散太常卿蘇遲等言國朝大禮作樂依儀合於壇殿上設登歌壇殿下設宮架今親祠登歌樂器尙闕宣和添用籥色未及頒降州郡無從可以刲製宜權用望祭禮例止設登歌用樂工四十有七人乃訪舊工以備其數四年再饗國子丞王普言按書舜典命夔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蓋古者旣作詩從而歌之然後以聲律協和而成曲自厯代至於本朝雅樂皆先製樂章而後成譜崇寧後先製

譜後命詞故詞律不相諧協且與俗樂無異乞復用古  
製又按周禮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黃鍾堂下之樂  
大呂堂上之樂也郊祀之禮皇帝版位在午階下故還  
位之樂當奏黃鍾明堂版位在阼階上則還位當歌大  
呂今明堂禮不下堂而襲郊祀還位例並奏黃鍾之樂  
于義未當尋皆如普議又禮部侍郎施峒奏禮經蕃樂  
出於荒政蓋一時以示貶抑昨內外暫止用樂今徽考  
大事既畢慈寧又已就養其時節上壽理宜舉樂一如  
舊制禮部尋言太母還宮國家大慶四方來賀自今冬

至元正舉行朝賀之禮依國朝故事合設大仗及用樂舞等庶幾明天子之尊舊典不至廢墜有詔俟來年舉行孝宗淳熙六年始舉明堂禋禮命五使按雅樂并嚴更警場於貢院奉詔將樂器依堂上堂下儀制排設五使及應赴官僚從旁立觀按閱仍聽往來察視時之禮使趙雄言前例閱樂至皇帝詣飲福位一曲卽五使以下皆立而每閱奠玉帛及酌獻等樂皆坐自如於禮未盡不當襲用前例故有是詔旣而禮官討論自紹興以來凡五饗明堂禮畢還輦並未經用樂卽無作樂節次

可考乃參酌禮例成禮稱賀並用皇祐大饗禮施行其  
南郊明堂儀注實述紹興成憲又命有司兼酌元豐大  
觀舊典爲後世法程其用樂作止之節粲然可觀前三  
日太常設登歌樂於壇上稍南北向設宮架於壇南內  
壝之外立舞表於鄧綴之間明堂登歌設於堂上前兩楹間宮架設於庭中前  
一日設協律郎位二押樂官一太常丞於登歌樂虞北  
太常卿於宮架北省牲之夕押樂太常卿及丞入行樂  
架協律郎展視樂器祀之日樂正帥工人二舞以次入  
皇帝乘輿自青城齋殿出樂正撞景鐘降輿入大次景

鐘止

明堂不  
用景鐘

服大裘袞冕自正門入協律郎跪俯伏舉

麾興工鼓柷宮架乾安之樂作凡升降行止皆奏之

明堂

奏儀  
安

至午階版位西向立協律郎偃麾戛樂止

明堂  
至阼

階下  
樂止

禮儀使奏請行事宮架作景安之樂

明堂作  
誠安

文舞

進左丞相等升詣神位前樂作六成止皇帝執大圭再

拜內侍進御匝帨宮架樂作帨手畢樂止禮儀使前導

升壇宮架樂作至壇下樂止升自午階

明堂並升  
自阼階

登歌

樂作至壇上樂止登歌嘉安之樂作

明堂至堂  
上作鎮安

奠鎮圭

奠玉幣於上帝樂止詣皇地祇太祖太宗神位前如上

儀禮儀使導還版位登歌樂作降階樂止

明堂降自阼階

宮架

樂作至版位樂止奉俎官入正門宮架豐安之樂作

明堂

作禧安跪奠俎訖樂止內侍以御匱帨進宮架樂作帨手

拭爵樂止禮儀使導升壇宮架樂作至午階樂止升自

午階登歌樂作至壇上樂止

明堂無升壇

登歌禧安之樂作

明堂作慶安

詣神位前三祭酒少立樂止讀冊皇帝再拜每

詣神位並如之禮儀使導還版位登歌樂作降階樂止

宮架樂作至版位樂止奏請還小次宮架樂作入小次

樂止武舞進宮架正安之樂作

明堂作穆安

舞者立定樂止

亞獻升詣酌尊所西向立宮架正安之樂作

明堂皇太子爲亞獻

作穆

安三祭酒以次酌獻如上儀樂止終獻亦如之奏請

詣飲福位宮架樂作至午階樂止升自午階登歌樂作

將至位樂止登歌禧安之樂作

明堂作胙安

飲福禮畢樂止

禮儀使導還版位登歌樂作降階樂止宮架樂作至版

位樂止

明堂不降階

一徹豆登歌熙安之樂作

明堂作誠安

送神宮

架景安之樂作一成止

明堂作誠安

詣望燎望瘞位宮架樂

作至位樂止

明堂有燎無瘞

燎瘞畢還大次宮架乾安之樂作

明堂作憩安

至大次樂止皇帝乘大輦出大次樂正撞景鐘

鼓吹振作降輦還齋殿景鐘止百官宗室班賀於端誠殿奏請聖駕進發軍樂導引至麗正門大樂正令奏采茨之樂入門樂止明堂就賀於紫宸殿不奏采茨光宗受禪崇上壽皇

聖帝壽成皇后暨壽聖皇太后尊號壽皇樂用乾安壽

聖壽成樂用坤安三殿慶禮在當時侈爲盛儀尋以禮

部太常寺言國朝歲饗上帝太祖肇造王業則配冬饗於圜丘太宗混一區宇則春祈穀夏大雩秋明堂俱配焉高宗身濟大業功德茂盛所宜奉侑仰繼祖宗以協先儒嚴祖之義以彰文祖配天之烈乃季秋升侑於明

堂奠幣用宗安之樂酌獻用德安之樂並登歌作大呂  
宮及加上高宗徽號奉冊寶以告用顯安之樂寧宗卽  
位孝宗升祔祧僖祖立別廟禮官言僖祖旣倣唐興聖  
立爲別廟遇祔則卽廟以饗孟冬祔饗日合先詣僖祖  
廟室行禮其樂舞欲依每歲別廟五饗設樂禮例於僖  
祖添設登歌樂如僖廟行禮就廟殿依次作登歌其宮  
架樂則于太廟殿上通作從之嘉定十四年詔山東河  
北連城慕義奉玉寶來獻其文曰皇帝忝膺天命之寶  
實惟我祖宗之舊及明年元日上御大慶殿受寶用鼓

吹導引備陳宮架大樂奏詩三章一曰恭膺天命二曰  
舊疆來歸三曰永清四海並奏以太簇宮理宗享國四十  
餘年凡禮樂之事式遵舊章未嘗有所改作先是孝  
宗廟用大倫之樂光宗廟用大和之樂至是寧宗祔廟  
用大安之樂

欽定續通典卷八十五

浙江書局刻

蔣學溥恭校

倪 茄恭校

陳 謨恭校

欽定續通典卷八十六

樂二

歷代沿革下 遼 金 元 明

遼有國樂有諸國樂有雅樂有大樂有散樂有饌歌橫吹樂祭天神地祇於木葉山用樂正月朔日夜皇帝燕飲用國樂春飛放杏堦皇帝射獲頭鵝薦廟燕飲樂工數十人執小樂器侑酒七月十三夜皇帝出行宮三十里卓帳宿十四日應從諸軍隨各部落動樂十五日中元大宴用漢樂臘日皇帝帶甲戎裝五更三點坐朝動

樂飲酒正月元會用大樂曲破後用散樂角觴終之朝  
會設熊羆十二案法駕有前後部鼓吹樂太宗會同元  
年十一月晉遣馮道劉昫來上尊號得晉大樂三年四  
月宴晉及諸國使晉使楊端王朓起進酒作歌舞大同  
元年正月入汴二月丁巳朔建國號大遼初號契丹至是始稱遼

大赦改元用晉樂時晉開運四年也太宗入晉金吾六  
軍殿中省仗太常樂舞陳於庭聖宗統和元年六月上  
皇太后尊號用宮縣雅樂設宮縣簾虞皇太后自紫宸  
殿乘平頭輦童子女童隊樂引至金鑾門太后儀衛動

奏太和之樂文武三品以上入奏舒和之樂皇帝入門  
奏雍和之樂太平元年十一月帝御昭慶殿百僚奉冊  
加上尊號用宮縣雅樂初遼本唐用十二和豫和祀天  
神順和祭地祇永和享宗廟肅和登歌奠玉帛雍和入  
俎接神壽和酌獻飲神太和節升降舒和節出入昭和  
舉酒休和以飯正和皇后受冊以行承和太子以行後  
改用十二安樂天子出入奏隆安太子行奏貞安餘十

安樂名闋

金太祖天輔五年伐遼詔克中京先以禮樂儀仗等津

發赴闕太宗天會五年四月宗翰宗望以宋大樂北還

熙宗皇統元年正月上尊號用宋樂有司以鐘磬刻晟

字者犯太宗諱皆以黃紙封之

黃佐曰宋徽宗作大晟樂八音皆以金字識之

後皆沒於金主晟時定文舞曰仁豐道洽之舞武舞曰功成治

定之舞

貞元儀又改文舞曰保大定功之舞武舞曰萬國來同之舞

大定十一年加武舞曰四海會同海陵天德二年十月冊皇后用宮縣樂是日皇帝

將升御座宮縣奏乾寧之曲降座同冊寶入門奏昌寧

之曲出門同將受冊寶以冊寶入門宮縣奏肅寧之曲

命婦升降同皇后出閣奏順寧之曲升降座同受冊奏

坤寧之曲別日會羣官會妃主宗室等賜酒設食簪花  
教坊作樂四年二月冊皇太子前一日儀鑾司設御座  
於大安殿大樂令帥其屬展樂縣於庭其日皇帝將升  
御座宮縣奏乾寧之曲冊使入門奏昌寧之曲皇太子  
出入奏元寧之曲皆用夾鍾宮大定八年冊皇太子奏洪寧肅寧嘉寧和寧諸曲皆用太簇宮世宗大定三年十月增上睿宗尊謚皇帝御大  
安殿授太尉冊寶行事備登歌宮縣樂太尉率百官赴  
衍慶宮行禮用登歌樂樂奏顯寧之曲用應鍾宮七年  
正月御大安殿受尊號冊寶百官上壽備宮縣登歌二

舞皇帝將出奏乾寧之曲冊寶入宮縣奏歸美揚功之  
曲合班樂奏同冊寶進行樂奏肅寧之曲冊匣升殿樂  
奏同讀冊訖寶蓋升殿樂奏同讀寶訖宮縣奏純誠享  
上之曲太尉跪賀宮縣奏肅寧之曲太尉司徒就百僚  
位宮縣奏同禮畢奏乾寧之曲降座入後閣百僚歸幕  
次以俟上壽上冊寶禮畢有司供辦御牀及與宴羣官  
位攝太常卿與大樂令師工人入宮縣奏乾寧之曲皇  
帝卽座合班樂奏肅寧之曲上公由東階升宮縣奏同  
進爵宜答訖分班再引上公自東階升宮縣奏同跪舉

酒宮縣奏景命萬年之曲飲訖降階宮縣奏肅寧之曲  
與宴羣官升殿宮縣奏同內侍局進御牀入再進第一  
爵酒登歌奏聖德昭明之曲行羣官酒宮縣奏肅寧之  
曲文舞入設羣官食宮縣奏保大定功之舞三成止出  
又進第二爵酒登歌奏天贊堯齡之曲行羣官酒宮縣  
奏肅寧之曲武舞入設羣官食宮縣奏萬國來同之舞  
三成止出又進第三爵酒登歌奏慶雲之曲行羣官酒  
宮縣奏肅寧之曲設羣官食宮縣奏同禮畢羣官降階  
宮縣奏同扇合簾降奏乾寧之曲降座入後閣七月建

社稷壇於中都祭用春秋二仲月上戊日樂用登歌遣  
官行事祭日大樂令帥樂工入太尉詣盥洗位作太族  
宮正寧之曲詣太社壇作應鍾宮嘉寧之曲奠玉幣作  
太族宮嘉寧之曲司徒奉太社之俎大官令引饌入作  
太族宮正寧之曲太尉詣罍洗位詣太社壇至酒樽所  
酌酒訖作太族宮阜寧之曲太尉詣配位酌酒訖作太  
族宮昭寧之曲太祝進徹豆作應鍾宮娛寧之曲按祭  
太稷  
並如太  
社之樂十一年十一月郊祀前一日朝享於太廟皇帝  
大門宮縣無射宮昌寧之曲升殿登歌夾鍾宮昌寧之

曲迎神宮縣來寧之曲黃鍾三奏大呂角二奏大簇徵  
二奏應鍾羽二奏皇帝盥洗宮縣無射宮昌寧之曲升  
階降階並同司徒奉俎宮縣無射宮豐寧之曲始祖酌  
獻宮縣無射宮大元之曲獻祖大昭之曲昭祖大成之  
曲景祖大昌之曲世祖大武之曲肅宗大明之曲穆宗  
大章之曲康宗大康之曲太祖太定之曲太宗大惠之  
曲睿宗大和之曲文舞退武舞進宮縣肅寧之曲亞終  
獻同皇帝飲福登歌夾鍾宮福寧之曲徹豆登歌夾鍾  
宮豐寧之曲送神宮縣黃鍾宮來寧之曲是年太常議

樂曲之名唐以和宋以安本朝以寧顧郊祀樂曲未備  
皇統九年拜天用乾寧之曲今圜丘降神固可就用其  
皇帝入中壇奠玉幣迎俎酌獻舞出入樂曲宜皆以寧  
字製名遂命學士院撰焉皇帝入中壇宮縣黃鍾宮昌  
寧之曲凡步武同降神宮縣乾寧之曲仁豐道洽之舞圜鍾  
爲宮三奏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皆一奏皇帝  
盥洗宮縣黃鍾宮昌寧之曲升壇登歌大呂宮昌寧之  
曲昊天上帝奠玉幣登歌大呂宮洪寧之曲皇地祇坤  
寧之曲配位太祖皇帝永寧之曲司徒迎俎宮縣黃鍾

宮豐寧之曲昊天上帝酌獻登歌大呂宮嘉寧之曲皇  
地祇泰寧之曲配位太祖皇帝燕寧之曲文舞退武舞  
進宮縣黃鍾宮咸寧之曲亞終獻宮縣同功成治定之  
舞皇帝飲福登歌大呂宮福寧之曲徹豆登歌大呂宮  
豐寧之曲送神宮縣圜鍾宮乾寧之曲方丘如圜丘之  
儀迎神鎮寧之曲林鍾宮再奏太簇角再奏姑洗徵再  
奏南呂羽再奏初獻盥洗太簇宮億寧之曲升壇應鍾  
宮肅寧之曲奠玉幣太簇宮億寧之曲司徒奉俎太簇  
宮豐寧之曲正位酌獻太簇宮溥寧之曲配位配太宗也

獻太簇宮保寧之曲亞終獻升壇太簇宮咸寧之曲徹豆應鍾宮豐寧之曲送神林鍾宮鎮寧之曲詣望燎

燎應作瘞

謹按

史誤刻地位太簇宮肅寧之曲又詔以三年冬祫五年

夏禱爲常禮皇帝親享備宮縣登歌樂皇帝入門宮縣

無射宮昌寧之曲

出入步武同

升殿登歌夾鍾宮昌寧之曲

升階及將還版位皆同

盥洗宮縣無射宮昌寧之曲

降階同

迎神宮

縣來寧之曲黃鍾宮三奏大呂角二奏太簇徵二奏應

鍾羽二奏司徒引俎宮縣無射宮豐寧之曲始祖酌獻

宮縣無射宮大元之曲德皇帝大熙之曲安皇帝大安

之曲獻祖大昭之曲昭祖大成之曲景祖大昌之曲世  
祖大武之曲肅宗大明之曲穆宗大章之曲康宗大康  
之曲太祖大定之曲太宗大惠之曲熙宗大同之曲睿  
宗大和之曲世宗大鈞之曲顯宗大寧之曲章宗大隆  
之曲宣宗大慶之曲謹按金史樂志補祫親饗諸曲均  
不載製造年月雅樂篇則彙敍於  
大定十一年朝饗之後今仍原文附載於此文舞退武舞進宮縣無射宮肅  
寧之曲亞終獻無射宮肅寧之曲飲福登歌夾鍾宮福  
寧之曲徹豆登歌夾鍾宮豐寧之曲送神宮縣黃鍾宮  
來寧之曲十四年太常議歷代之樂各自爲名今郊廟

社稷所用宋樂器犯廟諱宜皆刮去更爲製名於是命  
禮部學士院太常寺撰名取大樂與天地同和之義名  
之曰大和

元太宗十年十一月徵金太常遺樂宣聖五十一代孫  
衍聖公元措言於帝曰今禮樂散失燕京南京等處亡  
金太常故臣及禮冊樂器多存者乞降旨收錄於是降  
旨令各處管民官如有亡金知禮樂人可并其家屬徙  
付東平令元措領之於本路稅課所給其食憲宗二年  
三月五日命東平萬戶嚴忠濟立局製鐘磬筩虧儀物

肄習五月十三日召太常禮樂人赴日月山八月七日  
學士魏祥卿徐世隆郎中姚樞等以樂工李明昌許政  
吳德段楫寇忠杜延年趙德等五十餘人見於行宮帝  
問制作禮樂之始世隆對曰堯舜之世禮樂興焉時明  
昌等各執鐘磬笛簫篪埙巢笙於帝前奏之曲終復合  
奏之凡三終十一日始用登歌樂祀昊天上帝於日月  
山祭畢命驛送樂工還東平世祖中統元年七月用新  
製雅樂享祖宗於中書省三年九月東平萬戶嚴光範  
奏太常登歌樂器樂工已完宮縣樂文武二舞未備凡

用人四百一十二請以東平漏籍戶充之合用樂器官爲置備制可命中書省臣議行於是中書命左三部太常寺少府監於興禪寺置局委官楊天祐太祝郭敏董其事大樂正翟剛辨驗音律充收受樂器官丞相耶律鑄又言今製宮縣大樂內編磬十有二虞宜於諸處選石材爲之太常寺以新撥宮縣樂工文武二舞四百一十二人未習其藝遣大樂令許政往東平教之至元二年閏五月大樂署言堂上下樂舞官員及樂工合用衣服冠冕鞶履等物乞行製造中書禮部移準太常博士

議定制度七月中書吏部再準太常博士議定行下所  
司製造宮縣樂器既成大樂署郭敏開坐名數以上是  
月新樂服成樂工至自東平敕翰林院定撰八室樂章  
大樂署編運舞節俾肄習之十一月有事於太廟宮縣  
登歌文武二舞咸備其迎送神曲曰來成之曲降神文  
武九成黃鍾宮三成大呂角二成太簇徵二成應鍾羽  
二成送神黃鍾宮一成烈祖曰開成之曲太祖曰武成  
之曲太宗曰文成之曲皇伯考卓沁曰彌成之曲皇伯  
考察罕台曰協成之曲睿宗曰明成之曲定宗曰熙成

之曲憲宗曰威成之曲初獻盥洗曰肅成之曲無射宮  
初獻升降登歌肅成之曲夾鍾宮司徒奉俎曰嘉成之  
曲文舞退武舞進曰和成之曲亞終獻酌獻曰順成之  
曲並無射宮徹豆登歌豐成之曲夾鍾宮文舞曰武定  
文綏之舞武舞曰內平外成之舞武舞六成第一成象  
滅王罕二成破西夏三成克金四成收西域定河南五  
成取西蜀平南詔六成臣高麗服交趾初清廟雅樂止  
有登歌詔耶律鑄製宮縣八佾之舞至元四年三月樂  
舞成表上之仍請賜名大成制曰可十三年三月平宋

得其樂器宋主累舉國內附詔凡太常寺祭器樂器法服樂工鹵簿儀衛等物盡仰收拾巴延入臨安遣郎中孟祺籍宋太廟四祖殿景靈宮禮樂器暨太常寺祭器樂器等物至十七年四月以宋太常樂付太常寺十九年王積翁請徵亡宋樂器至京置於八作司後付大樂署鑄鐘二十有七編鍾七百二十有三特磬二十有二編磬二十有八鐃六單鐃雙鐃各五鉦錞各八三十年六月初立社稷樂用登歌命太樂正許德良運製曲譜翰林國史院撰樂章其降送神曰鎮靈之曲降神八成

林鍾宮二成太簇角二成姑洗徵二成南呂羽二成送  
神林鍾宮一成初獻盥洗升壇降壇望瘞位皆肅寧之  
曲盥洗望瘞太簇宮升降應鍾宮正配位奠玉幣曰億  
寧之曲太簇宮司徒奉俎徹豆曰豐寧之曲奉俎太簇  
宮徹豆應鍾宮正配位酌獻曰保寧之曲亞終獻曰咸  
寧之曲並太簇宮明年八月初祀社稷用堂上樂歲以  
爲常成宗大德六年三月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五方  
帝於南郊撰定樂章降神奏乾寧之曲六成圜鍾宮三  
成黃鍾角一成太簇徵一成姑洗羽一成初獻盥洗奏

肅寧之曲黃鍾宮初獻升降奏肅寧之曲大呂宮奠玉  
幣奏大呂宮迎俎奏豐寧之曲黃鍾宮酌獻奏嘉寧之  
曲大呂宮亞終獻奏咸寧之曲黃鍾宮徹豆奏豐寧之  
曲大呂宮送神奏圜鍾宮望燎奏黃鍾宮九年十一月  
祀昊天上帝於南郊其文舞曰崇德之舞武舞曰定功  
之舞時新建郊壇既成命大樂署編運曲譜舞節翰林  
撰樂章十一月二十八日親祀圜丘用之皇帝入中壇  
黃鍾宮皇帝盥洗黃鍾宮皇帝升壇降壇大呂宮降神  
奏天成之曲圜鍾宮三成黃鍾角一成太簇徵一成姑

洗羽一成初獻盥洗奏隆成之曲黃鍾宮初獻升降並奏隆成之曲大呂宮正配位奠玉幣並奏欽成之曲黃鍾宮司徒奉俎奏寧成之曲黃鍾宮昊天上帝位酌獻奏明成之曲黃鍾宮皇地祇位酌獻大呂宮太祖位酌獻黃鍾宮皇帝飲福大呂宮皇帝出入小次黃鍾宮文舞退武舞進奏和成之曲黃鍾宮亞終獻奏和成之曲黃鍾宮徹豆奏寧成之曲大呂宮送神奏天成之曲圜鍾宮望燎奏隆成之曲黃鍾宮皇帝出中壇黃鍾宮然自世祖以來未嘗躬舉其事是年因右丞相哈刺哈斯

等奏始講求親祀之禮其後仍遣官攝祭也攝祭之樂宮曲並同親祀惟去飲福奏樂而亞獻終獻奏黃鍾宮熙成之曲宗廟之樂武宗至大以後與至元四年互有同異皇帝入門盥洗俱奏順成之曲無射宮皇帝升殿奏夾鍾宮順成之曲皇帝出入小次奏金曲無射宮冒竈之曲迎神奏思成之曲宮律同至元初獻盥洗奏肅成初獻升降奏肅竈太祖室奏開成睿宗室奏武成宮律並同至元世祖室奏無射宮混成之曲裕宗室奏昭成順宗室奏慶成成宗室奏守成武宗室奏威成仁宗

室奏歆成英宗室奏獻成顯宗室奏德成明宗室奏永  
成俱無射宮皇帝飲福奏夾鍾宮釐成之曲文舞退武  
舞進奏肅成亞終獻奏肅成徹豆奏豐寧送神奏保成  
宮律並同至元皇帝出廟廷奏無射宮昌寧之曲

明太祖洪武元年春親祭太社太稷祫享於太廟其冬  
祀昊天上帝於圜丘明年祀皇地祇於方丘又以次祀  
先農日月太歲風雷嶽瀆周天星辰至聖先師厯代帝  
王皆定樂舞之數奏曲之名圜丘迎神奏中和之曲奠  
玉帛奏肅和之曲奉牲奏凝和之曲初獻奏壽和之曲

武功之舞亞獻奏豫和之曲終獻奏熙和之曲俱文德  
之舞徹豆奏雍和之曲送神奏安和之曲望燎奏時和  
之曲方丘並同曲詞各異易望燎曰望燎太社太稷易  
迎神曰廣和省奉牲餘並與方丘同曲詞各異先農迎  
神奠帛奏永和之曲進俎奏雍和之曲初獻終獻並奏  
壽和之曲徹豆送神並奏永和之曲望燎奏太和之曲  
朝日迎神奏熙和之曲奠玉帛奏保和之曲初獻奏安  
和之曲武功之舞亞獻奏中和之曲終獻奏肅和之曲  
俱文德之舞徹豆奏凝和之曲送神奏壽和之曲望燎

奏豫和之曲夕月迎神易凝和奠帛以下與朝日同曲  
詞各異太歲風雷嶽瀆迎神奏中和奠帛奏安和初獻  
奏保和亞獻奏肅和終獻奏凝和徹豆奏壽和送神奏  
豫和望燎奏熙和周天星辰初附祀夕月洪武四年別  
祀迎神奏凝和奠帛初獻奏保和武功舞亞獻奏中和  
終獻奏肅和俱文德舞徹豆奏豫和送神奏雍和太廟  
迎神奏太和之曲奉冊寶奏熙和之曲進俎奏凝和之  
曲初獻奏壽和之曲武功之舞亞獻奏豫和之曲終獻  
奏熙和之曲俱文德之舞徹豆奏雍和之曲送神奏安

和之曲初獻則德懿熙仁各奏樂舞亞終獻則四廟共  
之釋奠先師初用大成登歌舊樂洪武六年始命詹同  
樂韶鳳等更製樂章迎神奏咸和奠帛奏寧和初獻奏  
安和亞獻終獻奏景和徹饌送神奏咸和歷代帝王迎  
神奏雍和奠帛初獻奏保和武功舞亞獻奏中和終獻  
奏肅和俱文德舞徹豆奏凝和送神奏壽和望瘞奏豫  
和又定王國祭祀樂章迎神奏太清之曲初獻奏壽清  
之曲亞獻奏豫清之曲終獻奏熙清之曲徹饌奏雍清  
之曲送神奏安清之曲其社稷山川易迎神爲廣清增

奉瘞曰時清此祭祀之樂歌節奏也又定朝會宴饗之制凡聖節正旦冬至大朝賀和聲郎陳樂於丹墀百官拜位之南北向駕出仗動和聲郎舉麾奏飛龍引之曲樂作陞座樂止偃麾百官拜奏風雲會之曲拜畢樂止丞相上殿致詞奏慶皇都之曲致詞畢樂止百官又拜奏喜昇平之曲拜畢樂止駕興奏賀聖朝之曲還宮樂止百官退和聲郎樂工以次出凡宴饗和聲郎四人總樂舞二人執麾立樂工前之兩旁二人押樂立樂工後之兩旁殿上陳設畢和聲郎執麾由兩階升立於御酒

案之左右二人引歌工樂工由兩階升立於丹陛上之  
兩旁東西相向舞師二人執旌引武舞士立於西階下  
之南又二人執翫引文舞士立於東階下之南又二人  
執幢引四夷舞士立於武舞之西南俱北向武舞曰平  
定天下之舞象以武功定禍亂也文舞曰車書會同之  
舞象以文德致太平也四夷舞曰撫安四夷之舞象以  
威德服遠人也引大樂二人執戲竹引大樂工陳列於  
丹陛之西文武二舞樂工列於丹陛之東四夷樂工列  
於四夷舞之北俱北向駕將出仗動大樂作升座樂止

進第一爵和聲郎舉麾唱奏起臨濠之曲引樂二人引  
歌工樂工詣酒案前北面重行立定奏畢偃麾抑樂引  
眾工退第二奏開太平之曲第三奏安建業之曲第四  
奏削羣雄之曲第五奏平幽都之曲第六奏撫四夷之  
曲第七奏定封賞之曲第八奏大一統之曲第九奏守  
承平之曲其舉麾偃麾歌工樂工進退皆如前儀進第  
一次膳和聲郎唱奏飛龍引之樂大樂作食畢樂止偃  
麾第二奏風雲會之樂第三奏慶皇都之樂第四奏平  
定天下之舞第五奏賀聖朝之樂第六奏撫安四夷之

舞第七奏九重歡之樂第八奏車書會同之舞第九奏  
萬年春之樂其舉麾偃麾如前儀九奏三舞旣畢駕興  
大樂作入宮樂止和聲郎執麾引眾工以次出宴饗之  
曲後凡再更四年所定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大明三曰  
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曰君  
德成八曰聖道行九曰樂清寧十五年所定一曰炎精  
開運二曰皇風三曰眷皇明四曰天道傳五曰振皇綱  
六曰金陵七曰長楊八曰芳醴九曰駕六龍凡大朝賀  
教坊司設中和韶樂於殿之東西北向陳大舞於丹陛

之東西亦北向駕輿中和韶樂奏聖安之曲陞座進寶  
樂止百官拜大樂作拜畢樂止進表大樂作進訖樂止  
宣表目致賀訖百官俯伏大樂作拜畢樂止宣制訖百  
官舞蹈山呼大樂作拜畢樂止駕輿中和韶樂奏定安  
之曲導駕至華蓋殿樂止百官以次出其大宴饗教坊  
司設中和韶樂於殿內設大樂於殿外立三舞襍隊於  
殿下駕輿大樂作陞座樂止文武官入列於殿外北向  
拜大樂作拜畢樂止進御筵樂作進訖樂止進花樂作  
進訖樂止進第一爵教坊奏炎精開運之曲樂作內外

官拜畢樂止散花樂作散訖樂止第二爵奏皇風之曲  
樂止進湯鼓吹響節前導至殿外鼓吹止殿上樂作羣  
臣湯饌成樂止武舞入教坊司請奏平定天下之舞第  
三爵教坊司請奏眷皇明之曲進酒如前儀樂止教坊  
司請奏撫安四夷之舞第四爵奏天道傳之曲進酒進  
湯如前儀樂止奏車書會同之舞第五爵奏振皇綱之  
曲進酒如前儀樂止奏百戲承應第六爵奏金陵之曲  
進酒進湯如前儀樂止奏八蠻獻寶承應第七爵奏長  
楊之曲進酒如前儀樂止奏采蓮隊子承應第八爵奏

芳醴之曲進酒進湯如前儀樂止奏魚躍于淵承應第  
九爵奏駕六龍之曲進酒如前儀樂止收爵進湯進大  
膳樂作供羣臣飯食訖樂止百花隊舞承應宴成撤案  
羣臣出席北向拜樂作拜畢樂止駕興大樂作鳴鞭百  
官以次出此朝賀宴享之樂歌節奏也成祖永樂十八  
年北京郊廟成其合祀合享禮樂一如舊制更定宴饗  
樂舞初奏上萬壽之曲平定天下之舞二奏仰天恩之  
曲撫四夷之舞三奏感地德之曲車書會同之舞四奏  
民樂生之曲表正萬邦之舞五奏感皇恩之曲天命有

德之舞六奏慶豐年之曲七奏集禎應之曲八奏永皇  
圖之曲九奏樂太平之曲嘉靖元年御史汪珊請屏絕  
玩好令教坊司毋得以新聲巧技進世宗嘉納之是時  
更定諸典禮因亦有志於樂建觀德殿以祀獻帝召協  
律郎肄樂供祀事後建世廟成改殿曰崇先乃親製樂  
章命大學士費宏等更定曲名以別於太廟其迎神曰  
永和之曲初獻曰清和之曲亞獻曰康和之曲終獻曰  
沖和之曲徹饌曰泰和之曲送神曰寧和之曲弘等復  
議獻皇生長太平不尙武功其三獻皆當用文德舞從

之遂去武舞已而太常復請之乃命禮官會張璁議璁言樂舞以佾數爲降殺不聞以武文爲偏全使八佾之制用其文而去其武則兩階之容得其左而闕其右是皇上舉天子禮樂而自降殺之矣何以式四方垂萬世乃從璁議仍用二舞九年二月始祈穀於南郊帝親製樂章命太常協於音譜是年始祀先蠶下禮官議樂舞禮官言先蠶之祀周漢所同其樂舞儀節經史不載唐開元先蠶儀注大樂令設宮縣於北郊壇壝內諸女工咸列於後則祀先蠶用女樂可知唐六典宮縣之舞八

佾軒縣之舞六佾則祀先蠶用八佾又可知然止言舞生冠服而不及舞女冠服陳陽樂書享先蠶圖下止有宮架登歌圖而不及舞夫有樂有舞雖祀禮之常然周漢制度既不可考宋祀先蠶代以有司又不可據惟開元略爲近古而陳氏樂書考據亦明前享先農既以佾數不足降八爲六則今祀先蠶止用樂歌不用樂舞亦合古制且以見少殺先農之禮帝以舞非女子事罷不用使議樂女冠服以聞禮官言北郊陰方其色尚黑同色相感事神之道漢蠶東郊魏蠶西郊色皆尚青非其

色矣樂女冠服宜黑乃用樂六奏去舞其樂女皆黑冠服因定享先蠶樂章又以祀典方釐定南北郊復朝日夕月之祭命詞臣取洪武時舊樂歌一切更改禮官因請廣求博訪有如宋胡瑗李照者具以名聞授之太常考定雅樂給事中夏言乃以致仕甘肅行大僕寺丞張鷁應詔命趣召之既至授鷁太常寺丞令詣太和殿較定樂舞鷁遂上言周禮有郊祀之樂有宗祀之樂尊親分殊聲律自別臣伏聽世廟樂章律起林鍾均殊太廟臣竊異之蓋世廟與太廟同禮而林鍾與黃鍾異樂函

鍾主祀地祇位寓坤方星分井鬼樂奏八變以報資生之功故用林鍾起調林鍾畢調也黃鍾主祀宗廟位分子野星隸虛危樂奏九成以報本源之德故用黃鍾起調黃鍾畢調也理義各有歸旨聲數默相感通況天地者父母之象大君者宗子之稱今以祀母之樂奏以祀子恐世廟在天之靈必不能安且享矣不知譜是樂者何所見也臣觀舊譜樂章字用黃鍾聲同太廟但審聽七聲中少一律今更補正使依奏格則祖孫一氣相爲流通函黃二宮不失均調尊親之分兩得神人之心胥

悅矣詔下禮官李時等覆奏以爲鶡所言與臣等所聞於律呂諸書者深有所合蓋黃鍾一調以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蕤賓爲變徵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舊樂章用合用四用一用尺用工去蕤賓之句而越次用再生黃鍾之六此舊樂章之失也若林鍾一調則以林鍾爲宮南呂爲商應鍾爲角大呂之半聲爲變徵太簇之半聲爲徵姑洗之半聲爲羽蕤賓之半聲爲變宮邇者沈居敬更協樂章用尺用合用四用一用工用六夫合黃鍾也四太簇之正聲也一姑洗之正

聲也六黃鍾之子聲也以林鍾爲宮而所用爲角徵羽者皆非其一均之聲則謬甚矣況林鍾一調不宜用於宗廟而太廟與世廟不宜異調鶠見尤真自今宜用舊協音律惟加以蕤賓句聲去再生黃鍾之六改用應鍾之凡以成黃鍾一均庶於感格之義深有所補乃命鶠更定廟享樂音而逮治沈居敬等鶠尋譜定帝社稷樂歌以進詔嘉其勤優祿一級陞爲少卿掌教雅樂十二年五月夏言又奏古者龍見而雲命樂正習盛樂舞皇舞請依古禮定大雩之制當三獻禮成之後九奏樂止

之時櫂括雲漢詩詞製爲雲門一曲使文武舞士並舞而合歌之仍於神樂觀增設鼓吹數番選教舞童古人青衣執羽繞壇周旋歌雲門之曲而舞曲凡九成藉以鼓暢陽氣敷潤下上帝可其議其所定樂章迎神中和莫帛肅和進俎咸和初獻壽和亞獻景和終獻永和徹饌凝和送神清和望燎太和十七年九月上太宗廟號成祖獻皇帝廟號睿宗遂奉睿宗神主祔太廟各撰樂章並定九廟樂章上成祖謚號樂章迎神太和舉冊寶熙和初獻壽和亞獻豫和終獻康和徹饌永和送神安

和上睿宗廟號樂章曲名同詞別撰其升祔太廟樂章  
迎神太和初獻壽和亞獻豫和終獻寧和徹饌雍和送  
神安和凡二祖七宗九廟及春特享樂章三時祔季冬大祔  
樂章皆更定焉孟春九廟特享樂章太祖廟迎神太和  
初獻壽和亞獻豫和終獻寧和徹饌豫和還宮安和成  
祖廟迎神太和三獻徹饌還宮俱與太祖廟同仁宗廟  
迎神太和初獻壽和亞獻豫和終獻寧和徹饌雍和還  
宮安和宣廟英廟憲廟俱與仁廟同孝廟曲名與仁廟  
同詞別撰武廟迎神曲詞別撰餘俱與孝廟同睿宗曲

名並同詞別撰九廟時祫樂章孟夏迎神太和初獻壽  
和亞獻豫和終獻寧和徹饌雍和還宮安和孟秋迎神  
三獻徹饌還宮曲詞俱別撰孟冬迎神徹饌詞別撰三  
獻俱同孟秋還宮亦同惟改嘗祫爲烝祫大祫樂章迎  
神三獻徹饌還宮並有詞無曲名定大享樂章帝欲宗  
祀皇考以配上帝遂定明堂大享禮時未建明堂迨季  
秋乃大享上帝於元極寶殿奉皇考睿宗配焉所奏樂  
章迎神中和奠玉帛肅和進俎凝和初獻壽和亞獻豫  
和終獻熙和徹饌雍和送神清和望燎時和至十月禮

部言皇上肇成大享仰答嚴恩諸禮度儀物皆宜次第  
修舉而太常寺宗祀贊禮尤宜備官請選樂舞生以次  
充補並令各壇樂舞生通融執事帝曰今秋肇稱大祀  
制度未備諸建置釐正事宜候朕命行太常官卽加考  
選樂舞生許通融執事十一月上皇天上帝泰號改上  
太祖高皇帝高皇后尊號各撰樂章上泰號樂章迎神  
中和升冊表元和奠玉帛休和進俎豫和初獻壽和奏  
祝景和亞獻太和終獻永和徹饌咸和送神清和奉燎  
熙和改上尊號樂章迎神太和舉冊寶鴻和初獻崇和

亞獻豫和終獻永和徹饌彰和還宮綏和穆宗隆慶三年七月裁省協律郎及樂舞生員數時罷諸不急祀其樂亦革省協律郎十九員裁樂舞生千四十七人一切禮儀皆復祖宗之故

欽定續通典卷八十六

欽定續通典卷八十七

樂三

十二律

宋陳祥道禮書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鐘南呂兩鐘小呂夾鐘蓋日月所會在天而右轉斗柄所建在地而左旋轉旋雖殊而交錯互見如表裏然故子合於丑寅合於亥辰合於酉午合於未申合於巳戌合於卯故大司樂奏黃鐘歌大呂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鐘以祭

地祇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鐘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鐘以享先祖皆卽其所合者用之也唐之祭社下歌太簇上歌黃鐘趙慎言曰太簇陽也位在寅應鐘陰也位在亥故斗建亥則日月會於寅斗建寅則日月會於亥是知聖人之制取合於陰陽歌奏之儀用符於交會陳暘樂書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與呂異合而言之呂亦謂之律此禮運所以有五聲六律十二管之說也蔡元定律呂新書律呂本原黃鐘篇曰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

按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其一三五七九爲陽九者  
陽之成也其二四六八十爲陰十者陰之成也黃鐘者  
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分寸之數具於聲氣  
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爲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  
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積其  
實得八百一十分長九寸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是爲  
律本度量衡權於是而受法十一律由是而損益焉其證

辨曰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律短則聲清而氣後至極長極短則不成聲而氣不應今欲求聲氣之中而莫適爲準莫若且多截竹以擬黃鐘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短之內每差一分而爲一管皆卽以其長權爲九

寸而度其圍徑如黃鐘之法焉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  
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苟聲和氣應則黃鐘之爲黃鐘  
者信矣黃鐘者信則十一律與度量權衡者得矣後世  
不知出此而惟尺之求晉氏而下多求之金石梁隋以  
來又參之秬黍至王朴專恃累黍金石亦不復考夫金  
石眞僞固難盡信而秬黍長短大小不同尤不可恃古  
人謂子穀秬黍中者實其龠是先得黃鐘而後度之以  
秬以見周徑之度以生度量權衡之數而已非律生於  
秬也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者亦求之聲氣之元而毋必之於秬斯得之矣理宗紹定

閒姜夔言登歌當與奏樂相合周官歌奏取陰陽相合  
之義歌者登歌徹歌是也奏者金奏下管是也奏六律  
主乎陽歌六呂主乎陰聲不同而德相合也自唐以來  
始失之故趙慎言云祭祀有下奏太簇上歌黃鐘俱是

陽律既違禮經抑乖會合今太常樂曲奏夾鐘者奏陽  
歌陰其合宜歌無射乃或歌大呂奏函鐘者奏陰歌陽  
其合宜歌蕤賓乃或歌應鐘奏黃鐘者奏陽歌陰其合  
宜歌大呂乃雜歌夷則夾鐘仲呂無射矣苟欲合天人  
之和此所當改

### 五聲八音名義

宋陳祥道禮書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而若堅若脆若勁  
若勒若實若虛若沈若浮莫過於金石土革絲木匏竹  
而天下之音具存矣可以和神人可以作動物非深於

樂者其能究此乎蓋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大不踰宮細不踰羽太細之中則角而已金重者也故尚羽瓦絲輕者也故尚宮石輕於金而重於瓦絲故尚角匏竹無細大之從故尚議革木無清濁之變故一聲此八音之所以直八卦而遂八風也蓋主朔易者坎也故其音革而風廣莫爲果蓏者艮也故其音匏而風融震爲竹故其音竹而風明庶巽爲木故其音木而風清明兌爲金故其音金而風闇闔乾爲水故其音石而風不周瓦土器也故坤音瓦而風涼蠶火精也故離音絲而風景

以方言之金石則土類也西凝之方也故三者在西匏竹則木類也東生之方也故三者在東絲成於夏故在南革成於冬故在北小胥之序八音先之以金石土中之以革絲後之以匏竹木蓋西者聲之方虛者聲之本故音始於西而終於東西則先金石而後土者陰逆推其所始也東則先匏竹而後木者陽順序其所生也革絲居南北之正而先革而後絲亦先虛之意與理宗紹定三年姜夔進大樂議於朝言紹興大樂多用大晟所造有編鐘鑄鐘景鐘有特磬玉磬編磬三鐘三磬未必

相應壠有大小簫箎笛有長短笙竽之簧有厚薄未必能合度琴瑟絃有緩急燥溼軫有旋復柱有進退未必能合調總眾音而言之金欲應石石欲應絲絲欲應竹竹欲應匏匏欲應土而四金之音又欲應黃鐘不知其果應否樂曲知以七律爲一調而未知合度之義知以一律配一字而未知永言之旨黃鐘奏而聲或林鐘林鐘奏而聲或太簇七音之協四聲各有自然之理今以平入配重濁以上去配輕清奏之多不諧協八音之中琴瑟尤難琴必每調而改絃瑟必每調而退柱上下相

生其理至妙知之者鮮又琴瑟聲微每見蔽於鐘磬鼓  
簫之聲匏竹土聲長而金石常不能以相待往往考擊  
失宜消息未盡至於歌詩則一句而鐘四擊一字而竽  
一吹未協古人槁木貫珠之意況樂工苟焉占籍擊鐘  
磬者不知聲吹匏竹者不知穴操琴瑟者不知絃同奏  
則動手不均迭奏則發聲不屬比年人事不和天時多  
忒由大樂未有以格神人召和氣也宋史音樂志宮聲  
沉粗大而下爲君聲合口通音謂之宮其聲雄洪商聲  
勁凝明達上而下歸於中爲臣聲開口吐聲謂之商將

將倉倉然角聲長而通徹中平而正爲民聲聲出齒閒謂之角喔喔確確然徵聲抑揚流利從下而上歸於中爲事聲齒合而脣啟謂之徵倚倚噦噦然羽聲嚶嚶而遠徹細小而高爲物聲齒開脣聚謂之羽詡雨酬芋然明世宗嘉靖閒廖道南奏禮曰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孟子亦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五音也者天地自然之聲也在天爲五星之精在地爲五行之氣在人爲五臟之聲出於脾合口而通之謂之宮出於肺閉口而吐之謂之商出於肝而張口湧吻謂之角出於心而

齒合吻開謂之徵出於胃而齒開吻聚謂之羽宮土行  
也君象也其性信其味甘其色黃其事思其位戊己其  
數八十有一其聲重以舒猶夫牛之鳴窮也而主合也  
商金行也臣象也其性義其味辛其色白其事言其位  
庚辛其數七十有二其聲明以敏猶夫羊之離羣也而  
主張也角木行也民象也其性仁其味酸其色青其事  
貌其位甲乙其數六十有四其聲防以約猶夫雉之登  
木也而主湧也徵火行也事象也其性禮其味苦其色  
赤其事視其位丙丁其數五十有四其聲泛以疾猶夫

豕之負駭也而主分也羽水行也物象也其性智其味  
鹹其色黑其事聽其位壬癸其數四十有八其聲散以  
虛猶夫馬之鳴野也而主吐也宮數八十有一下生爲  
徵徵數五十有四上生爲商商數七十有二下生爲羽  
羽數四十有八上生爲角角數六十有四五色成文而  
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史記曰宮動  
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  
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  
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

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聲  
音之道與政通矣伏願敕下所司延訪通樂之儒遴選  
典樂之官務重其任而不泛視以爲常務久其任而不  
更易以爲數凡協律郎必擇其行誼端謹音律閑熟者  
不許虛應故事而卑汚穴濫得以列其間凡樂舞生必  
擇其年貌精壯禮節閑熟者不許濫收庸品而瑣屑齷  
齷得以容其迹庶乎教之豫而有本習之久而自化而  
古樂可復矣

五聲十二律旋相爲宮

周世宗顯德六年正月樞密使王朴上疏云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鐘之聲爲樂之端也半之清聲也倍之緩聲也三分其一次損益之相生之聲也十二變而復黃鐘聲之總數也乃命之曰十二律旋迭爲均均有七調合八十四調播之於八音著之於歌頌宗周而上率繇斯道自秦而下旋宮聲廢洎東漢雖有太子丞鮑鄴興之亦人亡而息無嗣續之者漢至隋垂十代凡數百年所存者黃鐘之宮一調而已十二律中惟用七聲其餘五律謂啞鐘蓋不用故也唐太宗用祖孝孫張文收考

正雅樂而旋宮八十四調復見於時在懸之器方無啞者安史之亂京都爲墟器之與工十不存一所用歌奏漸多紕繆逮乎黃巢之餘工器都盡購募不獲文記亦亡集官酌詳終不知其制度時有太常博士殷盈孫按周官考工記之文鑄鎛鐘十二編鐘二百四十處士蕭承訓較定石磬今之在懸者是也雖有樂器之狀殊無相應之和逮乎僞梁後唐厯晉與漢皆享國不遠未暇及於禮樂至於十二鎛鐘不問聲律宮商但循環而擊編鐘編磬徒懸而已絲竹匏土僅有七聲作黃鐘之宮

一調亦不和備其餘八十三調於是乎泯絕樂之缺壞無甚於今陛下命中書舍人竇儼參詳太常樂事不踰月調品八音粗加和會以臣曾學律歷宣示古今樂錄令臣討論臣雖不敏敢不奉詔遂依唐法以秬黍較定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爲黃鐘之管與見在黃鐘之聲相應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以爲眾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三絃宣聲長九尺張絃各如黃鐘之聲以第八絃六尺設柱爲林鐘第三絃八尺設柱爲太簇第十絃五尺三寸四分設柱爲南呂第五絃

七尺一寸三分設柱爲姑洗第十二絃四尺七寸五分  
設柱爲應鐘第七絃六尺三寸三分設柱爲蕤賓第二  
絃八尺四寸四分設柱爲大呂第九絃五尺六寸三分  
設柱爲夷則第四絃七尺五寸一分設柱爲夾鐘第十  
一絃五尺一分設柱爲無射第六絃六尺六寸八分設  
柱爲中呂第十三絃四尺五寸設柱爲黃鐘之清聲十  
二聲中旋用七聲爲均均之主者宮也徵商羽角變宮  
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七聲迭應而  
不亂乃成其調均有七調聲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調歌

奏之曲繇之出焉旋宮之聲久絕一日而補出臣獨見  
恐未詳悉望下中書門下集百官及內外知音者較其  
得失然後依調制曲八十四調曲有數百今見存者九  
曲而已皆謂之黃鐘之宮聲其餘六曲錯雜諸調蓋傳  
習之誤也唐初雖有旋宮之樂至於用曲多與禮文相  
違既不敢用唐爲則臣又懵學獨力未能備究古今亦  
望集多聞知禮樂者上本古典下順常道定其義理於  
何月行何禮合用何調何曲聲數長短幾變成議定而  
制曲方可久長行用所補雅樂旋宮八十四調並所定

尺所吹黃鐘管所作律準謹上進疏奏帝稱善因命百官議而行之宋神宗元豐五年開封布衣葉防上書論樂器律曲不應古法范鎮言國朝三大祀樂譜並依周禮然其說有黃鐘爲角黃鐘之角黃鐘爲角者夷則爲宮黃鐘之角者姑洗爲角十二律之於五聲皆如此率而世俗之說乃去之字謂太簇曰黃鐘商姑洗曰黃鐘角林鐘曰黃鐘徵南呂曰黃鐘羽今葉防但通世俗之說而不見周禮正文所以稱均有差也蔡元定律呂新書變律篇曰黃鐘十七萬四千七百六十二小分四百十六

全八寸七分八釐一毫六絲二忽不用半四寸三分八

釐五毫三絲一忽林鐘十一萬六千五百〇〇八小分三百

二十一全五寸八分二釐四毫一絲一忽三初半二寸八

四分五釐六毫五絲六初太簇十五萬五千三百四十四

小分四百三十二全七寸八分二毫四絲四忽七初不用半三

寸八分四釐五毫六絲六忽八初南呂十〇萬三千五

百六十三小分四十五全五寸二分三釐一毫六絲一初六

秒半二寸五分六釐七絲四忽五初三秒姑洗十三萬

八千〇〇八十四小分六十全七寸一釐二毫二絲二初二

秒不用半三寸四分五釐一毫一絲一初一秒應鐘九  
萬二千〇〇五十六小分四十全四寸六分七毫四絲三忽  
一初四秒餘一半二寸三分三毫六絲六忽六秒彊不

用按十二律各自爲宮以生五聲二變其黃鐘林鐘太  
簇南呂姑洗應鐘六律則能具足至蕤賓大呂夷則夾  
鐘無射仲呂六律則取黃鐘林鐘太簇南呂姑洗應鐘  
六律之聲少下不和故有變律變律者其聲近正而少  
高於正律也然仲呂之實一十三萬一千〇〇七十二  
以三分之不盡二算既不可行當有以通之律當變者

有六故置一而六三之得七百二十九以七百二十九  
因仲呂之實十三萬一千〇〇七十二爲九千五百五  
十五萬一千四百八十八三分益一再生黃鐘林鐘太  
簇南呂姑洗應鐘六律又以七百二十九歸之以從十  
二律之數紀其餘分以爲忽秒然後洪纖高下不相奪  
倫至應鐘之實六千七百一十〇萬八千八百六十四  
以三分之又不盡一算數又不可行此變律之所以止  
於六也變律非正律故不爲宮也

其證辨曰宮羽之間有變徵此亦出於自然左氏所謂七音漢前志所謂七始是也然五聲者正聲故以起調畢曲爲諸聲之綱至二

變聲則不比於正音但可濟其不及而已

### 八十四聲篇

曰黃鐘不爲他律役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鐘而下則有半聲大呂太簇一半聲夾鐘姑洗二半聲蕤賓林鐘四半聲夷則南呂五半聲無射應鐘爲六半聲仲呂爲十二律之窮三半聲也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蕤賓一變律大呂二變律夷則三變律夾鐘四變律無射五變律仲呂六變律也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故黃鐘獨爲聲氣之元雖十二律八十四聲皆黃鐘所生然黃鐘一均所謂純粹中之純粹者也八十四聲

正律六十三變律二十一六十三者九七之數也二十

一者三七之數也

其證辨曰漢前志黃鐘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鐘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

微不復與他律爲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鐘而他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鐘至尊亡與並也按黃鐘爲十二律之首他律無大於黃鐘故其正聲不爲他律役其半聲當爲四寸五分而前乃云無者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不可分又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之所不及故亦無所用也至於大呂之變宮夾鐘之羽仲呂之徵蕤賓之變徵夷則之角無射之商自用變律半聲非復黃鐘矣此其所以最尊而爲君之象然亦非人之所能爲乃數之自然他律雖欲役之而不可得也此一節最爲律呂旋宮用聲之綱領古人言之已詳惟杜佑通典

再具黃鐘之法爲得之而他人皆不及也六十調篇  
曰十二律旋相爲宮各有七聲合八十四聲宮聲十二

商聲十二角聲十二徵聲十二羽聲十二凡六十聲爲六十調其變宮十二在羽聲之後宮聲之前變徵十二在角聲之後徵聲之前宮徵皆不成凡三十四聲不可爲調黃鐘宮至夾鐘羽並用黃鐘起調黃鐘畢曲大呂宮至姑洗羽並用大呂起調大呂畢曲太簇宮至仲呂羽並用太簇起調太簇畢曲夾鐘宮至蕤賓羽並用夾鐘起調夾鐘畢曲姑洗宮至林鐘羽並用姑洗起調姑洗畢曲仲呂宮至夷則羽並用仲呂起調仲呂畢曲蕤賓宮至南呂羽並用蕤賓起調蕤賓畢曲林鐘宮至無

射羽並用林鐘起調林鐘畢曲夷則宮至應鐘羽並用夷則起調夷則畢曲南呂宮至黃鐘羽並用南呂起調南呂畢曲無射宮至大呂羽並用無射起調無射畢曲應鐘宮至太簇羽並用應鐘起調應鐘畢曲是爲六十調六十調卽十二律也十二律卽一黃鐘也黃鐘生十二律十二律生五聲二變五聲各有紀綱以成六十調六十調皆黃鐘損益之變也宮商角三十六調老陽也其徵羽二十四調老陰也調成而陰陽備也或曰日辰之數由天五地六錯綜而生律呂之數由黃鐘九寸損

益而生二者不同至數之成則曰有六甲辰有五子爲六十日律呂有六律五聲爲六十調若合符節何也曰卽所謂調成而陰陽備也夫理必有對待數之自然也以天五地六合陰與陽言之則六甲五子究於六十其三十六爲陽四十二爲陰以黃鐘九寸紀陽不紀陰言之則六律五聲究於六十亦三十六爲陽二十四爲陰蓋一陽之中又自有陰陽也非知天地之化育者不能與於此其證辨曰禮運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孔氏疏曰黃鐘爲第一宮至仲呂爲第十二宮各有五聲凡六十聲按聲者所以起調畢曲爲諸聲之綱領禮運所謂還相爲宮所以始於黃鐘終於南呂也後

世以變宮變徵參而爲八十四調其亦不攷矣理宗紹定閒姜夔言古樂祇用十二宮周六樂奏六律歌六呂惟十二宮也王大食三侑注云朔日月半隨月用律亦十二宮也十二管各備五聲合六十聲五聲成一調故十二調古人於十二宮又特重黃鐘一宮而已齊景公作徵招角招之樂師涓師曠有清商清角清徵之操兩漢暨魏以來燕樂用之雅樂未聞有以商角徵羽爲調者惟迎氣有五引而已隋書云梁陳雅樂並用宮聲是也若鄭譯之八十四調出於蘇祗婆之琵琶大食小食般涉者胡語伊州石州

甘州婆羅門者胡曲綠腰誕黃龍新水調者華聲而用  
胡樂之節奏惟瀛府獻仙音謂之法曲卽唐之法部也  
凡有催袞者皆胡曲耳法曲無是也且其名八十四調  
者其實則有黃鐘太簇夾鐘仲呂林鐘夷則無射七律  
之宮商羽而已於其中又缺太簇之宮商羽焉國朝大  
樂諸曲多襲唐舊竊謂以十二宮爲雅樂周制可舉以  
八十四調爲宴樂胡部不可雜郊廟用樂咸當以宮爲  
曲

五聲十二律相生法

宋陳祥道禮書曰先王因天地陰陽之氣而辨十有二  
辰因十有二辰而生十有二律統之以三故黃鐘統天  
林鐘統地太簇統人所以象三才生之以八故黃鐘生  
林鐘林鐘生太簇太簇生南呂之類所以象八風律生  
呂爲同位所以象夫婦呂生律爲異位所以象子母六  
上所以象天地之六氣五下所以象天地之五行其長  
短有度其多寡有數其損益有宜始於黃鐘終於仲呂  
黃鐘太簇姑洗損陽以生陰林鐘南呂應鐘益陰以生  
陽蕤賓夷則無射又益陽以生陰大呂夾鐘中呂又損

陰以生陽何則黃鐘太簇姑洗陽之陽也林鐘南呂應鐘陰之陰也陽之陽陰之陰則陽息陰消之時故陽常下生而有餘陰常上生而不足蕤賓夷則無射陰之陽也大呂夾鐘中呂陽之陰也陰之陽陽之陰則陽消陰息之時故陽常上生而不足陰常下生而有餘然則子午以左皆上生子午以右皆下生矣鄭康成以黃鐘三律爲下生蕤賓三律爲上生其說是也班固則類以律爲下生呂爲上生誤矣朱子答廖子晦書凡十二律各以本律爲宮而生四律如黃鐘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

爲羽林鐘爲徵南呂爲角是黃鐘一均之聲也若林鐘  
爲宮則南呂爲商應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是林  
鐘一均之聲也各就其宮以起四聲而後六十律之聲  
備非以黃鐘定爲宮太簇定爲商姑洗定爲羽林鐘定  
爲徵南呂定爲角也但黃大太夾姑中蕤林夷南無應  
爲十二律長短之次宮商角徵羽爲五聲長短之次黃  
鐘一均上生下生長短皆順故得各用其全律之正聲  
自林鐘之宮而生太簇之徵則林鐘六寸而太簇八寸  
徵反長於宮而聲失其序矣故以十二律而言雖當爲

林鐘上生太簇而以五聲而言則當爲宮下生徵而得太簇半律四寸之管其聲方順又自太簇半律四寸之徵而生南呂五寸有奇之商則於律雖本爲下生而於聲反爲上生矣自南呂五寸有奇之商而生姑洗七寸有奇之羽則於律雖本爲上生而於聲則又當用其半而爲下生矣自姑洗半律三寸有奇之羽而生應鐘四寸有奇之角則於律雖爲下生而於聲反爲上生矣其餘十律皆然孔疏蓋知此法但言之不詳耳半律杜佑通典謂之子聲者是也此是古法但後人失之而惟存

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四律有四清聲卽此半聲是也變宮變徵始見於國語註中及後漢樂志乃十二律之本聲自宮而下六變七變而得之者非清聲也如黃鐘爲宮則第六變得應鐘爲變宮第七變得蕤賓爲變徵如林鐘爲宮則第六變得蕤賓爲變宮第七變得大呂爲變徵是也十二律皆有二變一律之內通前五聲合爲七均祖孝孫王朴之樂皆同所以有八十四調者蓋每律各添此二聲而得之也蔡元定律呂新書律生五聲篇曰宮聲八十一商聲七十二角聲六十四徵聲五十

四羽聲四十八按黃鐘之數九九八十一是爲五聲之本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至角聲之數六十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數不可行此聲之數所以止於五也或曰此黃鐘一均五聲之數他律不然曰置本律之實以九九因之三分損益以爲五聲再以本律之實約之則宮固八十一商亦七十二角亦六十四徵亦五十四羽亦四十八矣

其證辨曰漢志易曰參天兩地十五其義紀之以三故置一得三又二十五分之六凡二十五置終天之數得八十一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

之數始於二終於三十其義紀之以兩故置一得二凡三十九歲  
分十數當期之地之數得六十以地中六數乘之爲三百六十三之歲  
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佾監八方應被統  
八荒以終天地理之功故八八六十四其義極天地之變  
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爲六百四十分以應  
六十四卦太簇之實也按漢志以黃鐘林鐘太簇三律  
以十因之爲八百一十林鐘長六寸六分三十六又以  
又以十因之爲八百一十因之爲三百六十太簇長八寸八分  
以十因之爲三百六十黃鐘應歷一統林鐘當期之日  
其義起十二律之周徑蓋黃鐘十其廣之分以爲長十  
其長之分以爲廣故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則其數起  
矣卽胡安定所謂徑三分四釐六毫圍十二釐八毫

者是也孟康不察乃謂凡律圍徑不同各以圍乘長而得此數者蓋未之考也黃鐘之實爲曰子一黃鐘之律丑三爲絲法寅九爲寸數卯二十七爲毫法辰八十一爲分數己二百四十三爲釐法午七百二十九爲釐數未二千一百八十七爲分法申六千五百六十一爲毫數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寸法戌五萬九千〇〇四十有九爲絲數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鐘之實按黃鐘九寸以三分爲損益故以三厯十二辰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黃鐘之實其十二辰所得之數在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爲黃

鐘寸分釐毫絲之數在亥酉未巳卯丑六陰辰爲黃鐘  
寸分釐毫絲之法其寸分釐毫絲之法皆用九數故九  
絲爲毫九毫爲釐九釐爲分九分爲寸爲黃鐘蓋黃鐘  
之實二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以三約之爲絲  
者五萬九千四十九以二十七約之爲毫者六千五百  
六十一以二百四十三約之爲釐者七百二十九以三  
千一百八十七約之爲分者八十一以一萬九千六百  
八十三約之爲寸者九由是三分損益以生十一律焉  
或曰徑圍之分以十爲法而相生之分釐毫絲以九爲

法何也曰以十爲法者天地之全數也以九爲法者因三分損益而立也全數者卽十而取九相生者約十而爲九卽十而取九者體之所以立約十而爲九者用之所以行體者所以定中聲用者所以生十一律也

辨曰其說程子曰黃鐘之聲亦不難定自世有知音者將上下聲考之既得正便將黍以實其管看管實得幾粒然後推而定法可也古法律管當實千二百粒黍今羊頭黍不相應則將數等驗之看如何大小者方應其數然後爲正昔胡先生定樂取羊頭山黍用三等篩子篩之取中等者特未定也又曰以律管定尺乃是以天地之氣爲準非秬黍之比也秬黍積數在先王時惟此適與度量合故可用今時則不同黃鐘生十一律篇曰子一分一爲九寸丑三分二一爲三寸寅九分八

一爲一寸卯二十七分十六三爲一寸一爲三分辰八  
十一分六十四九爲一寸一爲一分已二百四十三分  
一百二十八二十七爲一寸三爲一分一爲三釐午七  
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八十一爲一寸九爲一分一  
爲一釐未三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二百四十  
三爲一寸二十七爲一分三分一釐一爲三毫申六千  
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七百二十九爲一寸八十  
一爲一分九爲一釐一爲一毫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  
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三千一百八十七爲一寸二百

四十三爲一分二十七爲一釐三爲一毫一爲三絲戌  
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六千五百  
六十一爲一寸七百二十九爲一分八十一爲一釐九  
爲一毫一爲一絲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  
萬五千五百三十六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一寸二  
千一百八十七爲一分二百四十三爲一釐二十七爲  
一毫三爲一絲一爲三忽按黃鐘生十二律子寅辰午  
申戌六陽辰皆下生丑卯巳未酉亥六陰辰皆上生其  
上以三厯十二辰者皆黃鐘之全數其下陰數以倍者

三分本律而損其一也陽數以四者三分本律而增其一也六陽辰當位自得六陰辰則居其衝其林鐘南呂應鐘三呂在陰無所增損其大呂夾鐘仲呂三呂在陽則用倍數方與十二月之氣相應蓋陰之從陽自然之理也其證辨曰按呂氏淮南子與司馬氏律書漢前志不同雖大呂夾鐘仲呂用倍數則一然呂氏淮南不過以數之多寡爲生之上下律呂陰陽錯亂而無倫非其本法也元熊朋來律論黃鐘流行諸律本無間斷也算法之起殆因管音有短長此算家因律以命術非強律以命算也猶之方田焉田生五穀豈知我爲圭箕弧環律置五聲豈知我爲正變倍

半皆算家命之耳故古之言鐘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人  
不能假數以正其度所以古樂之不可復與

### 歷代製造

唐文宗太和八年十月宣太常寺準雲韶樂舊用人數  
令于本寺閱習進來者至開成元年十月敎成三年武  
德司奏宣索雲韶樂縣圖二軸進之昭宗以文德元年  
卽位將親謁郊廟先是廣明初黃巢干紀樂工淪散金  
奏幾亡至是有司請造樂懸詢于舊工莫知制度時太  
常博士殷盈孫按周官考工記究其樂銚子鼓鉦舞甬

之法用算法乘除鑄鐘之輕重高徑乃定懸下編鐘正黃鐘九寸五分下至登歌倍應鐘三寸三分半凡四十八等口項之量徑衡之圍悉爲圖進遣金工依法鑄之凡二百四十口修奉使宰臣張濬求知聲者處士蕭承訓樂工陳敬言太樂令李從用令先較定石磬合而擊拊之八音克諧觀者聳聽宋仁宗景祐元年八月判太常寺燕肅等上言大樂制器歲久金石不調願以周王朴所造律準考按修治并閱樂工罷其不能者乃命直史館宋和內侍李隨同肅等典其事又命集賢校理李

照預焉于是帝御觀文殿取律準閱視親篆之以屬太常明年二月肅等上考定樂器并見工人帝御延福宮臨閱奏郊廟五十一曲因問照樂音高命詳陳之照言朴準視古樂高五律視教坊樂高二律蓋五代之亂雅樂廢壞朴刪意造準不合古法又編鐘鏃磬無大小輕重厚薄長短之差銅錫不精聲韻失美大者陵小者抑非中度之器也昔軒轅氏命伶倫截竹爲律後令神瞽協其中聲然後聲應鳳鳴而管之參差亦如鳳翅其樂傳之亘古不刊之法也願聽臣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鐘

一簴可使度量權衡協和乃詔于錫慶院鑄之既成奏  
御照遂建議請改制大樂取京縣秬黍累尺成律鑄鐘  
審之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爲法乃下太常制四  
律別詔潞州取羊頭山秬黍上送于官照乃自爲律管  
之法并引集賢校理聶冠卿爲檢討雅樂制度故實官  
凡所改制皆關中書門下詳定以聞別詔翰林侍讀學  
士馮元同祁冠卿照討論樂理爲一代之典五月照鑄  
銅爲龠合升斗四物以興鐘鎛聲量之法龠之率六百  
三十黍爲黃鐘之容合三倍於龠升十二倍于合斗十

倍于升乃改造諸器以定其法俄又以鑄之容受差大  
更增六龠爲合十龠爲升十升爲斗銘曰樂斗數月潞  
州上秬黍照等擇大黍縱累之檢考長短尺成與太府  
尺合法乃定初照等改造金石所用員程凡七百十四  
攻金之工百五十三攻木之工二百十六攻皮之工四  
十九刮摩之工九十一搏埴之工十六設色之工百八  
十九起五月止九月成金石具七縣至于鼓吹及十二  
案悉修飭之令冠卿等纂景祐大樂圖二十篇以載鎔  
金鑑石之法歷世八音諸器異同之狀新舊律管之差

是月與新樂并獻于崇政殿詔中書門下樞密院大臣預觀焉自董監而下至工徒凡七百餘人進秩賞賜各有差其年十一月有事南郊悉以新樂并聖製及諸臣樂章用之先是左司諫姚仲孫言照所製樂多詭異至如煉白石以爲磬範中金以作鐘又欲以三辰五靈爲樂器之飾臣愚竊有所疑自祖宗考正大樂薦之郊廟垂七十年一旦黜廢而用新器臣竊以爲不可御史曹修睦亦爲言帝旣許照制器且欲究其術之是非故不聽焉景祐三年馮元等上新修景祐廣樂記八十一卷

詔翰林學士丁度知制誥胥偃直史館高若訥直集賢院韓琦取鄧保信阮逸胡瑗等鐘律詳定得失可否以聞九月阮逸言臣等所造鐘磬皆本于馮元宋祁其分方定律又出于胡瑗算術而臣獨執周禮嘉量聲中黃鐘之法及國語鈞鐘絃準之制皆抑而不用臣前蒙召對言王朴律高而李照鐘下竊觀御製樂髓新經厯代度量衡篇言隋書依漢志黍尺制管或不容千二百或不啻九寸之長此則明班志以後厯代無有符合者惟蔡邕銅龠本得于周禮遺範邕自知音所以只傳銅龠

積成嘉量則是聲中黃鐘而律本定矣謂管有大小長  
短者蓋嘉量既成卽以量聲定尺明矣今議者但爭漢  
志黍尺無準之法殊不知鐘有鈞石量衡之制況周禮  
國語姬代聖經翻謂無憑孰爲稽古有唐張文收定樂  
亦鑄銅甌此足驗周之嘉量以聲定律明矣臣所以獨  
執周禮鑄嘉量者以其方尺深尺則度可見也其容一  
脯則量可見也其重鈞則衡可見也聲中黃鐘之宮則  
律可見也旣律度量衡如此符合則制管歌聲其中必  
矣臣昧死欲乞將臣見鑄成銅甌再限半月內更鑄嘉

量以其聲中黃鐘之宮乃取李照新鐘就加修整務合周制鐘量法度文字已編寫次未敢具進詔送度等并定以聞十月度等言據鄧保信黍尺二其一稱用上黨秬黍圓者一黍之長累百成尺與蔡邕合臣等檢詳前代造尺皆以一黍之廣爲分惟後魏公孫崇以一黍之長爲寸法太常劉芳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卽爲一分中尉元正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縫以取一分三家競不能決而蔡邕銅龠本志中亦不明言用黍長廣累尺合鄧保信黃鐘管內秬黍二百粒以黍長爲分再累至尺

二條比保信元尺一長五黍一長七黍又律管黃鐘龠  
一枚容秬黍千二百粒以元尺比量分寸累同復將實  
龠秬黍再累者校之卽又不同其龠合升斗亦皆類此  
又阮逸胡瑗鐘律法黍尺其一稱用土黨羊頭山秬黍  
中者累廣求尺制黃鐘之聲臣等以其大黍百粒累廣  
成尺復將管內二百粒以黍廣爲分再累至二尺比逸  
等元尺一短七黍一短三黍蓋逸等元尺並用一等大  
黍其實管之黍大小不均遂致差異又其銅律管十二  
枚臣等據楚衍等圓九方分之法與逸等元尺及所實

龠秬黍再累成尺者校之又各不同又所製銅稱二量  
亦皆類此臣等看詳其鐘磬各一架雖合典故而黍尺  
一差難以定奪又言太祖皇帝嘗詔和峴等用景表尺  
典修金石七十年間薦之郊廟稽合唐制以示貽謀則  
可且依景表舊尺俟天下有妙達鐘律之學者俾考正  
之以從周漢之制其阮逸胡瑗鄧保信并李照所用大  
府寺等尺及阮逸狀進周禮度量法其說疎舛不可依  
用五年五月右司諫韓琦言臣前奉詔詳定鐘律嘗覽  
景祐廣樂記觀照所造樂不依古法皆率已意別爲律

度朝廷因而施用識者非之今將親祀南郊不可重以  
遙古之樂上薦天地宗廟竊聞太常舊樂見有存者郊  
廟大禮請復用之詔資政殿大學士宋綬三司使晏殊  
同兩制官詳定以聞七月綬等言李照新樂比舊樂下  
三律眾論以爲無所考據願如琦請郊廟復用和峴所  
定舊樂鐘磬不經鐫磨者猶存三縣奇七虞郊廟殿廷  
可以更用皇祐三年十二月召兩府及侍臣觀新樂于  
紫宸殿凡鎔鐘十二黃鐘高五尺二寸半廣一尺二寸  
鼓六鉦四舞六角衡并旋蟲高八寸四分遂徑一寸二

分深一寸一釐篆帶每面縱者四橫者四枚景挾鼓與舞四處各有九每面共三十六兩樂閒一尺四寸容九斗九升五合重一百六斤大呂以下十一鐘並與黃鐘同制而兩樂閒遞減至應鐘容九斗三升五合而其重加至應鐘重二百四十八斤並申新律本律特磬十二黃鐘大呂股長二尺博一尺鼓三尺博六寸九分寸之六絃三尺七寸五分太簇以下股長尺八寸博九寸鼓二尺七寸博六寸絃三尺三寸七分半其聲各中本律黃鐘厚二寸一分大呂以下遞加其厚至應鐘厚三寸

五分詔以其圖送申書議者以爲周禮大鐘十分其鼓閒以其一爲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閒以其一爲之厚則是大鐘宜厚小鐘宜薄今大鐘重一百六斤小鐘乃重一百四十八斤則小鐘厚非也又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分其股博去其一以爲股博三分其股博以其一爲之厚今磬無博厚無長短亦非也五年四月知制誥王洙奏黃鐘爲宮最尊者但聲有尊卑耳不必在其形體也言鐘磬依律數爲大小之制者經典無正文惟鄭康成立意言之亦自云假設

之法孔穎達作疏因而述之據歷代史籍亦無鐘磬依數大小之說其康成穎達等卽非身曾制作樂器至如言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是磬有大小者據此以黃鐘爲律臣曾依此法造黃鐘特磬者止得林鐘律聲若隨律長短爲鐘大小之制則黃鐘長二尺二寸半減至應鐘則形制大小比黃鐘才四分之一又九月十月以無射應鐘爲宮卽黃鐘大呂反爲商聲宮小而商大是君弱臣彊之象今參酌其鋪鐘特磬制度欲且各依律數算定長短大小容受之數仍以皇

祐中黍尺法鑄大呂應鐘鐘磬各一卽見形制聲韻所歸奏可五月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言奉詔詳定大樂比臣至局鐘磬已成竊緣律有長短磬有大小黃鐘九寸最長其氣陽其象土其正聲爲宮爲諸律之首蓋君德之象不可並也今十二鐘磬一以黃鐘爲率與古爲異臣等亦嘗詢逸瑗等皆言依律大小則聲不能諧故臣竊有疑請下詳定大樂所更稽古義參定之是月知諫院李兌言曩者紫宸殿閱太常新樂議者以鐘之形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復詔近臣詳定竊聞崇文院

聚議而王拱辰欲更前史之義王洙不從議論喧嘵夫  
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豈可輕議西漢去聖尙  
近有制氏世典大樂但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況  
今又千餘年而欲求三代之音不亦難乎且阮逸罪廢  
之人安能通神明述作之義務爲異說欲規恩賞朝廷  
制樂數年當國財匱乏之時煩費甚廣器旣成矣又欲  
改爲雖命兩府大臣監議然未能裁定其當請以新成  
鐘磬與祖宗舊樂參校其聲但取諧和近雅者合用之  
六月帝御紫宸殿奏太常新定大安之樂召輔臣至省

府館閣預觀焉賜詳定官器幣有差八月詔南郊姑用舊樂其新定大安之樂常祀及朝會用之翰林學士胡宿上言曰自古無並用二樂之理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用且新樂未施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帝以爲然九月御崇政殿召近臣宗室臺諫省府推判官觀新樂并新作晉鼓乃以瑗爲大理寺丞逸復尙書屯田員外郎保信領榮州防禦使入內東頭供奉官賈宣吉爲內殿承制並以制鐘律成特遷之至和二年潭州上瀏陽縣所得古鐘送太常初

李照斥王朴樂音高乃作新樂下其聲太常歌工病其  
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協  
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制編鐘皆側垂照瑗皆非之及  
照將鑄鐘給銅於鑄瀉務得古編鐘一工人不敢毀乃  
藏於太常鐘不知何代所作其銘云粵朕皇祖寶龢鐘  
粵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朴鐘夷則清聲  
合而其形側垂瑗後改鑄正其鈕使下垂叩之弇鬱而  
不揚無射鐘又長甬而震掉聲不和哲宗元祐三年范  
鎮樂成上其所製樂章三鑄律十二編鐘十二鑄鐘衡

一尺一斛一響石爲編磬十二特磬一簫笛埙箎巢笙  
和笙各二并書及圖法帝與太皇太后御延和殿詔執  
政侍從臺閣講讀官皆往觀焉賜鎮詔曰朕惟春秋之  
後禮樂先亡秦漢以來韶武僅在散樂工於河海之上  
往而不還聘先生於齊魯之間有莫能致魏晉以下曹  
鄧無譏閒有作者猶存典型然銖黍之一差或宮商之  
易位惟我四朝之老獨知五降之非審聲知音以律生  
尺覽詩書之來上閱箕箒之在廷君臣同觀父老太息  
方詔學士大夫論其法工師有司考其聲上追先帝移

風易俗之心下慰老臣愛君憂國之志究觀所作嘉歎不忘高宗紹興十六年命禮局造鍤鐘四十有八編磬一百八十七特磬四十八及添製編鐘等命軍器所造建鼓八雷鼓二晉鼓一雷鼗二柷敔各四尋製金鐘玉磬二架初元豐本虞廷鳴球及晉賀循采玉造磬之義命榮咨道肇造玉磬元祐親祠明堂一用之久藏樂府至政和加以磨礲俾協音律并造金鐘專用於明堂蓋堂上之樂歌鐘居左歌磬居右金玉稟氣於乾純精至貴故鐘必以金磬必以玉始備金聲玉振之全此中興

所以繼作也於是帝諭輔臣以鐘磬音律其餘皆和惟黃鐘大呂猶未應律宜熟加考究詔禮官以鑄造鑄鐘更須詳審令聲和而律應乃可奉祀命太常前期按閱仍用皇祐進呈雅樂禮例皇帝御射殿召宰執侍從臺諫寺監館閣及武臣刺史以上閱視新造景鐘及禮器皇帝卽御座撞景鐘用正旦朝會三曲奏宮架之樂其製造官推恩有差添置景鐘樂正一鑄鐘樂工十有二特磬樂工亦如之次降下古制銅錞一增造其二古銅錞一增造其六改造登歌夷則律玉磬降到長邃二十

有四並付太常寺掌之專俟大禮施用明太祖初克金陵置太常司掌祭祀禮樂之事凡樂四等曰九奏曰八奏曰七奏曰六奏舞二曰文舞曰武舞樂器不徙陵園之祭無樂又置教坊司掌宴會大樂設大使副使和聲郎左右韶舞左右司樂皆以樂工爲之後改和聲郎爲奉鑾孝宗弘治十四年九月重鑄朝鐘時內官監太監李興工部尚書曾鑑奉命改鑄既成計費白金十餘萬兩興鑑皆受賞匠官傅玖等各升職加俸有差未三月而鐘鑿工科都給事中馬子聰等劾之命興鑑等罰俸

一月傅玖等所升職事俸糧冠帶俱奪之

明呂懷劉濂  
韓邦奇黃佐

王邦直之徒著書甚備職不與典樂托之空言而已張鶚雖因知樂得官候氣終屬渺茫不能準以定律弘治中甫人李敎授文利著律呂元聲獨宗呂覽黃鐘三寸治九分之說世宗初年御史范永鑾上其書其說與古背馳不可用嘉靖十七年遼州同知李文察進所著樂書西種禮官謂於樂理樂書多前人所未發者乃授文察爲太常典簿以獎勸之而其所云按人聲以考定五音者不能行也神宗時鄭世子載堉著律呂精義律學新說樂舞全譜共若干卷不宗黃鐘九寸不用三分損益不拘隔八相生不取圍徑皆同具表進獻未及施行

欽定續通典卷八十七

欽定續通典卷八十八

樂四

權量

宋蔡元定律呂新書審度篇曰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生於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九十枚度之一爲一分凡黍實于管中則十三黍三分黍之一而滿一分積九十分則千有二百黍矣故此九十九黍之數與下章干二百黍之數其實一也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數始于一終於十者天地之全數也律未成之前有是數而未見律成而後數始得以形焉度之成

在律之後度之數在律之前故律之長短圍徑以度之

寸分之數而定焉

其證辨曰周禮典瑞璧羨以起度玉人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按爾雅

曰肉倍好謂之璧羨延也此璧本圓徑九寸好三寸內六寸而裁其兩旁各半寸以益上下也其好三寸所以

爲璧也裁其兩旁以益上下所以爲羨也袤十寸廣八寸所以爲度尺也以爲度者以爲長短之度也則周家

十寸八寸皆爲尺矣漢前志曰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

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

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

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按一黍之廣爲分

故累九十黍爲黃鐘之長積千二百黍爲黃鐘之廣古

人蓋參伍以存法也自晉宋以來儒者論律圍徑始有

同異至隋因定圍徑三分之說苟徑三分則九十黍之

長止容黍入百有奇與千二百黍之廣兩不相通矣房

席不知徑三分之爲誤乃欲增益漢志之文以嘉量篇就其說范蜀公又從而信之其過益又甚矣

嘉量篇

曰量者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生于黃鐘之容以  
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槧以度  
數審其容一龠積八百一十分合龠爲合兩龠也積一千六百二十分十合爲  
升二十龠也積一千六千二百分十升爲斗百合二百龠也積十六萬二千分十斗爲  
斛二千龠千合百升也積一百六十二萬分其證辨  
權曰周禮栗氏爲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  
尺而圓其外其實一龠其龠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  
其實一升重一鈞聲中黃鐘之宮按周龠容六斗四升  
實一千二百八十龠計一百三萬六千八百分爲一千  
三十六寸八分嘗攷漢斛容十斗實二千龠計一百六  
十二萬分爲一千六百二十寸蓋方尺圓其外庶旁九  
釐五毫故龠百六十寸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今  
考周家八寸十寸皆爲尺范蜀公曰周龠方尺者八寸

之尺深尺者十寸之尺方八寸圓其外庵其旁則幕一百有三寸六分八釐深十寸則積一千三十六寸八分與漢斛同法無疑也鄭氏云方尺積千寸又云圓其外分者爲之唇二說皆非是方鄭氏之世漢斛尚在豈偶然不及見與抑鄭氏以爲周補之制異於漢斛歟漢志曰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龠以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并水準其槩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庵焉其上三爲斛其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其狀似爵上三象規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聲中黃鐘之宮始於黃鐘而反覆焉隋志載斛銘曰律嘉聲量斛方尺而圓其外庵旁九釐五毫幕百六十寸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按斛銘文云方尺者所深以起數也庵旁九釐五毫者徑一尺四寸有奇之數猶未足也幕百六十二寸者方尺幕百寸圜其外每旁約十

五寸合六十寸廂其旁約二十也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者以十而登也容十斗者一寸幕百六十寸爲容一斗積十寸幕一千六百二十寸爲容十斗也漢志止言旁有廂焉不言九釐五毫者數猶有未足也祖冲之所算云少一釐四毫有奇是也胡安定之法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其律是也范蜀公之法積一千二百五十寸其律非也蜀公惑乎徑三分之說遂生圓分之法自古算法無所謂圓分也圓其外以爲之脣與安定之深一尺六寸二分蜀公之深一尺二寸五分其制皆非也律之圍徑古無明文向非因量之積分則黃鐘之龠亦無由可得其實自漢以下律之所以不成者其失皆此之謂也謹權衡篇曰權衡者龠兩斤鈞石所以權輕重也生於黃鐘之重以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其龠百黍一銖一龠十二銖二十四銖爲一兩兩龠十六兩爲斤三十二龠三百八十四銖也三十斤爲

中者一千二百實其龠百黍一銖一龠十二銖二十四銖爲一兩兩龠十六兩爲斤三十二龠三百八十四銖也三十斤爲

金匱經卷之二十一  
九百六十龠一萬一千五

龠一千八百四十  
龠四萬六千八

四鈞爲石

十銖一千九百二十兩也。其證辨曰淮南子曰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銖而當半兩衡有左右因倍之故二十四銖爲一兩天有四時以成一歲因而四之四十六兩爲一斤三月而爲一時三十日爲一月故三十斤爲一鈞四時而爲歲故四鈞爲石漢前志曰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一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忖爲十八易有十八變之象也五權之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大小之差以輕重爲宜圜而環之令之肉倍好者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已也唐貞觀中張文收鑄銅斛稱尺升咸得其數詔以其副藏於樂署斛左右耳與新令累黍尺定律校龠成茲嘉量與古玉斗相符同律度量衡協律郎張文收奉敕修定按萬寶常之樂當時爲近前漢之樂則是隋代漢律管雖亡而聲猶在也。

魏延陵得玉律當時以漢律較之所謂黃鐘乃當太簇  
肅宗之時不應更有漢律蓋律之聲調耳張文收所定  
度量衡權與玉斗相符者卽此聲也夫後周玉斗意者  
必古之嘉量但無寸分之數當時造律特以其容受乘  
除取之自魏而降律之圍徑不得其真多惑於徑三分  
之說故當時據斗造律圍徑既小其律必長律長尺亦  
長矣今以隋志所載玉斗分數求之其黃鐘之管止徑  
三分七釐七毫有奇圍八分一釐有奇羣五分五釐四  
毫有奇積五百五十四分有奇夫容受同則量與權當  
與古無異而樂之聲亦必依近焉故會要云唐樂器雖  
無法而聲不失於古自王朴以黍定尺以尺生律又戒於  
三分之徑聲與器始皆失之矣紹定閒姜夔進大樂議言  
雅俗樂高下不宜正權衡度量自尺

律之法亡於漢魏而十五等尺雜出於隋唐正律之外  
有所謂倍四之器銀字中管之號今大樂外有所謂下

宮調下宮調又有中管倍五者有曰羌笛孤笛曰雙韻  
十四弦以意裁聲不合正律煩數悲哀棄其本根失之  
太清有曰夏笛鷗鵠曰胡盧琴渤海琴沈滯抑鬱腔調  
含糊失之太濁故聞其聲者性情蕩於內手足亂於外  
禮所謂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  
者也家自爲權衡鄉自爲尺度乃至於此謂宜在上明  
示以好惡凡作樂製器者一以太常所用及文思所頒  
爲準其他私爲高下多寡者悉禁之則斯民順帝之則  
而風俗可正

金一

四清聲鐘

景鐘

鍔鐘

編鐘

金鐘

宋初太常鐘磬每十六枚爲虞而四清相承不擊景祐中李照上言十二律聲已備餘四清聲乃鄭衛之樂請於編縣止留十二中聲去四清聲則哀思邪僻之聲無由而起也馮元等駁之曰前聖制樂取法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竽二十五絃之瑟十三絃之箏九絃七絃之琴十六枚之鐘磬各自取義寧有一之於律呂專爲十二數者春秋號樂總言金奏詩頌稱美實依磬聲此二器非可輕改今照欲損爲十

二不得其法稽諸古制臣等以爲不可原四清聲之意  
蓋爲夷則至應鐘四宮而設也五音聲重大者爲尊輕  
清者爲卑卑者不可以加於尊古今之所同今若止用  
十二鐘旋相考擊至夷則以下四管爲宮之時臣民相  
越上下交戾則凌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其鐘磬  
十六皆周漢諸儒之說及唐家典法所載欲損爲十二  
惟照獨見臣以爲且如舊制便帝令權用十二枚爲一  
格且詔曰俟有知者能考四鐘協調清濁有司別議以  
聞皇祐二年六月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奉詔與

參議阮逸所上編鐘四清聲譜法請用之於明堂者竊以律呂旋宮之法既定以管又制十二鐘準爲十二正聲以律計自倍半說者云半者準正聲之半以爲十二子聲之鐘故有正聲子聲各十二子聲卽清聲也其正管長者爲均自用正聲正管短者爲均則通用子聲而成五音然求聲之法本之於鐘故國語所謂度律均鐘者也其編金石之法則厯代不同或以十九爲一虞者蓋取十二鐘當一月之辰又加七律焉或以三十一爲一虞者以一均聲更加濁倍或以十六爲一虞者以均

清正爲十四宮商各置一是謂縣八用七也或以二十四爲一虛則清正之聲備故唐制以十六數爲小架二十四爲大架天地宗廟朝會各有所施今太常鐘縣十六者舊傳正聲之外有黃鐘至夾鐘四清聲雖於圖典未明所出然考之實有義趣蓋自夷則至應鐘四律爲均之時若盡用正聲則宮輕而商重緣宮聲以下不容更有濁聲一均之中宮弱商彊是謂陵僭故須用子聲乃得長短相敘自角而下亦循茲法故夷則爲宮則黃鐘爲角南呂爲宮則大呂爲角無射爲宮則黃鐘爲商

太簇爲角應鐘爲宮則大呂爲商夾鐘爲角蓋黃鐘大呂太簇夾鐘正律俱長並當用清聲如此則音律相諧而無所抗此四清鐘可用之驗也至他律爲宮其長短尊卑自序者不當更以清聲閒之自唐末世樂文墜缺考擊之法久已不傳今若使匏土絲竹諸器盡求清聲卽未見其法又據大樂諸工所陳自磬簫琴和巢笙五器本有清聲埙箎竽筑瑟五器本無清聲五絃阮九絃琴則有太宗皇帝聖制譜法至歌工引音極唱止及黃鐘清聲臣等參議其清正二聲旣有典據理當施用自

今大樂奏夷則以下四均正律爲宮之時商角依次並用清聲自餘八均盡如常法至於絲竹等諸器舊有清聲者令隨鐘召敎習本無清聲者未可創意求法且當如舊惟歌者本用中聲故夏禹以聲爲律明人皆可及若彊所不至足累至和請止以正聲作歌應合諸器亦自是一音別無差戾其阮逸所上聲譜以清濁相應先後互擊取音靡曼近於鄭聲不可用詔可徽宗大觀四年大晟新樂成帝親製樂記命大中大夫劉昺編修樂書具列八音之器金部有七曰景鐘曰鑄鐘曰編鐘曰

金鍇曰金鐸曰金鑠曰金鑠其說以謂景鐘乃樂之祖而非常用之樂也黃帝五鐘一曰景鐘景大也鐘西方之聲以象厥成惟功大者其鐘大世莫識其義久矣其聲則黃鐘之正而律呂由是生焉平時弗考風至則鳴鑄鐘形聲宏大各司其辰以管攝四方之氣編鐘隨月用律雜比成文聲韻清越鑄鐸鑠鐸古謂之四金鼓屬乎陽金屬乎陰陽造始而爲之倡故以金鍇和鼓陽動而不知已故以金鐸節鼓陽之用事有時而終故以金鑠止鼓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天之道也故以金鐸通鼓

金乃兌音兌爲口舌故金之屬皆象之元世祖至元元年十一月括金樂器散在寺觀民家者先是括到燕京鐘磬等器凡三百九十有九事下翟剛辨驗給價至是大興府又以所括鐘磬樂器十事來進太常因言若止於燕京拘括似爲未盡合於各路各官民家括之庶省鑄造於是奏檄各道宣慰司括到鐘三百六十有七磬十有七鎛一送於太常又中都軍德平灤順天河東真定西京大名濟南北京東平等處括到大小鐘磬五百六十有九其完者景鐘二鑄鐘十六大聲鐘十中聲鐘

一小聲鐘二十有七編鐘百五十有五編磬七其不完者景鐘四鉶鐘二十有三大聲鐘十有三中聲鐘一小聲鐘四十有五編鐘二百五十有一編磬十有四明鄭世子朱載堉律呂精義曰律呂之數肇於黃鐘黃鐘在子圓鐘在卯函鐘在未應鐘在亥一律三呂皆以鐘爲名焉古語稱爲鐘律之學然則鐘固樂之始也其大者爲鉶鐘其小者爲編鐘非大非小爲特鐘爾雅曰大鐘謂之鏞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是也且如編鐘之制周禮考工記鳬氏條下言其樣制最詳可見聖人制作

之不苟也古鐘匾而不圓大小不一般鐘下有兩角名曰銑前後有乳三十六枚名曰枚鐘上有柄名曰甬於架上側垂之以便於擊今則不然圓如瓦罐大小若一式樣鄙陋後查文獻通考唐末殷盈孫及五代王朴所造鐘律甚精悉依周禮樣制至宋李照胡瑗皆非之始改鑄正其紐使下垂叩之弇鬱而不揚遂欲毀前代所寶古鐘以滅其跡工人不敢毀乃藏於太常神宗命楊傑造樂傑欲銷王朴舊鐘意新樂成雖不善更無舊鐘可校乃詔許借朴鐘爲清聲不得銷毀後輔臣至太常

按試前一夕傑乃陳朴鐘已弊者一縣樂工不平夜易之而傑不知明日輔臣至傑厲聲云朴鐘甚不諧美使樂工叩之韻更佳傑大沮以此觀之則鐘制之陋自宋始也然宣和博古圖亦宋人所撰三代古鐘之制備載其中宋人好古如此之甚考古如此之精而不留意於當代之樂特以三代之器爲玩戲是可惜也又曰按地官大司徒其屬有鼓人者掌教六鼓四金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已上三言明其所掌非止聲樂一事故其下言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

享以鼙鼓鼓軍事以鼙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已上六物蓋卽所謂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者也其下又言以金鐸和鼓以金鐸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已上四物大司樂無之大司馬有之蓋此四金乃軍旅所用非樂器屬也鼓人一官兼之是故不屬春官宗伯而屬地官司徒其與大司樂所掌者異矣春官小師條下鄭註和爲鐸于固與經文不合除此之外經文並無四金之名後世武舞雜用四金皆承襲之誤也世宗嘉靖中廖道南奏金兒音也其風闡闔其聲春容其

首鏗秋分之氣也其爲樂也爲鐘爲鏞爲編鐘爲鎛鐘爲剽爲棧爲錕爲鐲爲鉦爲鑄爲鐸

石磬 特磬 編磬 笋磬 頌磬 琶石

宋仁宗皇祐三年正月詔徐宿泗耀江鄭淮陽七州軍采磬石仍令諸路轉運司訪民間有藏古尺律者上之神宗元豐七年詔從協律郎榮咨道請於奉宸庫選玉造磬令太常審定音律哲宗元祐元年咨道又言先帝詔臣製造玉磬將用於廟堂之上依舊同編磬以登歌今年親祠明堂請用之以彰盛典從之大晟之器石

部有二曰特磬曰編磬劉昺以謂依我磬聲以石有一  
定之聲眾樂依焉則鐘磬未嘗不相須也往者國朝祀  
天地宗廟及大朝會宮架內止設鑄鐘惟后廟乃用特  
磬若已升祔后廟遂置而不用如此則金石之聲小大  
不作大晟之制金石竝用以諧陰陽漢津之法以聲爲  
主必用泗濱之石故禹貢必曰浮磬者遠土而近於水  
取之實難昔奉常所用乃以白石爲之其聲沈下製作  
簡質理宜改造焉紹興十四年太常寺言將來大禮見  
闕玉磬十六枚其所定聲律係於玉分厚簿取聲高下

正聲凡十有二黃鐘厚八分進而爲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每律增一分至應鐘一寸九分而止清聲夾鐘厚二寸三分退而爲太簇大呂黃鐘共四清聲各減一分至黃鐘二寸而止乃下之四川茶馬司寬數增分市易以供用元至元二十七年十月新作太廟登歌宮縣樂先是二十二年閏十一月太常卿呼圖克約蘇奏大樂見用石磬聲律不協稽諸古磬石莫善於泗濱女直未嘗得此今泗在封疆之內宜取其石以製磬從之選審聽音律大樂正趙榮

祖及識辨磬材石工牛全請泗川采之得磬璞九十製編磬二百三十命大樂令陳革等料簡應律者百有五  
二十九年四月太常太卿希沙又請采石增製編磬遣孔鑄往泗川得磬璞五十八製磬九十大樂令毛莊等審聽之得應律磬五十有八於是編磬始備明朱載堉曰虞書曰擊石拊石先儒解曰重擊爲擊輕擊爲拊夫八音諸器皆不言輕重惟磬言之者豈無深意耶蓋磬有厚者有薄者厚者擊之宜重不宜輕輕則不清薄者擊之宜輕不宜重重則不和是以經文有輕重之別也

夫判縣者笙磬在阼階東其形厚而小其聲清而高故  
與笙管協詩云笙磬同音又云磬管將將此之謂也頌  
磬在賓階西其形薄而大其聲和而平故與歌頌協詩  
云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此之謂也嗚呼古之聖君能興  
樂教者莫如舜古之賢臣能明樂事者莫如夔然舜命  
曰八音克諧而夔惟以擊石爲對則石乃八音綱領可  
知矣若夫出產磬石之處考諸禹貢則徐州有浮磬而  
梁州有璆磬雍州有琳瑯豫州有磬錯及山海經所載  
出產磬石處未能遍舉似不拘於靈壁一處而已唐制

采華原石爲磬正與禹貢之義相合而迂儒反譏之蓋未之詳考耳今懷慶府河內縣地方太行山諸處亦產美石殊勝靈璧之磬磬之所產不拘何處惟在人擇之耳有一種石其性最堅難於制造而聲最佳又一種石性不甚堅易於制造而聲不佳然此二種色貌相類托石工采之者往往爲彼所欺但取易造故不佳耳嘉靖中廖道南奏石乾音也其風不周其聲溫栗其音辨正冬之氣也其爲樂也爲玉磬爲鑿磬爲編磬爲離磬爲笙磬爲頌磬爲球爲塞

土三 壽 凶

大樂埙舊以漆飾宋景祐間敕令黃其色以表土音大  
晟之器土部有一曰壠劉畧以謂釋詩者以壠篪異器  
而同聲然八音孰不同聲必以壠篪爲況嘗博詢其音  
蓋八音取聲相同者惟壠篪爲然壠篪皆六孔而以五  
竅取聲十二律始於黃鐘終於應鐘者其竅盡合則爲  
黃鐘其竅盡開則爲應鐘餘樂不然故惟壠篪相應明  
朱載堉曰按八音內有所謂土音者蓋燒土爲之猶土  
簋土鉶之曰土耳鉶簋二器苟非燒土爲之豈不盛水

則壞然謂之土何耶古人所謂土猶今人謂之瓦耳土音之墳缶推此可知也後世作樂苟簡墳雖土爲之大率不曾燒蓋由於感於土之一字未暇詳考故耳國語曰瓦絲尙宮又曰匏以宣之瓦以贊之爾雅曰大墳謂之謫註云墳燒土爲之大如鷺子銳上平底形如秤錘六孔小者如鷄子疏引周禮小師註云墳燒土爲之大如雁卵鄭司農云六孔是相傳爲然也陳賜樂書曰墳之爲器平底六孔水之數也中虛上銳如秤錘然火之形也墳以水火相合而後成器亦以水火相和而後成聲

故大者聲合黃鐘大呂小者聲合太簇夾鐘要在中聲之和而已又曰古有雅埙如雁子頌埙如鷄子其聲清濁合乎雅頌故也埙腰四隅各開一孔相對透明雖顯四孔只是兩孔之通者耳古云其二通者此也雙孔之下復開一孔形如鼎足共上一孔是爲六孔所謂前三後二併吹孔爲六者是也舊說埙篪其竅盡合則爲黃鐘其竅盡開則爲應鐘今按脣有俯仰抑揚氣有疾徐輕重一孔可具數音則旋宮亦自足不必某孔爲某聲也又曰周禮載諸樂器猶不言缶爾雅釋樂亦不言缶

而缶乃在釋器篇中則缶本非樂器偶值無鐘磬時權以缶代之耳後世宮縣既有鐘磬而又擊缶非也今附錄於土音條下嘉靖中廖道南奏土坤音也其風涼其聲含宏其音濁立秋之氣也其爲樂也爲土鼓爲瓦鼓爲塤爲缶爲雅壠

革四  
拊

建鼓 散鼓 晉鼓 舜鼓

鞶 雅 相 搏

宋仁宗明道時直史館宋祁上言縣設建鼓初不考擊又無三鼓且舊用諸鼓率多陋敝於是敕馮元等詳求典故而言曰建鼓四今皆具而不擊周設四散鼓於縣

閒擊之以代建鼓乾德四年祕書監尹拙上言散鼓不詳所置之由且於古無文去之便時雖奏可而散鼓於今仍在又雷鼓靈鼓雖擊之皆不成聲故常賴散鼓以爲樂節而雷鼓靈鼓路鼓闕而未製今既修正雅樂宜申敕太匠改作諸鼓使考擊有聲及創爲三鼓如古之制使先播之以通三鼓罷四散鼓如乾德詔書奏可後李照等以殿廷備奏四隅建鼓左裨右應旣隨月協均顧無以節樂而周官鼓人晉鼓鼓金奏應以施用詔依周官舊法製焉於是縣內始有晉鼓矣景祐五年太常

言舊樂宮縣用龍鳳散鼓四面以應樂節李照廢而不用止以晉鼓一面應節舊樂建鼓四弁鞞應其十二面備而不擊李照以四隅建鼓與鎛鐘相應擊之舊樂雷鼓兩架各八面止用一人考擊李照別造雷鼓每面各用一人椎鼓順天左旋三步一止又令二人搖鞞以應之又所造大竽大笙雙鳳管兩儀琴十二絃琴竝行今既復用舊樂未審照所作樂器制度合改與否詔悉仍舊制其李照所作勿復施用大晟之器革部十有二曰晉鼓曰建鼓曰鼗鼓曰靧鼓曰靧鼗曰靈鼓曰靈鼗曰

路鼓曰路鼗曰雅鼓曰相鼓曰搏拊劉晏謂凡言樂者必曰鐘鼓蓋鐘爲秋分之音而屬陰鼓爲春分之音而屬陽金奏待鼓而後進者雷發聲而後羣物皆鳴也鼓復用金以節樂者雷收聲而後蟄蟲坯戶也周官以晉鼓鼓金奏陽爲陰唱也建鼓少昊氏所造以節眾舞夏加四足謂之足鼓商貫之以柱謂之楹鼓周縣而擊之謂之縣鼓鼗者鼓之兆也天子錫諸侯樂以柷將之錫伯子男樂以鼗將之柷先眾樂鼗則先鼓而已以雷鼓鼓天神因天聲以祀天也以靈鼓鼓社祭以天爲神則

地爲靈也以路鼓鼓鬼享人道之大也以舞者迅疾以雅節之故曰雅鼓相所以輔相於樂今用節舞者之步故曰相鼓登歌今奏擊拊以革爲之實之以糠升歌之鼓節也明朱載堉曰按鼓之制其名雖多大率不甚相遠伊耆氏之土鼓不過以瓦爲其腔耳夏后之足鼓不過以鼓加其趺耳殷之楹鼓卽今以柱爲柄者也楹乃柱之別名如曰爲屋幾楹是也周之縣鼓卽今懸於鼓旁者也建鼓卽今插柄穿心鼓也繪以風雲雷雨之象謂之雷鼓繪以麟鳳龜龍之象謂之靈鼓繪以飛鷺盤

旋之象謂之路鼓路鷺通省文也鷺乃鼓精舊有是說  
隋唐以來刻翔鷺於鼓上周制但繪鷺於鼓腔而已詩  
云振振鷺鷺於飛鼓咽咽醉言歸此之謂也或曰八面  
六面四面何耶答曰八面者一樣八副也六面四面放  
此猶今儀仗花腔鼓二十四面杖鼓十二面非一鼓而  
有多面也舊說及圖近乎穿鑿不必從也爾雅大鼓謂  
之鼗小者爲之應然則不大不小謂之田又謂之轔轔  
一名朔鞞應一名應鞞又謂之應鼓儀禮應鞞在建鼓  
東禮記應鼓在縣鼓東先儒以爲擊之便也鞞今俗呼

鞭鼓然則鞭乃便之訛歟路鼓以上雖大小不同而形皆如鼓惟鞭之兩端一大一小此其異也又曰按近代搏拊之制以木爲腔形如小鼓而長冒以熟皮或以生皮或著以糠或無糠焉嘗考古制蓋不然也史記樂書絃匏笙簧合守拊鼓條下張守節正義詳矣其說曰合會也守待也拊者皮爲之以糠實如革囊也用手撫之鼓也言奏絃匏笙簧之時若欲令堂上作樂則撫拊堂上樂工聞撫拊乃絃歌也若欲令堂下作樂則擊鼓堂下樂工聞鼓乃吹管播樂也言絃匏笙簧皆待拊鼓爲

節故言會守拊鼓也以此觀之則非以木爲腔之拊故  
文獻通考曰拊狀如革囊實以糠擊之以節樂此說得  
之矣嘉靖中廖道南奏革坎音也其風廣莫其聲隆大  
其音謹立冬之氣也其爲樂也爲鼓爲拊爲鼙爲鼙爲  
應爲鼙爲鼙爲提爲雷爲靈爲路爲建鼓爲足鼓爲楹  
鼓爲懸鼓

七絃絲五瑟 太一六絃 天寶樂 琴 阮

七絃鄭喜子作唐開元中進形如阮咸其下缺少而身  
大傍有少缺取其身便也絃十三隔孤柱一合散聲七

隔聲九十一柱聲一總九十九聲隨調應律太一司馬  
綰開元中進十二絃六隔合散綰十二隔聲七十二絃  
散聲應律呂以隔聲旋相爲宮合八十四調令編入雅  
樂宮縣內用之六絃史盛作天寶中進形如琵琶而長  
六絃四隔孤柱一合散聲六隔聲二十四柱聲一總三  
十一聲隔調應律天寶樂任偃作天寶中進類石幢十  
四絃六柱黃鐘一均足倍七聲移柱作調應律宋太宗  
至道元年十二月帝以新增九絃琴五絃阮宣示近臣  
謂之曰古樂之用與鄭衛不同朕近因內治心術外觀

時政求古人之意有未盡者增琴爲九絃曰君臣文武  
禮樂正民心阮爲五絃曰金木水火土別造新譜凡三  
十七卷俾太常樂工肄習之以備登薦二年太常音律  
官田琮以九絃琴五絃阮均配十二律旋相爲宮隔八  
相生竝協律呂冠於雅樂具圖以獻上覽而嘉之遷其  
職以賞焉自是遂廢拱宸管景祐二年又出兩儀琴及  
十二絃琴二種以備雅樂兩儀琴者施兩絃十二絃琴者如常琴之制而增其絃皆以象律呂之數又敕更造十絃九絃琴皆令圓其首者以祀天  
方其首者以祀地大晟之器絲部有五曰一絃琴曰三

絃琴曰五絃琴曰七絃琴曰九絃琴曰瑟劉昺以謂漢津誦其師之說曰古者聖人作五等之琴琴主陽一三五七九生成之數也師延拊一絃之琴昔人作三絃琴蓋陽之數成於三伏羲作琴有五絃神農氏爲琴七絃琴書以九絃象九星五等之琴額長二寸四分以象二十四氣嶽闊三分以象三才嶽內取聲三尺六寸以象期三百六十日龍齧及折勢四分以象四時其長三尺九寸一分成於三極於九九者究也復變而爲一之義也大晟之瑟長七尺二寸陰爻之數二十有四極三才

之陰數而七十有二以象一歲之候既罷箏筑阮絲聲  
稍下乃增瑟之數爲六十有四則八八之數法乎陰琴  
之數則九十有九而法乎陽明朱載堉曰論瑟當以五  
事證一儀禮左何瑟右手相二少儀琴瑟執之皆尚左  
手三論語取瑟而歌舍瑟而作已上三條證瑟體輕  
是故荷執取舍利便四曲禮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已上一條亦證瑟不  
用架鼓者坐而非立四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解曰古人席地而坐爲  
工設席於堂上近南簷邊面向北坐以東爲上然後引  
工入凡工皆瞽者若工四人則二人彈瑟用瑟二張若

工六人則四人彈瑟用瑟四張瑟先謂彈瑟者在前行  
歌詩者二人隨入也相者扶也扶持瞽者與其引路也  
皆左何瑟者引路之人就以左肩擔瑟也垮越者越瑟  
底之空穴也以左手四指入瑟底空穴內捉之也內絃  
者絃側向內也右手相者攬扶工也其相歌者徒相謂  
空手扶之也坐授瑟者謂持瑟之人跪於地然後將瑟  
遞與彈瑟之人也乃降者遞瑟已畢退立於堂下也按  
禮記少儀云琴瑟執之皆尙左手蓋謂攜琴垮瑟皆用  
左手而不用右手也若瑟長大且重兩手舉之猶難其

能一手搃之歟嘉靖中廖道南奏絲離音也其風景其聲纖微其音哀夏至之氣也其爲樂也爲琴爲瑟爲離琴爲中琴爲小琴爲灑瑟爲中瑟爲小瑟

木六柷

敔

春牘

宋仁宗景祐閒或奏言柷舊以方畫木爲之外圖以時卉則可矣而中設一色非稱也先儒之說曰有柄連底掘之鄭康成以爲設椎其中撞之今當創法垂久用明制作之意有所本焉柷之中東方圖以青隱而爲青龍南方圖以赤隱而爲丹鳳西方圖以白隱而爲騶虞北

方圖以黑隱而爲靈龜中央圖以黃隱而爲神螭撞擊之法宜用康成之說從之至和閒翰林學士王珪言昔之作樂以五聲播於八音調和諧合而與治道通先王用於天地宗廟社稷事於山川鬼神使鳥獸盡感況於人乎然則樂雖盛而音虧未知其所以爲樂也今郊廟升歌之樂有金石絲竹匏土革而無木音夫所謂柷敔者聖人用以著樂之始終顧豈容有缺耶且樂莫隆於韶書曰戛擊是柷敔之用既云下而擊鼗知鳴球與柷敔之在堂故傳曰堂上堂下各有柷敔也今陛下躬祠

明堂宜詔有司考樂之失而合八音之和於是下禮官議而堂上始置柷敔大晟之器木部有二曰柷曰敔劉昺以謂柷之作樂散之止樂漢津嘗問於李良良曰聖人制作之旨皆在易中易曰震起也艮止也柷敔之義如斯而已柷以木爲底下實而上虛震一陽在二陰之下象其卦之形也擊其中聲出虛爲眾樂倡震爲雷雷出地奮爲春分之音故爲眾樂之倡而外飾以山林物生之狀艮屬寅爲虎虎伏則以象止樂背有二十七刻三九陽數之窮戛之以竹裂而爲十古或用十寸或裂

而爲十二陰數十二者二六之數陽窮而以陰止之明  
朱載堉曰爾雅曰所以鼓柷謂之止註云柷如漆桶方  
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洞之令左右擊  
止者其椎名文献通考曰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  
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旁開孔內手於中擊之以舉樂  
爾雅曰所以鼓敔謂之箎註云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  
七鉏鋸刻以木長尺揀之箎者其名文献通考曰敔狀  
如伏虎背上又有二十七齟齬碎竹以擊其首而逆戛之  
以止樂又曰宋因唐制用竹長二尺四寸析爲十二莖

先擊其首次三戛齟而止與舊用木揅齟者異矣  
雖曰因時制宜要之非有意義孰若復古制之爲愈哉  
春牘之爲器猶今拍板也以竹爲之形如竹簡凡十二  
枚廣一寸長一尺二寸上端二寸之下兩旁各有一孔  
孔長二分聯以皮條右手總握上端而以下端撻於左  
手掌中是故不曰擊而曰春非築春於地也猶今搃衣  
服古謂之搃衣非於臼中搃也嘉靖中廖道南奏木巽  
音也其風清明其聲茂遂其音直立夏之氣也其爲樂  
也爲柷爲敔爲止爲鼗爲控揭爲春牘

匏七

巢笙  
七星匏

和笙

竽笙

閏餘匏

九星匏

舊制巢笙和笙每變宮之際必換義管然難於遽易宋景德二年樂工單仲辛遂改爲一定之制不復旋易與諸宮調皆協又令仲辛編唱八十四調曲遂詔補副樂正賜袍笏銀帶元豐中范鎮奏八音無匏土二音笙竽以木斗攢竹而以匏裹之是無匏音也墳器以木爲之是無土音也八音不具以爲備樂安可得哉大晟之器匏部有六曰竽笙曰巢笙曰和笙曰閏餘匏曰九星匏曰七星匏劉昺以謂列其管爲簫聚其管爲笙鳳凰於

飛簫則象之鳳凰戾止笙則象之故內皆用簧皆施匏  
於下前古以三十六簧爲竽十九簧爲巢十三簧爲和  
皆用十九數而以管之長短聲之大小爲別八音之中  
匏音廢絕久矣後世以木代匏乃更其制下皆用匏而  
并造十三簧者以象閏餘十者土之成數三者木之生  
數木得土而能生也九簧者以象九星物得陽而生九  
者陽數之極也七簧者以象七星笙之形若鳥斂翼鳥  
火禽火數七也明朱載堉曰匏者瓠屬大者可以爲瓢  
小者可以爲笙今之圓葫蘆是也壺亦瓠屬大者可以

盛酒小者可以盛藥今之亞腰葫蘆是也太古之世民  
醇而愚儀物未備是故用匏以爲笙用壺以爲尊軒轅  
以來至於三代聖王迭出智巧滋彰乃用膠漆角木之  
制以代匏金錫模範之作以代壺禮有壺尊樂有匏笙  
蓋象其本形存其舊名耳實非眞用匏及壺也夫旣不  
用匏壺而猶謂之匏壺何也不忘本也其名古雅未可  
廢也譬如麻冕雖不用麻而猶謂之麻冕皮弁雖不用  
皮而猶謂之皮弁琴尾非焦而曰焦尾書首非簡而曰  
簡首此類眾多難盡舉也姑以詩禮二經證之八月斷

壺之壺則真壺也清酒百壺之壺則未必真壺也匏有  
苦葉之匏則真匏也匏竹在下之匏則未必真匏也然  
先儒之惑者疑今之笙非真匏音謂必用匏而後八音  
備噫是豈知麻冕從眾之義哉蓋臣初亦疑焉嘗命良  
工列簧匏中而吹之終不如代匏之爲妙也木代匏者  
其制甚精其來亦遠非三代之聖人決不能爲先儒以  
爲世俗之制誤矣聞今溪洞諸蠻猶用匏以爲笙穴管  
之閒鹽而漏氣其音終不若中國之笙也必欲仍用真  
匏斯亦理之不通者也以木代匏其法有二或用真匏

爲質者或不用眞匏只像匏形亦可也臣嘗取世俗所吹十七簧笙截去笙斗之下段削去笙嘴及周遭之漆而後截去葫蘆之上段將削過笙斗陷於葫蘆中用膠漆灰布以固其口縫惟匏不漆尚質故也此是一法又一法用桐木旋作匏身取其輕也用棗木鑽作匏面取其硬也中間實處亦同常笙若不實則費氣而難吹也匏外安笙嘴名曰味形如鷺項代匏竝味皆髹以黑漆也笙管曰修撾用紫竹爲之中撾最長餘撾漸短各於按孔上刻律呂之名俗笙周遭之管有闊不連而向內

者二孔指入其中按之雅笙則不然也周遭之管如環無端孔皆向外指不入內此其異也是故雅樂笙簫諸器皆須吹律議定傳曰匏竹尙議此之謂也又曰說者云詩傳以簧爲笙中薄金葉蓋指近世之銅簧然簧字於文從竹非從金元史樂志云中統閒回國所進笙以竹爲簧有聲而無律四夷風俗雖陋而有古制存焉臣愚以爲不然夫簧之爲字從竹者何也竹乃笙字之省文也會義也從黃者諧聲也然則簧非從竹故知用竹簧者非也嘉靖中廖道南奏匏良音也其風融其聲

崇聚其音歎立春之氣也其爲樂也爲鳳笙爲巢笙爲大竽爲小竽爲和

竹八 遂 簾 管 簫

宋太祖乾德四年十月和峴言樂器中有叉手笛與樂正聲清濁相應可以旋十二宮可以通八十四調其制如雅笛而小長九寸與黃鐘之管等其竅有六左四右二樂人執持兩手相交有拱揖之狀請名之曰拱宸管望於十二案十二編磬并登歌兩架各設其一編於令式詔可景祐閒詔以新製雙鳳管付大樂局其制合二

管以足律聲管端刻節雙鳳施兩簧焉李照因自造韋  
籥清管簫管清笛大笙大竽宮琴宮瑟大阮大稽凡十  
一種永備雅器詔許以大竽大笙二種下大樂用之大  
晟之器竹部有三曰長遂曰篪曰簫劉昺以謂遂以一  
管而兼律呂眾樂由焉三竅成籥三才之和寓焉六竅  
爲遂六律之聲備焉篪之制采竹竅厚均者用兩節開  
六孔以備十二律之聲則篪之樂生於律樂始於律而  
成於簫律準鳳鳴以一管爲一聲簫集眾律編而爲器  
參差其管以象鳳翼簫然清亮以象鳳鳴明朱載堉論

管曰按八音之內當以竹音爲首竹音之內當以律管爲首律管之爲器吹之以候氣奏之以和聲舜典所謂律和聲月令所謂律中某之類皆指律管而言是知管卽律律卽管一物而二名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律者其道也管者其器也書曰下管鼙鼓詩曰磬管將將嗟磬管聲禮曰下管新宮下而管象與夫孤竹孫竹陰竹之管皆是物也然則先王雅樂何嘗不用管哉近代雅樂廢之何也蓋由前儒不識管者謂管長尺圍寸併兩而吹此漢大子樂官之雙管非古所謂

管也後儒不識管者謂管除鄧子外長六寸餘此係教坊俗樂之頭管亦非所謂管也所謂管者無孔凡有孔者非也惟管端開豁狀如簫口形似洞門俗名洞簫以此論簫曰按十三經註疏毛詩周頌簫管備舉條下引爾雅釋樂云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箏郭璞曰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一名籟又引風俗通云簫參差象鳳翼十管長二尺其言管數長短不同爾雅疏亦引風俗通云舜作簫其形參差象鳳翼十管長二尺今本風俗通但作長一尺復與唐儒

所見之本不同臣愚以爲於理皆通蓋古本風俗通言二尺者指倍律也今本風俗通言一尺者指正律也惟言十管疑有脫文當從郭註作十六管者是矣隋書樂志曰簫十六管長二尺而無二十三管之簫今則兼從二書之說其長二尺者爲大簫謂之言其長一尺者爲小簫謂之箋大小二等皆十六管以筆竹或笙竹佳者帶皮用之於多竹中擇取天生兩端圓匀合外徑之數者最佳不必削治但揩拭極光淨兩端截齊勿令傷損其質若夫內徑或修治之使合規度可也兩端飾以朱

漆外則不漆文選所謂因其自然而絳唇錯雜也除邊管外其餘諸管兩旁略削平平處使鰥則固不然則不固也上有二束象牙爲之隨器大小狀類腰帶銅釘閒飾文選所謂帶以象牙而羅鱗捷獵也簫字奇篆作牘象形龠字作牘會意先秦古制觀此可考世有排簫以木爲樁戩金雲鳳其形陋可笑也蔡邕謂簫有底以蠟實之增損則和此乃漢末賣飴餉者所吹俗器非古之簫也劉濂曰簫乃十二律之本體虞廷最重之器故曰簫韶長短并列有似鳳翼故曰鳳簫一管一音無事假

借其十二管長短俱如本律或用加倍卽鳳簫制也此言得之矣論籥曰按竹音諸器管爲首籥次之籥者五聲之主宰八音之領袖十二律呂之本源度量權衡之所由出者也漢書贊曰元元本本數始於一產氣黃鐘造計秒忽八音七始五聲六律度量權衡厯算迺出此之謂也故曰律爲萬事根本體有長短檢以度物有多少者不失主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紩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堯舜之政此爲要務所以齊遠近立民

信也三代稽古法度章焉是故舜作大韶執籥秉翟周人舞象亦放其制季札所觀韶籥象籥是也籥卽籥之別名先儒解爲兵器非也舜以文德化天下豈用兵器以舞哉故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語爲邦曰樂則韶舞在齊聞韶不知肉味歎美之至如此蓋籥爲五聲八音之主宰律度量衡之根本故先王重之執之以舞貴其義也後世樂學失傳籥之制度無考乃誤以籥爲笛之類今籥三孔形類橫笛失之遠矣殊不知籥卽古所謂律黃鐘之籥也苟非有取於是而但取其類笛然

則八音之器眾多先王何獨貴此而執之以舞乎周禮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春秋壬午猶繹萬人去籥杜  
氏註云內舞去籥惡其聲聞則是文舞吹籥以舞明矣  
近世文舞雖執籥而籥師不吹是故籥失其制亦不能  
成聲矣有志於復古者當使吹籥以舞可也然竹音諸  
器惟籥最難吹吹之最難和籥和而後謂之和故許氏  
說文曰籥者樂之竹管三孔以和眾聲龢龠歛字皆从  
龠旁是也吹法三孔盡閉緩宮急徵啟下一孔緩商急  
羽啟中下二孔緩角急爲和啟上下二孔緩爲中也宋

徽宗宣和元年有人曾獻古籥一枚左手食指按上一孔右手食指按中一孔右手中指按下一孔吹之其聲悉協音律詔頒行之元史樂志亦載吹籥之工則今失傳尙未久耳論遂笛<sub>讀作</sub>曰按周禮笙師掌教吹遂先儒

讀遂爲蕩滌之滌風俗通曰笛者滌也所以蕩滌邪穢納之於雅正也蓋遂與笛音義併同古文作遂今文作笛其名雖謂之笛實與橫笛不同當從古作遂以別之可也嘗考古制籥笛二物大同小異籥之吹處類今之籥遂之吹處類今之楚吹處不同此所以異名也笙師

條外笛不經見故儒者或疑笛非雅器殊不知雅音之笛與籥同類古人多以籥呼之笛之名雖隱而其器未嘗無也左傳曰象箇南籥廣雅曰籥七孔謂之笛毛詩傳曰籥六孔其或曰七孔者連吹孔而言也凡此之類非指三孔之籥且註疏家解籥曰如笛三孔而短然則解笛當曰如籥六孔而長是知笛與籥同類觀此可考也杜子春云笛五孔馬季長云笛四孔京君明加一孔爲五孔又云近世羌人所造許氏說文云羌笛三孔風俗通云笛七孔漢邱仲造以此觀之漢儒似不識笙師

所掌之笛矣古笛三孔與今笛異而與俗呼楚者頗相  
類而不同蓋俗則二孔古則三孔也或謂笛從羌起非  
也羌笛今橫吹者是也張博望入西域始傳摩訶兜勒  
之曲自漢以來鼓吹部用之不入雅樂近代太常誤以  
橫吹爲笛而呼笛爲長簫故朱子語錄曰今呼簫者乃  
古之笛惟排簫乃古之簫可謂知言矣論衡曰夫樂學  
失傳而八音諸器皆非本制然自唐已前圖譜所載雖  
各有得失而近理者尚多自宋已後則失之益遠矣且  
如竹音五種無一種得其真大率古器細小而短今器

粗大而長蓋由不用黍尺而誤用時尺耳近代太常以橫笛代邃以單簫代籥其所謂排簫者妄加木檀已違漢唐舊式而所謂篪籥者尤粗鄙可笑也嘗於好事之家見一古器銅色若漆狀類詩筒中空而兩端有底底中心皆無孔前面左右皆三孔共爲六孔孔徑約一分半惟居中一孔翹然上出可徑三分後面有銘三字字皆古篆甚奇其文曰黃鐘毓兩端圍徑大小與開元通寶錢同橫排錢十四枚則與篪之長同所謂大篪長尺四寸者也律家相傳以爲開元錢之徑卽古黍尺之一

寸信矣徑一寸者所謂圍三寸也以箋探之其中空處  
約徑七分筒厚一分半吹之嗚嗚然其聲和雅蓋三代  
之物希世之寶也按說文曰篪管樂也从龠虎聲或从  
竹作篪爾雅曰大篪謂之沂註云篪以竹爲之長尺四  
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  
廣雅云八孔古註云讀篪如池讀沂如銀引孫炎曰篪  
聲悲沂悲也釋名曰篪啼也聲如嬰兒啼鄭司農註周  
禮云篪七孔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七也疏家之說如此  
按朱子傳曰篪長尺四寸圍三寸七孔一孔上出徑三

分凡八孔橫吹之今觀此器連吹之孔惟七孔先儒以爲八孔蓋因廣雅之說而遂誤也惟鄭司農以爲七孔者得之矣嘉靖中廖道南奏竹震音也其風明庶其聲越其音溫春分之氣也其爲樂也爲簫爲籥爲管爲箇爲能爲籥爲邃爲篪爲箎

### 八音之外又有七

唐貞元中五印度種落有驃國王子獻樂器皆演釋氏經唄有玉蠡聲若竽籟 宋嘉祐中王疇欲定大樂就成都房庶取玳瑁古笛以校金石 又宋有紅牙管竅

而吹之其聲與律隔八相吹尙存羊骨舊制周密齊東翁嘗自品象管作霓裳數聲真有駐雲落木之意非人間曲也

紅牙拍板宋陸友仁

研北雜志曰趙子固每醉歌樂府執紅牙以節曲紅牙拍板也

桃皮管以桃皮卷而吹之古謂之管木亦謂之桃皮觱篥遼金鼓吹部皆有之

吹葉遼大樂部有

之

田汝成炎徼紀聞曰牂牁辰沅閒同蠻暇則吹蘆笙木葉爲樂又蔡家相傳春秋時楚俘蔡人之裔男女吹木葉而索偶

椰殼筒明永樂七年命太監鄭和至占城國

其酋擁番兵椎鼓吹椰殼筒出郊迎詔

臣謹按通典八音之外又有三謂玉蠡及桃皮管

野語紫霞

吹葉也今采歷代雜樂增載玳瑁古笛四條其爲七云

樂懸

唐樂縣庭廟以五綵雜飾軒縣以朱五郊則各從其方色每先奏樂三日大樂令宿設縣於庭其日率工人入居其次協律郎舉麾作樂仆麾樂止文舞退武舞進若常享會先一日具奏立部樂名封上請所奏御注而下及會先奏坐部伎次奏立部伎次奏蹀馬次奏散樂而畢矣廣明初巢賊干紀樂工淪散昭宗卽位將親謁郊

廟有司請造縣樂時太常博士殷盈孫鑄鐘成宰相張濬求知聲者與太樂令李從周校定進呈昭宗陳于殿廷以試之時以宗廟焚燬之後修奉不及乃權以少府監廳爲太廟其庭甚狹議者論縣樂之架不同濬奏議曰臣伏準舊制太廟含元殿並設宮縣三十六架太清宮南郊社稷及諸殿庭並二十架今修奉樂縣太廟合造三十六架臣今參議請依古禮用二十架伏自兵興以來雅樂淪缺將爲修奉事實重難變通宜務於酌中損益當循於審儉臣聞諸舊史昔武王定天下至周公

相成王始暇制樂魏初無樂器及伶人後稍得登歌會  
舉之樂明帝大明末詔增益之咸和中鳩集遺逸尙未  
有金石之音至孝和太元中四廂金石始備郊祀猶不  
舉樂宋文帝元嘉九年初調金石二十四年南郊始設  
登歌妙舞亦闕孝武建元中有司奏郊廟宜設備樂始  
爲詳定故後魏孝文太和初司樂上書陳樂章有缺求  
集羣官議定廣修器數正立名品詔雖行之仍有殘缺  
隋文踐祚太常議正雅樂九年之後惟奏黃鐘一宮郊  
廟止用一調據禮文每一代之樂二調並奏六代之樂凡一十二調其餘聲律皆

不復通高祖受隋禪軍國多務未遑改創樂府尙用隋  
氏舊文武德九年命太常考正雅樂貞觀二年考畢上  
奏蓋其事體大故歷代不能速成伏以俯逼郊天式修  
雅樂必將集事體須務相時今者帑藏未充貢奉多缺方  
圓制度之間亦宜撙節臣伏惟儀禮宮縣之制陳鑄鐘  
二十架當十二辰之位甲丙庚壬各設編鐘一架乙丁  
辛癸各設編磬一架合爲二十架樹建鼓於四隅當乾  
坤艮巽之位以象二十四氣宗廟殿庭郊丘社稷皆用  
此制無聞異同周漢魏晉宋齊六朝並祇用二十架隋

氏平陳檢梁故事乃設三十六架國初因之不改高祖  
皇帝初成蓬萊宮充庭七十二架尋乃省之則龜虞架  
數太多本近於侈止於二十架正協禮經兼今太廟之  
中地位甚狹百官在列萬舞充庭雖三十六架具存亦  
施爲不得廟庭難於容易開廣樂架不可重沓鋪陳今  
請依周漢魏晉宋齊六代故事用二十架從之古制雅  
樂宮縣之下編鐘四架十六口近代用二十四口正聲  
十二倍聲十二各有律呂凡二十四聲登歌一架亦二  
十四鐘雅樂淪滅至是復全宋太祖開寶中太常寺言

準舊令宗廟殿庭設宮縣二十虜郊社二十虜殿庭加鼓吹十二案開寶四年郊祀誤用宗廟之數今歲親郊請復用舊禮有詔圜丘增十六虜餘依前制神宗元豐四年十一月詳定所言搏拊琴瑟以詠則堂上之樂以象朝廷之治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則堂下之樂以象萬物之治後世有司失其傳歌者在堂兼設鐘磬宮架在庭兼設琴瑟堂下匏竹實之於牀並非其序請親祠宗廟及有司攝事歌者在堂不設鐘磬宮架在庭不設琴瑟堂下匏竹不實於牀其郊壇上下之樂亦

以此爲正而有司攝事亦如之又言以小胥宮縣推之  
則天子鐘磬鎛十二虜爲宮縣明矣故或以爲配十二  
辰或以爲配十二次則虜無過十二先王之制廢學者  
不能考其數隋唐以來有謂宮縣當二十虜甚者又以  
爲三十六虜方唐之盛日有司攝事樂並用宮縣至德  
後太常聲音之工散亡凡郊廟有登歌而無宮縣後世  
因仍不改請郊廟有司攝事改用宮架十二虜太常以  
爲用宮架十二虜則律呂均聲不足不能成均請如禮  
宮架四面如辰位設鎛鐘十二虜而甲丙庚壬設鐘乙

丁辛癸設磬位各一虞四隅植建鼓以象二十四氣宗廟郊丘如之七年六月禮部言親郊之歲夏至祀皇地祇於方丘遣冢宰攝事禮容樂舞謂宜加於常祀而其樂虞二十樂工百五十有二舞者六十有四與常歲南北郊上公攝事無異未足以稱崇欽之意乞自今準親祠用三十六虞工人三百有六舞人百二十有四詔可高宗紹興十有三年郊祀詔以祐陵深弓劒之藏長樂遂晨昏之養昭答神天就臨安行在所修建圓壇於是有司言大禮排設備樂宮架樂辦一料外登歌樂依在

京夏祭例合用兩料其樂器登歌則用編鐘磬各一架柷敔二搏拊鼓二琴五色自一三五七至九絃各二瑟四遂四埙篪簫並二巢笙和笙各四竝七星九曜闔餘匏笙各一麾幡一宮架則用編鐘編磬各十二架柷敔二琴五色各十瑟二十六巢笙及簫並一十四七星九曜闔餘匏笙各一竽笙十埙一十二篪一十八遂二十晉鼓一建鼓四麾幡一乃從太常下之兩浙江南福建州郡又下之廣東西荆湖南北括取舊管大樂上於行都有關則下軍器所製造增脩雅飾而樂器寢備矣其

樂工詔依太常寺所請選擇行止畏謹之人合登歌宮  
架凡用四百四十人同日分詣太社太稷九宮貴神每  
祭各用樂正二人執色樂工掌事掌器三十六人三祭  
共一百一十四人文舞武舞計用一百二十八人就以  
文舞番充其二舞引頭二十四人皆召募補之樂工舞  
師照在京例分三等廩給其樂正掌事掌器自六月一  
日敎習引舞色長文武舞頭舞師及諸樂工等自八月  
一日敎習於是樂工漸集孝宗淳熙二年詔以上皇加  
上尊號立春日行輿受禮有司尋言乾道加尊號用宮

架三十六樂工共二百一十三人今來加號慶受事體  
尤重合依大禮例用四十八架樂正樂工用一百八十  
八人庶得禮樂明備仍令分就太常寺貢院前五日教  
習前期太常設宮架之樂於大慶殿協律郎位於宮架  
西北東向押樂太常卿位於宮架之北北向皇太子及  
文武百僚並位於宮架之北東西相向又設宮架於德  
寶殿門外協律郎太常卿位如之按大禮用樂凡三十  
有四色歌色一遂色二墳色三篪色四笙色五簫色六  
編鐘之編磬八鑄鐘九特磬十琴十一瑟十二柷敔十

三搏拊十四晉鼓十五建鼓十六鞞應鼓十七雷鼓

天祀

神用

十八雷鼓

同上

十九靈鼓

祭地

二十靈鼓

同上

二十一靈鼓

同上

二十二靈鼓

饗宗廟用

二十二路鼓

同上

二十三雅鼓

同上

二十四相

鼓二十五單鼓

同上

二十六旌纛

同上

二十七金鉦

同上

二十八金

鐸二十九單鐸

同上

三十雙鐸

同上

三十一鎣鐸

同上

三十二奏坐

十三麾幡

同上

三十四此國樂之用尤大者故具載於篇遼

雅樂八音器數金鑄鐘石球磬絲琴瑟竹籥籥匏笙

竽土壠革鼓鼗木柷敔大樂器及樂工舞人員數玉磬

方響擣箏筑卧箜篌大箜篌小箜篌大琵琶小琵琶大

五絃小五絃吹葉大笙小笙觱篥簫銅鉸長笛尺八笛

短笛以上每器一人

毛員鼓連鼓鼓貝以上各二人

歌二人舞二十

人分四部景雲舞八人慶雲樂舞四人破陣樂舞四人

承天樂舞四人金世宗大定十一年郊之日用宮縣二

十虞樂奏六成登歌鐘磬各一虞時太常議按唐會要

舊制南北郊宮縣二十架周漢魏晉宋齊六朝及唐開

元宋開寶禮其數皆同宋會要三十六架五禮新儀四

十八架其數過多因擬太常因革禮天子宮縣樂三十

六虞宗廟與殿庭同郊丘則二十虞用宮縣二十架登

歌編鐘編磬各一虧又按周禮大司樂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律姑洗爲羽冬至日圜丘奏之樂六變則天神皆降蓋圜鐘爲宮宮聲三奏角徵羽各一奏合陽之奇數凡樂起於陽至少陰而止圜鐘自卯至申其數有六故六變而樂止於是定用宮縣二十架登歌編鐘編磬各一虞明樂器之制郊丘廟社太祖洪武元年定樂工六十二人編鐘編磬各十六琴十瑟四搏拊四柷敔各一壎四篪四簫八笙八笛四應鼓一歌工十二協律郎一人執麾以引之七年復增簫四鳳笙四壎用六

搏拊用二共七十二人舞則武舞生六十二人引舞二人各執干戚文舞生六十二人引舞二人各執羽籥舞師二人執節以引之共一百三十人惟文廟樂生六十八編鐘編磬各十六琴十瑟四搏拊四柷敔各一壎四篪四簫八笙八笛四大鼓一歌工十六年鑄太和鐘其制倣宋景鐘以九九爲數高八尺一寸拱以九龍柱以龍虧建樓於圜丘齋宮之東北懸之郊祀駕動則鐘聲作升壇鐘止眾音作禮畢升輦鐘聲又作俟導駕樂作乃止十七年改鑄減其尺十之四焉朝賀洪武三年定

丹陛大樂簫四笙四箜篌四方響四頭管四龍笛四琵  
琶四篆六杖鼓二十四大鼓二板二二十六年又定殿  
中韶樂簫十二笙十二排簫四橫笛十二壎四篪四琴  
十瑟四編鐘二編磬二應鼓二柷一敔一搏拊二丹陛  
大樂戲竹二簫十二笙十二笛十二頭管十二篆八琵  
琶八二十絃八方響二鼓二拍板八杖鼓十二命婦朝  
賀中宮設女樂戲竹二簫十四笙十四笛十四頭管十  
四篆十琵琶八二十絃八方響六鼓五拍板八杖鼓十  
二正旦冬至千秋凡三節太皇太后皇太后並同其朔

望朝參戲竹一簫四笙四笛四頭管四纂二琵琶二  
十弦二方響一鼓一拍板二杖鼓六  
大宴洪武元年定  
殿內侑食樂簫二笙六歌工四丹陛大樂戲竹二簫四  
笙四琵琶六纂六笙箎四方響四頭管四龍笛四杖鼓  
二十四大鼓三板二文武二舞樂器笙二橫管二纂二  
杖鼓二大鼓一板一四夷舞樂詳四方樂門二十六年又定  
殿內侑食樂柷一敔一搏拊一琴四瑟二簫四笙四笛  
四壎二篪二排簫一鐘一磬一應鼓一丹陛大樂戲竹  
二簫四笙四笛二頭管二琵琶三纂二二十弦二方響

二杖鼓八鼓一迎餚樂戲竹二笙二笛二杖鼓八鼓一  
板一太平清樂笙四笛四頭管二簴四方響一杖鼓八  
小鼓一板一憲宗成化三十一年七月禮部言今教坊  
司樂工奏中和韶樂者多不諳而善彈瑟及笙箎擊鐘  
磬者殊少恐因循失傳漸至大樂不備宜令樂官選其  
中子弟於本司演習每奏樂二十一色通用八十四人  
又加以四人共選三百三十六人如此庶大樂不致廢  
弛詔可

欽定續通典卷八十八

金匱要略卷之十八

又問曰問人以病者何也人取法於天氣本與  
氣同也故曰本於天氣也。夫樂一十二音者此  
謂音律之數也。大樂不聲謂合樂言其聲  
無樂不發謂聲發於音謂之聲。故曰大樂無樂。  
小姑一舛一浙江書局刻

將學溥恭校

財一太平書局刻胡士襄恭校  
二姑一舛一浙江書局刻

盛元恭校

欽定續通典卷八十九

樂五

歌

唐段安節樂府雜錄歌者樂之聲也故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迴居諸樂之上善歌者必先調其氣氤氳自臍出至喉乃噫其詞卽分抗墜之音旣得其術卽可致遏雲響石之妙也

天寶中內人許永新善歌一日賜大酺於勤政樓萬眾喧嘩高力士奏請永新出樓歌一曲永新承旨直奏曼

聲廣場寂寂若無一人喜者聞之氣勇愁者聞之腸絕  
李肇國史補李袞善歌名動京師崔昭入朝密載而至  
乃廣宴賓客請第一部樂及京師名倡以爲盛會昭言  
表弟欲登末坐袞乃敝衣而出滿坐嗤笑少頃命酒袞  
喉轉一聲樂人皆大驚曰李八郎也羅拜之

馮贊記事珠曰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  
曲一字不亂人疑其一聲在鼻

咸通中伶人李可及善音律尤能轉喉爲新聲音辭曲  
折聽者忘倦京師屠沽少年效之謂之拍彈

張湜雲谷雜記宋太祖潛耀日嘗與一道士游姓名無定自曰混沌又曰眞無善歌能引其喉於杳冥之間作清微之聲時或一二句從天風飄下

周密齊東野語思陵朝有菊夫人者善歌舞妙音律爲憊韶院之冠宮中號爲菊部頭

明宋新吳歌記曰唐初之詩以入唱爲高自宋代以調興而歌詩之法廢金元以北九宮興而歌調之法廢元以後以南曲興而北曲廢譬之於禮諸體猶羊而歌音猶告朔也廢告朔而供羊不可謂禮廢古音而存體不

金文卷之二  
可謂樂

雜歌曲

得至寶唐時長安有富家子落魄不事生計嘗與國樂遊處一旦家產蕩盡偶一老嫗持舊錦褥貨鬻乃以半千獲之尋有波斯見大驚謂之曰何處得此是冰蠶絲所織若暑月陳於座可致一室清涼卽酬千萬富家子得之還與國樂追歡不經年復盡樂人惜之遂製此曲春鶯囀高宗曉音律晨坐聞鶯聲命樂工明達寫之遂有此曲

道調子懿宗命樂工敬納吹觱栗初弄道調上謂是曲誤拍之敬納乃隨拍撰成曲子

春光好元宗所製也嘗遇二月宿雨初晴景物明麗小殿內庭柳杏將吐覩而歎曰對此景物豈得不與他判斷之乎因臨軒縱擊此曲神思自得及顧柳杏皆已發拆上笑謂嬪御曰此事不喚我作天工可乎嬪御皆呼

萬歲

秋風高亦元宗所製曲也每至秋空迴徹纖翳不起卽奏之必遠風徐來庭葉隨下

荔枝香亦元宗所製曲也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  
謫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  
曰荔枝香

一斛珠梅妃所作也妃居上陽東宮明皇封珍珠一斛  
密賜妃妃不受以詩付使者曰爲我進御前也上覽詩  
悵然不樂令樂府以新聲度之號一斛珠曲名始此  
謫仙怨明皇幸蜀登高望秦川謂高力士曰吾聽張九  
齡言不至此遣使祭之吹笛爲此曲

舞山香汝陽王璡妙達音旨每隨遊幸嘗帶砑絹帽打

曲上自摘紅槿花置之帽簷二物皆極滑久之方安奏此一曲終而花不墜落上大喜賜金器一厨

于薦于元德秀所作也元宗幸東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俱以聲樂至都下爲歡德秀時爲魯山令惟選樂工數十人連袂而歌于薦于上聞之曰此賢人之言也乃深獎之

陽關曲王維所作也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疊白居易詩相逢且莫推辭去聽唱陽關第四聲第四聲者勸君更盡一杯酒也

播皇猷宣宗時製歌者高冠方履褒衣博帶趨走俯仰皆中規矩  
蕙嶺西亦宣宗時製士女蹋歌爲隊其詞言蕙嶺之民樂河湟故地歸唐也

蜀道易陸暢所作也韋皋鎮蜀暢感其遇作蜀道易其首句曰蜀道易易於履平地南康大喜贈羅八百疋萬斯年會昌初宰相李德裕命樂工製楊柳枝白居易閒居洛邑時作後入教坊望江南始自李德裕鎮混曰爲亡妓謝秋娘所撰本名

謝秋娘後改此名亦曰夢江南白居易因爲二篇

文敘子長慶中俗講僧文紗善吟經其聲宛轉感動里人樂工黃米飯狀其念四聲觀世音菩薩乃撰此曲

瑤臺第一層陳后山詩話武才人出壽宮色冠後庭裕陵得之會教坊獻新聲爲詩作詞號瑤臺第一層

還鄉歌吳越王錢鏐游衣錦軍作詞曰三節還鄉兮挂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牛斗無孛人無欺吳越一王駟

馬歸

陌上花吳越王錢鏐妃每歲春必歸臨安王以書遺妃

曰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吳人用其語爲曲含思宛轉  
淒然動人但詞多鄙野蘇軾爲易三詩

醉翁引宋歐陽修謫守滁州山川秀絕公刻石爲記以  
遺州令旣去十年太常博士沈遵往遊其地以琴寫其  
聲爲醉翁引有曲無詞廬山道人崔閑請蘇軾補之

御街行唐白樂天有花非花霧非霧夜半來天明去來  
如春夢不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宋張子野衍之爲御

街行一闋

醉蓬萊宋柳永所作也永字耆卿累舉不第仁宗召見

之會老人星見入內都知史姓者愛其才乞命永撰詞以頌休祥永作醉蓬萊詞以進

削浪沙遼四裔樂有大曲小曲此乃小曲之一也

江水曲金天興間元兵攻汴急右丞舒嚙嘗命作此曲使城上之人靜夜唱之

白翎雀元教坊大曲也鶯鳥生於烏桓朔漠之間雌雄和鳴自得其樂世皇因命伶人碩德闇製曲以名之  
鸚鵡曲元薩都拉所作也序云有以繡枕見貺上繡楊妃看鸚鵡高力士二宮女侍立皆寸許其布置得體想

像可愛故作鸚鵡曲以答云

烏鹽角始教坊家人市鹽得曲譜於角子中翻之遂名  
明洪武初敕中書省令天下郡縣舉素志高潔博古通  
今之士禮送至京同製樂章有起臨濠開太平削羣雄  
平幽都龍池宴定封賞大一統守承平等曲命協音律  
者歌之

舞

宋隊舞之制其名各十小兒隊凡七十二人一曰柘枝  
隊衣五色繡羅寬袍戴胡帽繫銀帶二曰劒器隊衣五

色繡羅襦裹交腳幞頭紅羅繡抹額帶器仗三曰婆羅  
門隊紫羅僧衣緋掛子執錫環拄杖四曰醉鬍騰隊衣  
紅錦襦繫銀鞚鞬戴檀帽五曰譚臣萬歲樂隊衣紫緋  
綠羅寬暈衫裹簇花幞頭六曰兒童感聖樂隊衣青羅  
生色衫繫勒帛總兩角七曰玉兔渾脫隊四色繡羅襦  
繫銀帶冠玉兔冠八曰異域朝天隊衣錦襖繫銀束帶  
冠夷冠執寶盤九曰兒童解紅隊衣紫緋繡襦繫銀帶  
冠花砌鳳冠綬帶十曰射雕回鶻隊衣盤雕錦襦繫銀  
鞚鞬射雕盤女弟子隊凡一百五十三人一曰菩薩蠻

隊衣緋生色窄砌衣冠卷雲冠二曰感化樂隊衣青羅  
生色道衣背梳髻繫綬帶三曰拋毬樂隊衣四色繡羅  
寬衫繫銀帶奉繡毬四曰佳人翦牡丹隊衣紅生色砌  
衣戴金冠翦牡丹花五曰拂霓裳隊衣紅僊砌衣碧霞  
帔戴仙冠紅繡抹額六曰采蓮隊衣紅羅生色綽子繫  
暈裙戴雲鬟髻乘綵船執蓮花七曰鳳迎樂隊衣紅僊  
砌衣戴雲鬟鳳髻八曰菩薩獻香花隊衣生色窄砌衣  
戴寶冠執香花盤九曰綵雲仙隊衣黃生色道衣紫霞  
帔冠仙冠執旌節鶴扇十曰打毬樂隊衣四色窄繡羅

襦繫銀帶裹順風腳簇花幞頭執毬杖大抵若此而復從宜變易太祖乾德四年和峴言郊廟殿庭通用文德武功之舞然其綴兆未稱武功文德之形容又依古義以揖讓得天下者先奏文舞以征伐得天下者先奏武舞陛下以推讓受禪宜先奏文舞請改殿廷所用文舞爲元德升聞之舞其舞人約唐太宗舞圖用一百三十八人以倍八佾之數分爲八行皆著履執拂服袴褶冠進賢冠引舞二人執五采纛其舞狀文容變數聊更增改又陛下以神武平一字內卽次奏武舞請改爲天下

大定之舞人數行列悉同文舞其人皆被金甲持戟引舞二人執五采旗其舞六變一變象六師初舉二變象上黨克平三變象淮揚底定四變象荆湖歸復五變象邛蜀納款六變象兵還振旅仍別撰舞曲樂章而文德武功二舞請於郊廟仍舊通用景祐二年九月翰林學士承旨章得象等言宋祁所上大樂義其論武舞所執九器禮經但舉其凡而不著言其用後先故旅進輩作而無終始之別且鼗者所謂導舞也鐸者所謂通鼓也鎧者所謂和鼓也鎸者所謂止鼓也相者所謂輔樂也

雅者所謂陔步也寧有導舞方始而參以止鼓止鼓旣  
搖而亂以通鑼則謂當舞入之時左執干右執戚離爲  
八列別使工人執旌最前鼗鐸以發之錞以和之左執  
相以輔之右執雅以節之及舞之將成也則鳴鏞以退  
行列築雅以陔步武鼗錞相皆止而不作如此則庶協  
舞儀請如祁所論其冬禮官言春秋隱公五年考仲子  
之宮初獻六羽何休范甯等咸謂不言佾者明佾則干  
舞在其中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也江左宋建平王宏  
皆據以爲說故章皇后廟獨用文舞至唐垂拱以來中

宮之縣旣用鑄鐘其後相承故儀坤等廟獻武舞備鐘石之樂尤爲失禮前詔議奉慈之樂有司援舊典已用特磬代鑄鐘取陰教尙柔以靜爲體今樂去大鐘而舞進干盾頗戾經旨請止用文德之舞奏可治平二年九月禮官李育上言南郊太廟二舞郎總六十八文舞罷舍羽籥執干戚就爲武舞臣謹按舊典文武二舞各用八佾凡祀圜丘祀宗廟大樂令率工人以入就位文舞入陳于架北武舞立于架南又文舞出武舞入有送迎之曲名曰舒和亦曰同和凡三十一章止用一曲是進

退同時行綴先定步武容體各應樂節夫至德升聞之舞象揖讓天下大定之舞象征伐柔毅舒急不侔而所法所習亦異不當中易也竊惟天神皆降地祇皆出八音克諧祖考來格天子親執珪幣相維辟公嚴恭寅畏可謂極矣而舞者紛然縱橫于下進退取舍蹙迫如是豈明有德象有功之誼哉國家三年而朝一郊同殿而享入室而舞者闕如名曰二舞實一舞也且如大朝會所以宴臣下而舞者備其數郊廟所以事天地祖考而舞者減其半殊未爲稱事有近而不可適禮有繁而不

可省所繫者大而有司之職不敢廢也伏請南郊太廟文武二舞各用六十四人以備帝王之禮樂以明祖宗之功德奏可元祐四年十二月始命大樂正葉防撰朝會二舞儀武舞曰威加四海之舞第一變舞人去南表三步總干而立聽舉樂三鼓前行三步及表而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持干荷戈相顧作猛賁趨速之狀再鼓皆轉身向裏以干戈相擊刺足不動再鼓皆回身向外擊刺如前再鼓皆正立舉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轉面相向立干戈各置腰再鼓各前進以左足在

前右足在後左手執干當前右手執戈在腰爲進旅再鼓各相擊刺再鼓各退身復位整其干爲退旅再鼓皆正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轉面相向秉干持戈坐作再鼓各相擊刺再鼓皆起收其干戈爲克捷之象再鼓皆正立遇節樂則蹲第二變聽舉樂作前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正而作猛賁趨速之狀再鼓皆轉身向裏相擊刺足不動再鼓各轉身向外擊刺如前再鼓皆正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陳其干戈左右相顧爲猛賁趨速之狀再鼓皆併入行以八爲四再

鼓皆兩兩對相擊刺再鼓皆回易行列左在右右在左  
再鼓皆舉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各分左右  
再鼓各揚其干戈再鼓交相擊刺再鼓皆總干正立遇  
節樂則蹲第三變聽舉樂則蹲再鼓皆舞進一步轉而  
相向再鼓整干戈以象登臺講武再鼓皆擊刺于東南  
再鼓皆按盾舉戈東南嚮而望以象漳泉奉土再鼓皆  
擊刺於正南再鼓皆按盾舉戈南嚮而望以象杭越來  
朝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擊刺於西北再鼓皆  
按盾舉戈西北嚮而望以象克殄并汾再鼓皆擊刺於

正西再鼓皆按盾舉戈西嚮而望以象肅清銀夏再鼓  
皆舞進一步正跪右膝至地左足微起再鼓皆置于戈  
於地各拱其手象其不用再鼓皆左右舞蹈象以文止  
武之意再鼓皆就拜收其干戈起而躬立再鼓皆舞退  
鼓盡卽止以象兵還振旅文舞曰化成天下之舞第一  
變舞人立南表之南聽舉樂則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  
立再鼓皆稍前而正揖合手自下而上再鼓皆左顧左  
揖再鼓皆右顧右揖再鼓皆開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  
正立再鼓皆稍卻身初辭合手自上而下再鼓皆右顧

以右手在前左手推後爲再辭再鼓皆左顧以左手在  
前右手推出爲固辭再鼓皆合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  
正立再鼓皆俛身相顧初謙合手當胸再鼓皆右側身  
左垂手爲再謙再鼓皆左側身右垂手爲三謙再鼓皆  
躬而授之遇節樂則蹲第二變聽舉樂則蹲再鼓皆舞  
進一步轉面相向再鼓皆稍前桓揖再鼓皆左顧左揖  
再鼓開手蹲正立再鼓皆舞進一步復相嚮再鼓皆卻  
身爲初辭再鼓皆舞辭如上儀再鼓皆再辭再鼓皆固  
辭再鼓皆合手蹲正立再鼓皆舞進一步再鼓皆嚮再

鼓皆顧爲初謙再鼓皆再謙再鼓皆三謙再鼓皆躬而授之正立遇節樂則蹲第三變聽舉樂則蹲再鼓皆舞進一步兩兩相嚮再鼓皆相趨揖再鼓皆左揖如上再鼓皆右揖再鼓皆開手蹲正立再鼓皆舞進一步復相嚮再鼓皆卻身初辭再鼓皆再辭再鼓皆固辭再鼓皆合手蹲正立再鼓皆舞進一步兩兩相嚮再鼓皆相顧初謙再鼓皆再謙再鼓皆三謙躬而授之正立節樂則蹲凡二舞綴表器及引舞振作並舉大祭祀之舞同協律郎陳祁按閱以謂節奏詳備自是朝會用之

遼大樂舞四部二十人景雲樂舞八人慶雲樂舞四人  
破陣樂舞四人承天樂舞四人

金皇統年間定文舞曰仁豐道洽之舞武舞曰功成治定之舞又命太常議文武二舞所當先後太常議按唐宋郊廟之禮並先文後武本朝行禘祫之禮亦然惟唐韋萬石建議謂先儒相傳以揖讓行天下則先文以征伐得天下則先武當時雖從尋復改之其以開元禮先文後武爲定貞元時又改文舞曰保大定功之舞武舞曰萬國來同之舞大定十一年又加武舞曰四海會同

之舞

元至元三年定文舞曰武定文綏之舞武舞曰內平外成之舞第一成象滅王罕二成破西夏三成克金四成收西域定河南五成取西蜀平南詔六成臣高麗服交趾大德九年定郊祀文舞曰崇德之舞武舞曰定功之舞又有樂隊一曰樂音王隊元旦用之以男子三人戴青面具舞蹈次爲飛天夜叉像舞蹈而進又以婦女二十人執牡丹花舞唱次以婦女搖日月金鞋稍子鼓舞唱相和次男子五人作五方菩薩相一人作樂音王相

歌舞一曰壽星隊天壽節用之以男子執金字牌或執  
梅竹松椿石或作飛鴉之象俱各歌舞而進又有執寶  
蓋日月棕毛扇或魚鼓簡子龍竹藜杖齊唱舞而前一  
曰禮樂隊朝會用之以男子五人執香花婦女二十人  
分爲四行鞠躬拜興舞蹈或執孔雀幢舞唱男子八人  
披金甲執金戟一人冠平天冠執圭齊唱舞而前

明洪武元年定郊祀文武二舞曰文德之舞武功之舞  
三年定朝會宴饗文舞曰車書會同之舞象以文德致  
太平也武舞曰平定天下之舞象以武功定禍亂也又

有四夷舞曰撫安四夷之舞象以威德服遠人也永樂  
十八年又增宴饗樂舞曰表正萬邦之舞曰天命有德  
之舞至其隊舞之制大祀慶成大宴用萬國來朝隊舞  
纓鞭得勝隊舞萬壽聖節大宴用九夷進寶隊舞壽星  
隊舞冬至大宴用讚聖喜隊舞百花聖朝隊舞正旦大  
宴用百戲蓮花盆隊舞勝鼓采蓮隊舞

雜舞曲

樂府雜錄曰舞者樂之容也有大垂手小垂手或如驚  
鴻或如飛燕婆娑舞態也曼衍舞綴也古之能者不可

勝記卽有健舞軟舞字舞花舞馬舞健舞曲有稜大阿連柘枝劔器胡旋胡騰軟舞曲有涼州綠腰蘇合香屈柘圓圓旋甘州等字舞以舞人亞身於地布成字也花舞著綠衣偃身合成花字也馬鞚者襪馬人著綵衣執鞭於牀上舞蹀躞皆應節奏也開元中有公孫大娘善舞劔器僧懷素見之草書遂長蓋準其頓挫之勢也柘枝舞曲樂苑曰羽調有柘枝曲此舞因曲爲名用二女童鮮衣帽施金鈴抃轉有聲其來也于二蓮花之中藏之花折而後見舞中之雅妙者也宋俞琰席上腐談

曰嚮見官妓舞柘枝戴一紅物體長而頭尖儼如角形  
想卽是今之罟姑也瑣碎錄云柘枝舞本北魏拓拔之  
名易拓爲柘易拔爲枝

霓裳羽衣舞曲唐元宗登三鄉驛望女几山所作也逸  
史云羅公遠天寶初侍元宗八月十五夜宮中翫月曰  
陛下能從臣月中遊乎乃取一枝杖向空擲之化爲一  
橋其色如銀請上同登約行數十里遂至大城闕下公  
遠曰此月宮也有仙女數百素練霓裳舞于廣庭上前  
問曰此何曲也曰霓裳羽衣也上密記其聲調遂回橋

卻顧隨步而滅且諭伶官象其聲調作霓裳羽衣曲沈括夢溪筆談曰霓裳曲凡十三疊前六疊無拍至第七疊始有拍而舞作故白居易詩云中序擘騫初入拍中序卽第七疊也南唐書曰唐盛時霓裳羽衣最爲大曲亂離之後周后得殘譜以琵琶奏之於是開元天寶之遺音復傳於世內史舍人徐鉉聞之於國工曹生鉉亦知音問曰法曲終則緩此聲乃反急何也曹生曰舊譜實緩宮中有人易之非吉徵也達摩支健舞曲也天寶十三載改達摩支爲汎蘭叢

歎百年曲咸通中伶人李可及製舞人皆盛飾珠翠仍  
畫魚龍地衣以列之曲終樂闋珠翠覆地調語悽惻懿  
宗厚賜之

邀醉舞破南唐周后嘗雪夜酣宴舉杯請後主起舞後  
主曰汝能創爲新聲則可矣后卽命箋綴譜喉無停音  
筆無停思俄頃譜成所謂邀醉舞破也

臣等謹按杜佑謂前代樂飲酒酣必起舞魏晉間  
尤重以舞相屬近代以來此風絕矣夫舞之廢缺  
唐時已然故後此不少概見而餘音委節猶時彷

彷于俳優之流蓋自參軍椿假婦戲盛行于咸通  
大中間而宋之樂部亦列雜劇員降至元明而傳  
奇諸院本盡態窮形妍媸畢露亦古人諷勸之遺  
意也顧其事多鄙俚且稗官小說家不得備載茲  
特于舞曲之後附誌其顛末如此

欽定續通典卷九十一

樂六

清樂

晉魏有相和大曲清商三調曰平曰清曰瑟

見宋書樂志沈約云始有正宮中呂宮南

傳自漢世今不聞矣瑟又訛爲側

始有正宮中呂宮南

呂宮黃鐘宮各有羽商變宮爲十六調唐太宗始增以

大呂高宮高宗增中呂道調夷則仙呂共二十八調

商名宮卽情商調也

夾鐘名中呂宮林鐘名南呂宮無射名黃鐘宮惟正宮不然蓋統於

黃鐘然宮洪羽殺商角頗分

正宮古黃鐘也中呂調夾鐘羽也正宮中呂相爲出

入但正宮聲洪中呂則殺商調與仙呂亦相出入但仙呂聲高商調低緩

相應謂之犯度曲

謂之節歸宿謂之煞

五行之聲所司爲正犯黃鐘宮爲無射應彼爲宮也所欹爲旁犯越

調黃鐘應無射爲商也所叶爲偏犯中呂宮應彼爲羽

也所下爲側犯越角南呂應黃鐘爲角也餘倣此八犯

歌曰宮商角羽宮商羽三出逆八七歸祖商宮角角羽

商宮四出逆八八歸宗羽角宮商復再動三四五六逆

八用又四犯歌曰宮角羽商商羽角宮羽角宮商其運

調也以羽角宮商爲平上去入七羽調首中呂次正平

高平終黃鐘大呂羽七角調首越角次大食角終於林

鐘南呂變宮七宮調首正宮次高宮中呂宮終於夷則

無射之宮七商調首越調次大食調高大食調終於夷

則無射之商凡聲將轉字將闌則用拍板節之緩急不

合聲律謂之失板其尾聲歸宿本調惟雙調歇拍煞鶯

鶯煞不復歸宿所謂往而不反也有折掣反丁等聲折

者上生四位掣者下隔一宮反者宮閏相頂丁者上下

相同又奇煞訣曰土五金水八木六火煞憑輪丁兩廝

頂折掣四相生惟以夾鐘清聲爲律本不論正聲則與雅樂相

亂矣

今以頑管考之夾鐘清收四聲爲緊五居九孔之

爲角其正角聲變聲徵聲皆不收黃鐘居子蕤賓爲蕤賓而居午變亦爲宮與雅樂七音全不同矣正聲三調黃鐘爲調以統四聲則其聲優游平中今乃高至緊五夾鐘清低至上一姑洗卑則過節高則流蕩甚至佚出均外此所以爲靡靡之樂也

春華用夾鐘

唐元宗擊羯鼓自製曲曰春光好四顧柳杏皆已微拆乃

夾鐘宮也時當正月以二月律催花秋月用南呂曲凡十二遍而終天寶七載八月上夢遊月宮改用六么蓋般涉調黃鐘羽也更號其曲曰霓裳羽衣云時貴妃有寵蓋太簇以律娶妻爲南呂今棄商用羽子婦同宮召亂兆於樂矣召川而用林鐘中上在東都夢凌波池中龍女製凌波曲鼓之其一鐘宮時號水調宮其一南呂時號水調商取林鐘土之母而生南呂水音也世傳歌此調能致鬼神云樂清平用黃鐘天寶中賞芍藥宣翰林

李白令進清平調三章皆七言絕句也蓋古樂取聲律  
高下合爲三曰清調平調側調明皇不樂側調止用黃鐘宮黃鐘商歌之祝壽者用姑洗武后鳥歌萬歲樂用  
蓋義取君臣也太簇商又西河長命女用林鐘羽時號平調今俗呼高  
平調二曲皆始洗也取壽星龍角哀隕絕用中呂明皇  
兩中聞鈴聲作雨淋鈴曲用雙調何滿子乃滄州歌者  
姓名臨刑進此曲贖罪竟不免死亦用雙調乃夾鐘之  
中呂商也律窮於中呂又屬商義取秋殺紀臣功用無射北齊蘭陵王破周  
調蘭陵王三段二十四拍乃其遺聲也唐明皇自潞州  
還京師夜半舉兵平韋氏之亂製夜半樂還京樂二曲  
皆用無射商動物類用太簇楊柳枝曲七言四句每句  
黃鐘越調下各增三字一句爲和聲用黃鐘商歌之蓋正月春律也天寶中南海進荔枝作  
荔枝香曲用大石歌指二調太簇生林鐘之商爲南呂  
義取水木也羯鼓音屬太簇一均明皇與宋璟皆善之  
永泰中西川節度使杜鵑漸登閣奏此山下羣羊皆舞

他如鳳將雛則宮商相應以象父子鳳求凰則宮徵相合以象夫婦烏夜啼主角調以烏聲角也別鶴怨主羽

調以鶴聲羽也春草晨雞亦無不可被管絃者

虞美人曲有二

中呂宮則夾鐘宮也其一屬中呂調乃黃鐘爲羽也有草應拍而舞曰虞美人草沈括以爲吳音卽此宋太平興國中伶官蔚茂多侍大宴聞雞唱崔翰問之曰此可被管絃乎茂多卽法其聲製曲曰雞叫子夫世

俗之樂其去古也遠矣然猶感物通靈若此然則雅樂

當何如也

### 坐立部伎

坐立部伎唐末已亡惟景雲樂舞僅存山堂考索曰元

宗時樂分爲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太常閱坐部不可教者隸立部又不可教者乃習雅樂君臣共爲荒樂當時流俗多傳其事以爲盛其後巨盜起陷兩京自此天下用兵不息獨其餘聲遺曲人間聞者爲之悲涼感動蓋其事適足以爲戒而不可考法也宋中興四朝樂志敘曰國朝初得江南樂已汰其坐部不用遼樂志曰雅樂有七音大樂亦有七聲謂之七旦取四旦二十八調爲大樂其法不用黍律以琵琶絃叶之皆從濁至清迭更其聲下益濁上益清七

七四十九調餘二十一調失其傳蓋出九部樂之龜茲  
部云遼國大樂可考者惟景雲四部樂舞而已其坐立  
部樂並亡

四方樂

唐東夷樂有高麗百濟北狄樂有鮮卑吐谷渾部落稽  
南蠻樂有扶南天竺南詔驃國西戎樂有高昌龜茲疏  
勒康國安國凡十四國而八國之伎列于十部樂天寶  
以後工人亡散音伎多闕德宗貞元中南詔異牟尋遣  
使詣劎南節度使韋皋欲獻夷中歌曲皋乃作南詔奉

聖樂以進德宗閱于麟德殿以授太常工人後又有驃國王遣其弟獻國樂至成都韋皋復譜次其聲又圖其舞容樂器以獻

宋神宗元豐六年有米脂砦降戎樂工四十二人奏樂於崇政殿大晟樂書曰前此宮架之外列熊羆案所奏皆四夷樂也豈容淆雜大樂乃奏罷之然古鞮鞚氏掌四夷樂靺鞨旄人各有所掌以承祭祀以供宴享先王之所不廢也

遼太宗會同三年端午日百僚及諸國使稱賀宴飲命

回鶻燉煌二使作本國舞

散樂

唐時有天竺伎能自斷手足刺腸胃高宗惡其驚俗詔不令人中國睿宗時婆羅門國獻人倒行以足舞仰植鉢刀俯身就鋒厯臉下植於背吹觱篥者立腹上終曲而不傷又伏伸其手二人躡之周旋百轉開元初猶與四夷樂同列文宗時有妓女石火胡挈養女五人纔八九歲於百尺竿上張弓弦五條令五女各居一條之上衣五色衣執戟持戈舞破陣樂曲火胡立於十重朱畫

牀子上令諸女迭踏以至半空手中皆執五綵小幘牀  
子大者始一尺餘俄而手足齊舉謂之踏渾脫歌呼抑  
揚若履平地文宗惡其太險傷人不復作

宋百戲有踏毬蹴毬踏蹠藏挾雜旋弄鎗椀瓶釅劍踏  
索尋橦筋斗拗腰透劒門飛彈丸之類皆隸左右軍  
遼主生辰宴及曲宴宋國使樂皆用雜劇角觝冊后儀  
呈百戲角觝戲馬以爲樂元會則以散樂角觝終之  
金有散樂元日聖誕稱賀曲宴外國使則教坊奏之其  
樂器名曲不傳章宗明昌二年禁伶人不得以厯代帝

王爲戲及稱萬歲

元駕前承應有雜戲飛竿走索踢弄藏櫃等伎

明孝宗宏治初親耕藉田教坊司以雜劇承應武宗正德三年令移文各省選樂工有精通藝業者送京供應自是所隸益復猥雜筋斗百戲之類日盛於禁掖旣而河間等府奉詔送樂戶至京給與口糧工部仍相地爲之居室時樂工旣得幸時時言外郡樂工不宜獨逸請移文天下取精於諸伎者送教坊於是又有司遣官押送乘傳續食者又數百人

前代雜樂

燕樂自周以來用之唐貞觀增隋九部爲十部以張文收所製歌名燕樂而被之管絃厥後至坐伎部琵琶曲盛流於時宋初置教坊得江南樂已汰其坐部不用自後因舊曲創新聲轉加流麗政和間詔以大晟雅樂施於燕饗御殿按試補徵角二調播之教坊頒之天下然當時樂府奏言樂之諸宮調多不正皆俚俗所傳及命劉晏輯燕樂新書亦惟以八十四調爲宗非復雅音紹興中始省教坊樂凡燕禮屏坐伎乾道時間用雜攢以

充教坊之號取具臨時不用女樂頌示子孫守之以爲  
家法蔡元定嘗爲燕樂一書證俗失以存古義今采其  
略附於下黃鐘用合字大呂太簇用四字夾鐘姑洗用  
一字夷則南呂用工字無射應鐘用凡字各以上下分  
爲清濁其中呂蕤賓林鐘不可以上下分中呂用上字  
蕤賓用勾字林鐘用尺字其黃鐘清用六字大呂太簇  
夾鐘清各用五字而以上下緊別之緊五者夾鐘清聲  
俗樂以爲宮此其取律寸律數用字紀聲之略也一宮  
二商三角四變爲宮五徵六羽七閏爲角五聲之號與

雅樂同惟變徵以於十二律中陰陽易位故謂之變  
宮以七聲所不及取閏餘之義故謂之閏四變居宮聲  
之對故爲宮俗樂以閏爲正聲以閏加變故閏爲角而  
實非正角此其七聲高下之略也聲由陽來陽生於子  
終於午燕樂以夾鐘收四聲曰宮曰商曰羽曰閏閏爲  
角其正角聲變聲徵聲皆不收而獨用夾鐘爲律本此  
其夾鐘收四聲之略也宮聲七調曰正宮曰高宮曰中  
呂宮曰道宮曰南呂宮曰僊呂宮曰黃鐘宮皆生於黃  
鐘商聲七調曰大食調曰高大食調曰雙調曰小食調

曰歇指調曰商調曰越調皆生於太簇羽聲七調曰般涉調曰高般涉調曰中呂調曰正平調曰南呂調曰僊呂調曰黃鐘調皆生於南呂角聲七調曰大食角曰高大食角曰雙角曰小食角曰歇指角曰商角曰越角皆生於應鐘此其四聲二十八調之略也竊考元定言燕樂大要其律本出夾鐘以十二律兼四清爲十六聲而夾鐘爲最清此所謂靡靡之聲也觀其律本則其樂可知變宮變徵既非正聲而以變徵爲宮以變宮爲角反紊亂正聲若此夾鐘宮謂之中呂宮林鐘宮謂之南呂

宮者燕樂聲高實以夾鐘爲黃鐘也所收二十八調本萬寶常所謂非治世之音俗又於七角調各加一聲流蕩忘反而祖調亦不復存矣聲之感人如風偃草宜風俗之日衰也宋初循唐舊制教坊本隸宣徽院有使副使判官都色長色長高班大小都知天聖閒以內侍二人爲鈐轄嘉祐中詔樂工每色額止二人教頭止三人有闕卽填異時或傳詔增置許有司諭奏使副歲閱雜劇把色人分三等遇三殿應奉人闕卽以次補諸部應奉及二十年年五十已上許補廟令或鎮將官制行以

隸太常寺同天節寶慈慶壽宮生辰皇子公主生凡國  
之慶事皆進歌樂詞熙寧九年教坊副使花日新言樂  
聲高歌者難繼方響部器不中度絲竹從之宜去噍殺  
之急歸蟬緩之易請下一律改造方響以爲樂準絲竹  
悉從其聲則音律諧協以導中和之氣詔從之政和四  
年正月禮部奏教坊春或用商聲孟或用季律甚失四  
時之序乞以大晟府十二月所定聲律令教坊閱習仍  
令祕書省撰詞高宗建炎初省教坊紹興十四年復置  
凡樂工四百六十人以內侍充鈐轄紹興末復省孝宗

隆興二年天申節將用樂上壽上曰一歲之閒只兩宮  
誕日外餘無所用不知作何名色大臣皆言臨時點集  
不必置教坊上曰善乾道後北使每歲兩至亦用樂但  
呼市人使之不置教坊止令修內司先兩旬敎習舊例  
用樂人三百人百戲軍百人百禽鳴二人小兒隊七十  
一人女童隊百三十七人築毬軍三十二人起立門行  
人三十二人旗鼓四十人以上並臨安府差相撲等子二十一  
人御前中佐司差命罷小兒及女童隊餘用之又有雲韶部者  
黃門樂也開寶中平嶺表擇廣州內臣之聰警者得八

十人令於教坊習樂藝賜名簫韶部雍熙初改曰雲韶  
每上元觀燈上巳端午觀水嬉皆命作樂於宮中遇南  
至元正清明春秋分社之節親王內中宴射則亦用之  
奏大曲十三一曰中呂宮萬年歡二曰黃鐘宮中和樂  
三曰南呂宮普天獻壽此曲亦太宗所製四曰正宮梁  
州五曰林鐘商汎清波六曰雙調大定樂七曰小石調  
喜新春八曰越調胡渭州九曰大食調清平樂十曰般  
涉調長壽仙十一曰高平調罷金鉦十二曰中呂調綠  
腰十三曰仙呂調綵雲歸樂用琵琶箏笙觱篥笛方響

仗鼓鞚鼓大鼓拍板雜劇用傀儡後不復補又有鈞容  
直亦軍樂也太平興國三年詔籍軍中之善樂者命曰  
引龍直每巡省遊幸則騎導車駕而奏樂若御樓觀燈  
賜酺則載第一山車端拱二年又選捧日天武拱聖軍  
曉暢音律者增多其數以中使監視藩臣以樂工上貢  
者亦隸之淳化四年改名鈞容直取鈞天之義初用樂  
工同雲韶部大中祥符五年因鼓工溫用之請增龜茲  
部如敎坊其奉天書及四宮觀皆用之有指揮使一人  
都知二人副都知二人押班三人應奉文字一人監領

內侍二人嘉祐元年係籍三百八十三人六年增置四百三十四人詔以爲額闕卽補之七年詔隸班及二十四年年五十以上者聽補軍職隸軍頭司其樂舊奏十六調凡三十六大曲鼓笛二十一曲并他曲甚眾嘉祐二年監領內侍言鈞容直與教坊樂並奏聲不諧詔罷鈞容舊十六調取教坊十七調肄習之雖閒有損益然其大曲曲破并急慢諸曲與教坊頗同矣紹興中鈞容直舊管四百人楊存中請復收補權以舊管之半爲額尋聞其召募騷擾降詔止之及其以應奉有勞進呈推

賞又申諭止於支賜一次庶杜其日後希望紹興三十年復詔鈞容班可蠲省令殿司比擬一等班直收頓內老弱癃疾者放停教坊所嘗援祖宗舊典點選入教雖暫從其請紹興三十一年有詔教坊卽日蠲罷各令自便又有東西班樂亦太平興國中選東西班習樂者樂器獨用銀字觱篥小笛小笙每騎從車駕而奏樂或巡方則夜奏於行宮殿庭凡諸軍皆有善樂者每車駕親祀回則衣緋綠衣自青城至朱雀門列於御道之左右奏樂迎奉其聲相屬聞十數里或軍宴設亦奏之又清

衛軍習樂者令鈞容直教之內侍主其事園苑賜會及館待契丹使人又有親從親事樂及開封府衙前樂園苑又分用諸軍樂諸州皆有衙前樂

遼於雅樂大樂散樂之外復有國樂元夕皇帝燕飲用國樂七月十三日皇帝出行宮三十里卓帳十四日設宴應從諸軍隨各部落動樂十五日中元大宴用漢樂春飛放杏堦皇帝射獲頭鵝薦廟宴飲樂工數十人執小樂器侑酒

金有本國舊音世宗大定九年十一月皇太子生日上

宴於東宮命奏新聲謂大臣曰朕製此曲名君臣樂今  
天下無事與卿等共之不亦樂乎辭律不傳十三年四  
月上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直詞顧謂皇太子曰朕思  
先朝所行之事未嘗暫忘故時聽此詞亦欲令汝輩知  
女直醇質之風至於文字語言或不通曉是忘本也二  
十五年四月幸上京宴宗室於皇武殿飲酒樂於時宗  
室婦女起舞進酒畢羣臣故老起舞上曰吾來故鄉數  
月矣今迴期已近未嘗有一人歌本曲者汝曹來前吾  
爲汝歌乃命宗室子序坐殿下者皆上殿面聽上歌曲

道祖宗創業艱難及所以繼述之意上旣自歌至慨想  
祖宗音容如覩之語悲感不復能成聲歌畢泣下數行  
右丞相元忠暨羣臣宗戚捧觴上壽皆稱萬歲於是諸  
老人更歌本曲如私家相會暢然歡洽上復續調歌曲  
留坐一更極歡而罷

元太祖初年以河西高智耀言徵用西夏舊樂

鼓吹樂本軍樂也說者謂列於殿廷者爲鼓吹從行者  
爲騎吹魏晉而下莫不沿尙始有鼓吹之名宋因之有  
導引曲六州曲十二時曲國初以來奏大樂則鼓吹備

而不作同名爲樂而用實異徽宗政和七年議禮局言古者饒歌鼓吹曲各異其名以紀功烈今所設鼓吹惟備警衛而已未有饒歌之曲非所以彰休德揚偉績也乞詔儒臣討論撰述因事命名審協聲律播之鼓吹俾工師習之凡王師大獻則令鼓吹具奏以聳羣聽從之紹定間姜夔言鼓吹曲以歌功德我太祖太宗平僭僞一區宇真宗一戎衣而卻契丹仁宗海涵春育德如堯舜高宗再造大功上儼祖宗願詔文學之臣追述功業之盛作爲歌詩使知樂者協以音律領之太常以播於

天下變乃自作聖宋鐃歌曲宋受命曰上帝命平上黨  
曰河之表定維揚曰淮海清取湖南曰沅之上得荊州  
曰皇威暢取蜀曰蜀土遂取廣南曰時雨需下江南曰  
望鍾山吳越獻國曰大哉仁漳泉獻土曰謳歌歸克河  
東曰伐功繼征澶淵曰帝臨墉美仁治曰維四葉歌中  
興曰炎精復凡十有四篇上於尚書省遼之鼓吹樂有  
前後二部又有橫吹亦軍樂與鼓吹分部而同焉皆屬  
鼓吹令金初用遼故物其後雜用宋儀海陵遷燕及大  
定十一年鹵簿皆分鼓吹爲四節其他行幸惟用兩部

而已自金以後無可考

欽定續通典卷九十

欽定續通典卷九十一

樂

大祠與忌日同者不去樂議宋

宋仁宗嘉祐七年祕閣校理裴煜奏大祠與國忌同者有司援舊制禮樂備而不作忌日必哀志有所至其不用樂宜也然樂所以降格神祇非以適一己之私也謹按開元中禮部建言忌日享廟應用樂裴寬立議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說以寬議爲是宗廟如此則天地日月山川社稷之祠用樂明

矣臣以爲凡大祠天地日月社稷與忌日同者伏請用樂其在廟則如寬之議所冀略輕存重不失其稱下其章禮官議曰傳稱祭天以禋爲歆神之始以血爲陳饌之始祭地以埋爲歆神之始以血爲陳饌之始宗廟以灌爲歆神之始以腥爲陳饌之始然則天地宗廟皆以樂爲致神之始故曰大祭有三始謂此也天地之間虛豁而不見其形者陽也鬼神居天地之間不可以人道接也聲屬於陽故樂之音聲號呼召於天地之間庶幾神明聞之因而來格故祭必求諸陽商人之祭先奏樂

以求神先求於陽也次灌地求神於陰達於淵泉也周人尚臭四時之祭先灌地以求神先求諸陰也然則天神地祇人鬼之祀不可去樂明矣今七廟連室難分廟忌之尊卑欲依唐制及國朝故事廟祭與忌同日並懸而不作其與別廟諸后忌同者作之若祠天地日月九宮太一及蜡百神並請作樂社稷以下諸祠旣卑於廟則樂可不作翰林學士王珪等以爲社稷國之所尊其祠曰若與別廟諸后忌同者伏請亦不去樂詔可

古樂淡且和議宋

周子通書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繁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

至治者遠矣

律尺議

宋

司馬光與范景仁論樂，曰：蒙示秀生尺法云：生嘗得古本漢書云：度起於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誤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爲尺，縱置之則太長，橫置之則太短。今新尺橫置之，則不能容一千二百黍，則大其空徑四釐六毫。是以樂聲太高，又嘗得開元中笛及方響校太常樂下五

律教坊樂下三律皆由儒者誤以一黍爲一分其法非  
是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實管中隨其短長斷之以爲黃  
鐘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長一爲一分取三分以度空徑  
數合則律正矣景仁比來盛稱此論以爲先儒用意皆  
不能到可正積古之謬祐一世之惑光竊思之有所未  
諭者凡數條敢書布陳幸景仁教之景仁曰房生家有  
漢書異於今本夫累黍求尺其來久矣生所得書不知  
傳於何世而相承積謬由古至今更大儒甚眾曾不寤  
也又其書旣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何必更云一黍之

起此四字者將安施設劉子駿班孟堅之書不宜如此  
穴長也且生欲以黍實中乃求其長何得謂之積一千  
二百黍之廣孔子稱必也正名乎必若所云則爲新尺  
一丈二尺得無求合其術而更戾乎景仁曰度量權衡  
皆生於律者也今先累黍爲尺而後制律返生于度與  
黍無乃非古人之意乎光謂不然夫所謂律者果何如  
哉向使古之律存則歛其聲而知聲度其長而知度審  
其容而知量校其輕重而知權衡今古律已亡矣非黍  
無以見度非度無以見律律不生于度與黍將何從生

耶夫度量衡所以佐律而存法也古人所謂制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爲三者雖亡苟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又謂後世器或壞亡故載之于書形之于物夫黍者自然之物有常不變者也故于此寓法焉今四器皆亡不取于黍將安取之凡物度其長短則謂之度量其多少則謂之量稱其輕重則謂之權衡然量有虛實衡有低昂皆易差而難精等之不若因度求律之爲審也房生今欲先取容一龠者爲黃鐘之律是則生於量也量與度皆非律也舍彼用此將何擇焉景仁曰古律法空徑

三分圍九分今新律空徑三分四釐六毫此四釐六毫者何從出耶光謂不然夫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言其大要耳若以密率言之徑七分者圍二十二分也古之爲數者患其空積微之太煩則上下輩之所爲三分者舉成數而言耳四釐六毫不及半分故棄之也又律管至小而黍粒體圓其中豈無負載底空之處而必責其絲忽不差耶景仁曰生以一千二百黍積實于管中以爲九寸取其三分以爲空徑此自然之符也光按量方法尺之量所受一斛此用累積黍之法校之則合矣若

從生言度法變矣而量法自如則一斛之物豈能滿方尺之量乎景仁曰量權衡皆以千二百黍爲法何得度法獨一黍光按黃鐘所生凡有五法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量與權衡據其容與其重非千二百黍不可至于度法止于一黍爲分無用其餘若數與聲則無所事黍矣安在其必以一千二百爲之定率也景仁曰生云今樂太高太常黃鐘適當古之仲呂不知生所謂仲呂者果后夔之仲呂耶開元之仲呂耶若開元之仲呂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

耶笛與方響里巷之樂庸工所爲豈能盡得律呂之正  
乃欲取以爲法考定雅樂不亦難乎此皆光之所大惑  
君子之論無固無我惟是之從景仁苟有以解之使瑩  
然明白則敢不斂衽服義豈欲徒爲此譏謔也

范鎮

答司馬君實論樂書曰昨日辱書以爲鎮不當爲議狀  
是房庶尺律法始得書懼然而懼曰鎮違羣公之議而  
下與匹士合不適中宜獲戾于朋友也旣讀書乃釋然  
而喜曰得君實之書然後決知庶之法是而鎮之議爲  
不謬庶之法與鎮之議于今之世用與不用未可知也

然得附君實之書傳于後世之人質之故終之以喜也  
君實之疑凡五而條目又十數安敢不盡言解之君實  
曰漢書傳于世久矣更大儒甚眾庶之家安得善本而  
有之是必謬爲脫文以欺于鎮也是大不然鎮豈可欺  
哉亦以義理而求之也春秋夏五之闕文禮記玉藻之  
脫簡後人豈知其闕文與脫簡哉亦以義理而知之也  
猶鎮之知庶也豈可逆謂其欺而置其義理哉又云一  
黍之起子劉子駿班孟堅之書爲冗長者夫古者有律  
矣未知其長幾何未知其空徑幾何未知其容受幾何

豈可直以于二百黍置其間哉宜起一黍積而至一千  
二百然後滿故曰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其法  
與文勢皆當然也豈得爲冗長乎若如君實之說以尺  
生律漢書不當先言本起黃鐘之長而後論用黍之法  
也若爾子駿孟堅之書不爲冗長而反爲顛倒也又云  
積一千二百黍之廣是爲新尺一丈二尺者君實之意  
以積爲排積之積廣爲一黍之廣而然邪夫積者謂積  
于管中也廣者謂所容之廣也詩云乃積乃倉孟康云  
空徑之廣是也又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者此孔子教

子路以正衛之君臣父子之名分豈積與廣之謂也又云古人制律與尺量權衡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爲三者苟亡得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者是也又云黍者自然之物有常而不變者亦是也古人之慮後世其意或當如是然古以律生尺古人之意旣知黍之于後世可以爲尺豈不知黍之于後世亦可爲律而故于其法爲相戾乎若如君實之說則是古人知一而不知二也知彼而不知此也又云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之大要不及半分則棄之也者今三分四釐六毫其圍十分三釐

八毫豈得謂不及半分而棄之哉漢書曰律容一龠得  
八十一寸謂以九分之圍乘九寸之長九九而八十一  
也今圍分之法旣差則新尺與量未必是也如欲知庶  
之量與尺合姑試驗之乃可又云權衡與量據其容與  
其重必千二百黍而後可至于尺法止于一黍爲分無  
用其餘若以生于一千二百是生于量也且夫黍之施  
于權衡則由黃鐘之重施于量則由黃鐘之龠施于尺  
則由黃鐘之長其實皆一千二百也此皆漢書正文也  
豈得謂一黍而爲尺邪豈得謂尺生于量邪又云庶言

太常樂太高黃鐘適當古之仲呂不知仲呂者果后夔之仲呂耶開元之仲呂耶若開元之仲呂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者此正是不知聲者之論也無復議也又云方響與笛里巷之樂庸工所爲不能盡得律呂之正者是徒知古今樂器之名爲異而不知其律與聲之同也亦無復論也使得其真黍用庶之法制爲律呂無忽微之差乃黃帝之仲呂也豈直后夔開元之云乎書曰律和聲方舜之時使夔典樂猶用律而後能和聲今律有四釐六毫之差以爲適然而欲以求樂之和以

副朝廷制作之意其可得乎其可得乎太史公曰不附青雲之士則不能成名君實欲成其名而知所附矣惟其是而附之則可其不是而附之安可哉諺曰抱橋柱而浴者必不溺君實之議無乃爲浴者類乎君實見容不敢不爲此謾謾也 徽宗崇寧元年詔宰臣置僚屬講議大政以大樂之制訛謬殘闕太常樂器弊壞琴瑟制度參差不同簫韶之屬樂工自備每大合樂聲韻淆雜而皆失之太高箏筑阮秦晉之樂也乃列於琴瑟之間熊羆按梁隋之制也乃設於宮架之外笙不用匏舞

不象成曲不協譜樂工率農夫市賈遇祭祀朝會則追呼於阡陌閭閻之中教習無成曹不知音議樂之臣以樂經散亡無所據依秦漢之後諸儒自相非議不足取法乃博求知音之上而魏漢津之名達於上焉漢津至是年九十餘矣本剽員兵士自云居西蜀師事唐仙人李良授鼎樂之法掌管中漢津與房庶以善樂被薦旣至黍律已成阮逸始非其說漢津不得伸其所學後逸之樂不用乃退與漢津議指尺作書二篇敘述指法漢津常陳於太常樂工憚改作皆不主其說或謂漢津舊

嘗執役於范鎮見其制作略取之蔡京神其說而托於  
李良二年九月禮部員外郎陳暘上所撰樂書二百卷  
命禮部尙書何執中看詳以謂暘欲考定音律以正中  
聲願送講議司令知音律者參驗行之暘之論曰漢律  
論樂用京房二變四清蓋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二變  
四清樂之蠹也二變以變宮爲君四清以黃鐘清爲君  
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簇大呂夾鐘或可  
分也而黃鐘不可分豈古人所謂尊無二上之旨哉王  
辰詔曰朕惟隆禮作樂實治內修外之先務損益述作

其敢後乎其令講議司官詳求歷代禮樂沿革酌古今之宜修爲典訓以貽永世致安上治民之至德著移風易俗之美化迺稱朕咨諭之意焉三年正月漢津言曰臣聞黃帝以三寸之器名爲咸池其樂曰大卷三三而九乃爲黃鐘之律禹效黃帝之法以聾爲律以身爲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爲宮聲之管又用第四指三節三寸謂之臣指裁爲商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節三寸謂之物指裁爲羽聲之管第二指爲民爲角大指爲事爲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

爲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爲九寸卽黃鐘之律定矣黃

鐘定餘律從而生焉臣今欲請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

各三節先鑄九鼎次鑄帝座大鐘次鑄四韻清聲鐘次

鑄二十四氣鐘然後均絃裁管爲一代之樂制

其後十三年帝

一日忽夢人言樂成而鳳凰不至乎蓋非帝指也帝宿大悔歎謂崇寧初作樂請吾指寸而內侍黃經臣執謂帝指不可示外人但引吾手略比度之曰此是也蓋非人所知今神告朕如此且奈何于是再出中指寸付蔡京密命劉昺試之時昺終匿漢津初說但以其前議爲度作一長笛上之帝指寸旣長于舊而長笛殆不可易以動人觀聽于是遂止蓋京之子條云

朱子曰古樂之亡久矣然秦漢

之間去周未遠其器與聲猶有存者故其道雖不行於

當世而其爲法猶未容有異論也逮於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已寢多說矣歷魏周齊隋唐五季論者愈多而法愈不定爰及我朝功成治定理宜有作建隆皇祐元豐之間蓋亦三致意焉而和胡阮李范馬劉楊諸賢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而況於崇宣之際姦諛之會黷涅之餘而能有以語夫天地之和哉丁未南狩今六十年神人之憤猶有未攄是故不遑於稽古禮文之事然學士大夫因仍簡陋遂無復以鐘律爲意者則已甚矣吾友建陽蔡君元定季通當此之時乃獨心好其說

而力求之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冥契著書兩卷凡若干言予嘗得而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爲牽合傅會之談而橫斜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黃鐘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爲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亦班

班雜見於兩漢之志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顧讀者不深考其間雖或有得于此者而又不能無失於彼是以晦蝕紛拏無復定論大抵不拘繫於熟習見聞之近卽肆其胸臆妄爲穿穴而無所據依季通乃能奮其獨見超然遠覽爬梳剔抉參互考尋用其平生之力以至於一旦豁然而融會貫通焉斯亦可謂勤矣及其著論則又能推原本根比次條理攝取機要闡究精微不爲浮詞濫說以汨亂於其間亦庶幾乎得書之體者予謂國家行且平定中原以開中天之

運必將審音協律以諧神人當此之時受詔典領之臣  
能得此書而奏之則東京郊廟之樂將不待公孫述之  
瞽師而後備而參摹四分之書亦無待乎後世之子雲  
而後知好之矣抑季通之爲此書詞約理明初非難讀  
而讀之者往往未及終篇輒已欠伸思睡固無由了其  
歸趣獨以予之頑鈍不敏乃能熟復數過而僅得指意  
之彷彿季通以是亦許予爲能知己志者故屬予以序  
引而予不得辭焉季通更欲均調節族被之管絃別爲  
樂書以究其業而又以其餘力發揮武侯六十四陣之

圖緒正邵氏皇極經世之歷以大備乎一家之言其用意亦健矣予雖老病倘及見之則亦豈非千古之一快也哉

元豐朝會樂十議

宋

神宗元豐二年詳定所以朝會樂而有請者十其一唐元正冬至大朝會迎送王公用舒和開元禮以初入門舒和之樂作至位樂止蓋作樂所以待王公今中書門下親王使相先於丹墀上東西立皇帝升御座乃奏樂引三品以上官未爲得禮請侍從及應赴官先就立位

中書門下親王使相諸司三品尙書省四品及宗室將軍以上班分東西入正安之樂作至位樂止其二今朝會儀舉第一爵宮懸奏和安之曲第二第三第四登歌作慶雲嘉禾靈芝之曲則是合樂在前登歌在後有違古義請第一爵登歌奏和安之曲堂上之樂隨歌而發第二爵笙入奏慶雲之曲止吹笙餘樂不作第三爵堂上歌嘉禾之曲堂下笙吹瑞木成文之曲一歌一吹相間第四爵合樂奏靈芝之曲堂上下之樂交作其三定文舞武舞各爲四表表距四步爲鄧綴各六十四舞者

服進賢冠左執籥右秉翟分八佾二工執纛引前衣冠同之舞者進蹈安徐進一步則兩兩相顧揖三步三揖四步爲三辭之容是爲一成餘成如之自南第一表至第二表爲第一成至第三表爲再成至北第一表爲三成覆身卻行至第三表爲四成至第二表爲五成復至南第一表爲六成而武舞入今文舞所秉翟羽則集雉尾置於髹漆之柄求之古制實無所本聶崇義圖羽舞所執類羽葆幢析羽四重以結綬系於柄此纛旛之謂也請按圖以翟羽爲之其四武舞服平巾幘左執干右

執戈二工執旌居前執鼗執鐸各二工金鎧二四工舉  
二工執鍔執鎸執相在左執雅在右亦各二工夾引舞  
者衣冠同之分八佾於南表前先振鐸以通鼓乃擊鼓  
以警戒舞工聞鼓聲則各依鄆綴總干正立定位堂上  
長歌以咏歎之於是播鼗以導舞舞者進步自南而北  
至最南表以見舞漸然後左右夾振鐸次擊鼓以金鎧  
和之以金鍔節之以相而輔樂以雅而陔步舞者發揚  
蹈厲爲猛貢趨速之狀每步一進則兩兩以戈盾相向  
一擊一刺爲一伐四伐爲一成成謂之變至第二表爲

一變至第三表爲二變至北第一表爲三變舞者覆身嚮空卻行而南至第三表爲四變乃擊刺而前至第二表回易行列春雅節步分左右而跪以右膝至地左足仰起象以文止武爲五變舞蹈而進爲兵還振旅之狀振鐸搖鼗擊鼓和以金鐘發鐸鳴鏞復至南第一表爲六變而舞畢古者人君自舞大武故服冕執干戚若用八佾而爲擊刺之容則舞者執干戈說者謂武舞戰象樂六奏每一奏之中率以戈矛四擊刺戈則擊兵矛則刺兵玉戚非可施於擊刺今舞執干戚蓋沿襲之誤請

左執干右執戈其五古之鄉射禮三笙一和而成聲謂三人吹笙一人吹和今朝會作樂丹墀之上巢笙和笙各二人其數相敵非也蓋鄉射乃列國大夫士之禮請增倍爲八人丹墀東西各三巢一和其六今宮懸四隅雖有建鼓鞞應相傳不擊乾德中詔四建鼓并左右鞞應合十有二依李照所奏以月建爲均與鎛鐘相應鞞應在建鼓旁是亦朔<sub>鼙</sub>應鼙之類請將作樂之時先擊鼙次擊應然後擊建鼓其七个樂懸四隅設建鼓不擊別施散鼓於樂懸內代之乾德中尹拙奏宜去散鼓詔

可而樂工積習亦不能廢李照議作晉鼓以爲樂節請  
樂縣內去散鼓設晉鼓以鼓金奏其八古者瞽矇眠瞭  
皆掌播鼗所以節一唱之終請宮縣設鼗以爲樂節其  
九以天子禮求之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以鐘鼓奏  
九夏是在廷之樂戛擊則柷敔球則玉磬搏拊所以節  
樂琴瑟所以詠詩皆堂上樂也磬奏在堂下尊玉磬故  
進之使在上若擊石拊石則當一庭後世不原於此以  
春秋鄭人賂晉侯歌鐘二肆遂於堂上設歌鐘歌磬蓋  
歌鐘則堂上歌之堂下以鐘鼓應之耳歌必金奏相和

名曰歌鐘則以節歌是已豈堂上有鐘邪歌磬之名本無所出晉賀循奏置登歌箇虛采玉造小磬蓋取舜廟鳴球之制後周登歌備錄鐘磬隋唐迄今因襲行之皆不應禮請正至朝會堂上之樂不設鐘磬其十古者歌工之數大射工六人四瑟則鼓以四人歌以二人天子八人則瑟與歌皆四人矣魏晉以來登歌五人隋唐四人本朝因之是循用周制也禮登歌下管貴人聲也故儀禮瑟與歌工皆席於西階上隋唐相承庭中磬虛之下擊以偶歌琴瑟非所謂升歌貴人聲之義今堂上琴

瑟比之周制不啻倍蓰而歌工止四人音高下不相權  
蓋樂有八音所以行八風是以舞佾與鐘磬俱用八爲  
數請罷庭中歌者堂上歌爲八琴瑟之數倣此其箏阮  
筑悉廢太常以謂堂上鐘磬去之則歌聲與宮縣遠漢  
唐以來宮室之制寢廣堂上益遠庭中其上下樂節苟  
不相應則繁亂而無序況朝會之禮起於西漢則後世  
難以純用三代之制其堂上鐘磬庭中歌工與箏筑之  
器從舊儀便遂如太常議

楊傑大樂七失議

宋

元豐三年楊傑言大樂七失一曰歌不永言聲不依永  
律不和聲蓋金聲春容失之則重石聲溫潤失之則輕  
土聲函胡失之則下竹聲清越失之則高絲聲纖微失  
之則細革聲隆大失之則洪匏聲叢聚失之則長木聲  
無餘失之則短惟人稟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八音  
律呂皆以人聲爲度言雖永不可以逾其聲今歌者或  
詠一言而濫及數律或章句已闋而樂音未終所謂歌  
不永言也請節其煩聲以一聲歌一言且詩言人志詠  
以爲歌五聲隨歌是謂依詠律呂協奏是謂和聲先儒

以爲依人音而制樂託樂器以寫音本效人非人效樂者此也今祭祀樂章並隨月律聲不依詠以詠依聲律不和聲以聲和律非古制也二曰八音不諧鐘磬缺四清聲虞樂九成以簫爲主商樂和平以磬爲依周樂合奏以金爲首鐘磬簫者眾樂之所宗則天子之樂用八鐘磬簫眾樂之本乃倍之爲十六且十二者律之本聲而四者應聲也本聲重大爲君父應聲輕清爲臣子故其四聲曰輕清或曰子聲也李照議樂始不用四清聲是有本而無應八音何從而諧哉今巢笙和笙其管十

九以十二管發律呂之本聲以七管爲應聲用之已久而聲至和則編鐘磬簫宜用四子聲以諧八音三曰金石奪倫樂奏一聲諸器皆以聲應之既不可以不及又不可以有餘今琴瑟埙篪笛簫笙阮箏筑奏一聲則鏄鐘特磬編鐘磬擊三聲聲煩而掩眾器遂至奪倫則鏄鐘特磬編鐘磬節奏與眾器同宜勿連擊四曰舞不象成國朝郊廟之樂先奏文舞次奏武舞而武舞容節六變一變象六師初舉二變象上黨克平所向宜北三變象維揚底定所向宜東南四變象荆湖來歸所向宜

南五變象卽蜀納款所向宜西六變象兵還振旅所向  
宜北而南今舞者發揚蹈厲進退俯仰既不足以稱成  
功盛德失其所向而文舞容節尤無法度則舞不象成  
也五曰樂失節奏樂之始則翕然如眾羽之合縱之純  
如也節奏明白皦如也往來條理繹如也然後成今樂  
聲不一混淆無馭則失於節奏非所謂成也六曰祭祀  
饗無分樂之序蓋金石眾作之謂奏詠以人聲之謂歌  
陽律必奏陰呂必歌陰陽之合也順陰陽之合所以交  
神明致精意今冬至祀天不歌大呂夏至祭地不奏太

簇春饗祖廟不奏無射秋饗后廟不歌大呂而四望山  
川無專祠用樂之制則何以贊導宣發陰陽之氣而生  
成萬物哉七曰鄭聲亂雅然朱紫有色而易別雅鄭無  
象而難知聖人懼其難知也故定律呂中正之音以示  
萬世今古器尚存律呂悉備而學士大夫不講考擊奏  
作委之賤工則雅鄭不得不雜願審調鐘管用十二律  
還宮均法令上下通習則鄭聲莫能亂雅遂爲十二均  
圖併上之

用正聲廢中聲議

宋

徽宗大觀八年八月宣和殿大學士蔡攸言九月二日  
皇帝躬祀明堂合用大樂按樂書正聲得正氣則用之  
中聲得中氣則用之自八月二十八日已得秋分中氣  
大饗之日當用中聲樂今看詳古之神瞽考中聲以定  
律中聲謂黃鐘也黃鐘卽中聲非別有一中氣之中聲  
也考閱前古初無中正兩樂若以一黃鐘爲正聲又以  
一黃鐘爲中聲則黃鐘君聲不當有二況帝指起律均  
法一定大呂居黃鐘之次陰呂也臣聲也今減黃鐘三  
分則入大呂律矣易其名爲黃鐘中聲不唯紛更帝律

又以陰呂臣聲僭竊黃鐘之名若依樂書正聲得正氣  
則用之中聲得中氣則用之是冬至祀天夏至祭地常  
不用正氣而用中聲也以黃鐘爲正聲易大呂爲中聲  
之黃鐘是帝律所起黃鐘常不用而大呂常用也抑陽  
扶陰退律進呂爲害斯大無甚於此今來宗祀明堂緣  
八月中氣未過而用中聲樂南呂爲宮則本律正聲皆  
不得預欲乞廢中聲之樂一遵帝律止用正聲協和天  
人刊正訛謬著於樂書詔可攸又乞取已頒中聲樂在  
天下者

太正少三等八條議 宋

宣和元年四月攸上書奉詔製造太少二音登歌宮架用於明堂漸見就緒乞報大晟府者凡八條一太正少鐘三等舊制編鐘編磬各一十六枚應鐘之外增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四清聲今旣分太少則四清聲不當兼用止以十二律正聲各爲一架其二太正少琴三等舊制一三五七九絃凡五等今來討論並依律書所載止用五絃絃大者爲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傍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序以爲太正少之制而十二律舉無遺

音其一三五七九絃太少樂內更不製造其三太正少  
籥三等謹按周官籥章之職歛以迎寒暑王安石曰籥  
三孔律呂於是平生而其器不行於世久矣近得古籥  
嘗以頒行今如爾雅所載製造太正少三等用爲樂本  
設於眾管之前其四太正少遂墳篪簫各三等舊制簫  
一十六管如鐘磬之制有四清聲今既分太少其四清  
聲亦不合兼用止用十二管其五大晟匏有三色一曰  
七星二曰九星三曰閏餘莫見古制匏備八音不可闕  
數今已各分大正少三等而閏餘尤無經見唯大晟樂

書稱匏造十三簧者以象閏餘十者土之成數三者木之生數木得土而能生也故獨用黃鐘一清聲黃鐘清聲無應閏之理今去閏餘一匏止用兩色仍改避七星九星之名止曰七管九管其六舊制有巢笙竽笙和笙巢笙自黃鐘而下十九管非古制度其竽笙和笙並以正律林鐘爲宮三笙合奏曲用兩調和笙奏黃鐘曲則巢笙奏林鐘曲以應之宮徵相雜器本宴樂今依鐘磬法裁十二管以應十二律爲太正少三等其舊笙更不用其七柷敔晉鼓鑄鐘特磬雖無太少係作止和樂合

行備設其八登歌宮架有搏拊二器按虞書戛擊鳴球  
搏拊琴瑟王安石解曰或戛或擊或搏或拊與虞書所  
載乖戾今欲乞罷而不用詔悉從之

崇寧之樂可變議 元

吳萊淵穎集曰鄉余北遊京師聞太常所用樂本大晟  
之遺法也自東都不守大樂氏奉其樂器北趨燕都燕  
都喪亂又徙汴蔡汴蔡陷沒而東平嚴侯獨得其故樂  
部人國初有旨徵樂東平太常徐公遂典樂向日月山  
奏觀乞增宮懸文武二舞令舊工敎習以備大祀故今

樂戶子孫猶世籍河汴間僅能肄其鐘鼓鏗鏘不復能究其義矣予因考求前代議樂自和峴以下更六七鉅公而議論莫之有定前日之宿縣者本謂樂和曾未幾時倏已改鑄或云樂失之清或云樂過於濁樂工治卒且深厭其爐韁鼓鑄之勞則或自取其樂之協時和銅齊以濟之當軒臨試雖以老師宿儒終不能必其銅齊之輕重而徒論其銅律之清濁也迨夫崇寧之世魏漢津乃以蜀一黥卒爲造大晟樂府遂頒其樂書於天下蓋謂古之制樂者惟黃帝夏禹得樂之正何則聖主之

稟賦上與陰陽爲一體聲則爲律身則爲度故夫黃帝  
夏禹之制樂實自其身而得之臣今請以聖主中指三  
節三寸定黃鐘之律中指之徑圍又卽據而定爲度量  
權衡樂以是制臣將見其合天地之正備陰陽之和而  
並得夫金石清濁之宜矣當是時惟丞相蔡京最神其  
說先鑄帝鼐八鼎復造金石鐘虞雕幾刻鏤蓋極後世  
之選矣然以崇寧之指尺旣長而樂律遂高雖漢津亦  
自知之嘗私謂其弟子任宗堯曰樂律高北方元鼎水  
又溢出律高則聲過哀而國亂水溢出則國有變而境

土喪沒是不久矣嗚呼漢津所制豈復有加於和峴以  
下諸人所論之樂哉然且至今沿襲相承未聞有所改  
作樂殊不可以草創苟且而遽定也雖然崇寧之樂亦  
可變矣蓋古之論樂者一曰古雅樂二曰俗部樂三曰  
胡部樂古雅樂更秦亂而廢漢世惟採荆楚燕代之謳  
稍協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不復古矣晉宋六代以降南  
朝之樂多用吳音北國之樂僅襲北俗及隋平江左魏  
三祖清商等樂存者什四世謂爲華夏正聲蓋俗樂也  
至是沛國公鄭譯復因龜茲人蘇祇婆善胡琵琶而翻

七調遂以制樂故今樂家猶有大食小食大食般涉等  
調大食等國本在西域而般涉卽是般瞻華言羽聲隋  
人且以是爲太簇羽矣由是觀之漢世徒以俗樂定雅  
樂隋氏以來則以胡樂定雅樂唐至元宗胡部坐俗部  
立樂工肄樂坐技不通然後爲立技立技不精然後使  
教雅樂天下後世卒不復知有古雅樂之正聲矣自唐  
歷宋大抵皆然當大晟樂書之行教坊色長張侯曾製  
大樂元機賦論七音六十律八十四調本不脫乎龜茲  
蘇祇婆之舊正行四十大曲常行小令四部絃管猶或

尙循乎大唐五代梨園法曲之遺此非胡與俗之雜行者乎宜雅樂之未易遽復也古來律歷二事更相爲用太史郭公一嘗定歷誠曠世所未有予謂宜依古法緹室葭灰隨月候氣天地之中氣旣應則鐘律之中聲當無有不應者要在久而後驗樂殊不可以草創苟且而遽定也嗚呼崇寧之樂亦可變矣吾又安得夫伶倫榮猿之徒而與之共論樂哉

黃鐘三寸九分不合於理議

明

季本律呂別說曰近日莆田李教授文利著律呂元聲

專主黃鐘三寸九分之說蓋本呂氏春秋仲夏適音篇  
其言曰黃帝令伶倫自大夏之西阮隃之陰取竹解谿  
之谷空竅厚均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  
爲黃鐘之宮次制十二筒以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  
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  
故曰黃鐘之宮律呂之本宋劉恕作外紀書黃帝令伶  
倫造律亦載此文原恕之意不過博采古書以備三皇  
之事耳而三寸九分之制則未暇詳求其義焉然呂氏  
季夏六月紀又曰黃鐘生林鐘林鐘生太簇太簇生南

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鐘應鐘生蕤賓蕤賓生大呂  
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鐘夾鐘生無射無射生仲呂三  
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  
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鐘夷則南  
呂無射應鐘爲下其法固與史記漢書上下相生三分  
損益者同而黃鐘之宮實起九寸也呂氏之說前後不  
同亦自相牴牾矣夫史記漢書雖未爲得古人律制之  
意然比之三寸九分之說猶有可推而其數亦似自然  
若以三寸九分爲黃鐘如呂氏上下相生之法而損益

之至於應鐘止長一寸八分四釐八毫八絲何以成聲耶竊意長三寸九分當爲長九寸空徑三分之誤也故漢書引此語削去長三寸九分五字蓋有以知其爲非矣隋志亦偶未察而復述此以論和聲亦欲備古義踵其誤而不覺耳終亦以上下相生三分損益爲古人易簡之法而黃鐘之爲九寸者皆仍漢舊未有改也若韋昭註國語而曰黃鐘陽之變本爲黃鐘而言其曰管長九寸徑三分圍九分亦言黃鐘之圍徑長短而於蕤賓則固曰管長六寸二分八釐但舉成數而曰六寸三分

耳非以九寸本蕤賓之律而爲黃鐘之變也豈可據三寸九分之謬說以爲黃鐘之定數哉文利之意本以律呂之數往而不返非陰陽消長往來之理故以三寸九分起數循環升降自大呂以至蕤賓五陽辰皆以陽升而進九分惟黃鐘陽氣尙微故止進六分自林鐘以至黃鐘五陰辰皆以陰降而退九分惟林鐘陰氣未盛故止退六分此其差也然陽之進也氣則從微至著以漸而盈陰之退也氣則從盛反衰以漸而縮陰陽進退盈縮適均不應陽之始進以六分而後則五辰皆進九分

陰之始退以六分而後則五辰皆退九分也其意雖善而數亦強排且非呂氏上生下生之本法也則亦臆說而已既以三寸九分爲黃鐘因謂黃鐘之尊在於清氣上行不在數多清者數少濁者數多數少者貴數多者賤黃鐘爲宮聲極清而上行至角徵羽乃下降重濁而爲民事物盡斥諸儒言黃鐘長九寸之非殊不知禮有以多爲貴者如獻數天子十二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卿大夫三士一豆數天子二十六諸公十六諸侯十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佾數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

之類各隨所重以別尊卑未嘗執一端以爲典要也故數多管長則聲濁而爲宮有持重深沈之意焉何害其爲貴數少管短則聲清而爲羽有飛越輕佻之意焉何害其爲賤商角徵之聲亦因是而上下之此君臣民事物所以序也凡天之道體靜而用動君也者以靜制動者也自商以下皆以動而制於靜者也古人立法亦隨所用而各有意義何必務爲新奇以成其臆說哉今律呂大象章旣以子黃鐘爲正宮丑大呂亥應鐘爲宮寅太簇戌無射爲商卯夾鐘西南呂爲角辰姑洗申夷則

爲徵已仲呂未林鐘爲羽午蕤賓爲正羽以配君臣民事物之等則明以三寸九分之黃鐘以次而至於九寸之蕤賓者也其定五聲生數次第則曰宮聲五十商聲八十角聲九十徵聲七十羽聲六十商角則自宮而加多徵羽則自角而減少或加三十或加一十或減二十或減一十其參差不齊又不知其何所本耶夫宮土聲也以土當河圖之五數十乘之而爲五十徵火聲也以火當河圖之七數十乘之而爲七十羽水聲也以水當河圖之六數十乘之而爲六十猶可說也商金聲也而

以當河圖之八數十乘之而爲八十則木而非金矣角  
木聲也而以當河圖之九數十乘之而爲九十則金而  
非木矣其視律呂大象章所差之次又何其舛錯耶又  
以變宮五十變徵七十爲二變以備七音是又襲七始  
七聲之舊也故其對調旋宮之圖悉從律呂新書每均  
七聲之數而蔡氏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  
節遠之說亦併用之然止用全聲不用半聲其聲皆不  
因上生下生而得徒以雌雄和鳴之故陽律三爲宮商  
角則陰呂二爲徵羽陰呂三爲宮商角則陽律二爲徵

羽其長短亦不皆一一順序也亦安在其爲均哉至於六十調圖雖本律呂新書而新書之意乃以一律爲五調故每律皆立五均今以其逆行而正之以從左旋而每五調之後又列一宮捏與大司樂奏歌之說相湊其雙宮對調之圖則止據奏歌二律分配而互換更番也此本不知律呂新書之意而妄意爲之其勞拙亦甚矣其正五音章以喉舌齒脣牙字音也字亦有清濁半清半濁之一義蓋喉舌齒脣牙分屬宮商角徵羽則別爲分故借宮商角徵羽以名之如沈括所謂字則有喉脣

齒舌當使字字舉皆輕圓而聲中無字又宮聲字而曲  
合用商聲則能轉宮爲商使字中有聲則可若謂字聲  
卽合歌聲則不可以歌聲卽同字聲是又一牽扯也至  
引蘇祇婆七聲之說正是秦漢以來五聲二變之義但  
在西域其名異耳安得執此以爲聲清之證哉其爲此  
書止有以先儒不識黃鐘生成之數一節足以破往而  
不返之失其餘諸論今不今古不古以法象則無取以  
度數則不倫無一合於理者也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  
之者其此之類也夫

琴以第三絃爲宮爲中和議 明

朱載堉律呂精義曰往年與善琴者論古今雅樂高下聞其說曰冷謙之樂乃古無射調也俗呼爲清商調以第二絃爲宮音少者歌之則拽不出失之太下恐非中和也蔡元定之樂乃古夾鐘調也俗呼爲清徵調以第四絃爲宮音老者歌之則揭不起失之太高亦非中和也所謂中和者古之正調是也俗呼爲清角調軒轅氏之所造以第三絃爲宮音比冷謙高一調比蔡元定低一調老者歌之不揭少者歌之不拽不高不下是名爲

中和也時典樂尤世賢亦知音者以所帶來神樂觀笙吹其所習舊樂章譜與琴譜相校所論不虛也

欽定續通典卷九十一

皇朝通典卷六十三

樂一

臣等謹按大樂之作天地同和蓋惟聖人之心通極造化故能建中和之極究聲氣之原嘉應神祇茂豫民物所謂聖人生古樂興也我

朝開國之始肇鬯元音廣大清明燦然隆備

聖祖仁皇帝心通天矩

欽定律呂正義一書古樂之大義明而千古有定論今樂之至理具而千古有正聲我

皇上恭承

先緒重輯後編凡

郊

廟所陳

朝會燕饗所奏無不按律諧音分判節比舉前書所謂審音定樂制器協均者一一見諸施行盛德形容於斯爲極良由

聖心天縱學貫神樞所以制作之隆超越千古也竊觀古來論樂皆以黃鍾爲律本而律尺不明縱黍橫

黍聚訟紛如律本之失蓋由於此

聖祖仁皇帝躬親佈黍審定今尺七寸二分九釐爲黃鍾  
眞度以爲律本律本既定以之上生下生諸律皆  
由此而定

皇上業隆繼述一切範金琢玉之製悉稟成模典法攸  
昭範圍不過此製律之密也樂之爲用最重分均  
自後漢志以管子絃音之度羣合管音故有黃鍾  
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蕤賓爲變徵林鍾爲徵  
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之說歷代相沿承謬襲謬

遂致一均之內律呂互用豈古人製律陰陽不紊  
之義乎

聖祖仁皇帝神明律數確然定爲清濁分均使陽皆從律  
陰皆從呂

皇上於周禮六樂奏黃鍾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鍾之文  
謂清濁同均者尙不可合用豈有清濁不同均者  
而可合用之理蓋旣云奏則但奏其樂而不歌旣  
云歌則始作樂以合人聲耳奏與歌自必各爲一  
事義蘊深融不徒昭揭經旨直契先聖造律之原

此審音之確也至於宮律之用考之周禮旣曰圓  
鍾爲宮奏之圓丘函鍾爲宮奏之方澤黃鍾爲宮  
奏之宗廟又曰奏黃鍾以祀天神奏太簇以祭地  
祇奏無射以享先祖奏夷則以享先妣經文已歧  
而不合自漢以後或以黃鍾祀天地以蕤賓享宗  
廟或以黃鍾祀天以太簇祀地均未允協我

皇上貫通三極以黃鍾子位天之統也

天壇用黃鍾爲宮林鍾未位地之統也

地壇用林鍾爲宮太簇寅位人之統也

太廟用太簇爲宮而朝賀燕饗之樂則隨月用律爲宮旣握三才並建之原更協五行迭嬗之序此用律之當也若夫釐定樂章務歸雅正遇有舉行

慶典登奏攸資或從

幾暇親裁或自臣工奏

進紀膚功則軼采薇杕杜之篇誌愷樂則邁湛露蓼蕭之什溥福祺則追壽考作人之頌光文治則儼辟辭於樂之詩以至勤求民瘼

譜雲漢之章廣厲學宮

補笙詩之什敦和莊雅美備詳明他如丹陛導迎鏗歌  
鼓吹花袍禹馬之聲遠藩藏衛之音並皆列在

闕廷登諸樂府鏗鎬炳燿莫與比隆近猶以鍾呂元  
音古今同揆

特命樂臣定宮商之譜究疏越之音輯爲一編用昭法  
守所由折衷善美依永和聲洋洋乎聲振之休藻  
金石而絢萬禩也臣等職司編纂未能窺測精深  
謹依杜佑通典各門分類記載有前書所未備者  
量爲增置至清樂爲唐以前所尚之聲坐立部伎

爲有唐一代之制則謹從刪恭讀

御製新樂府立部伎篇曰

皇清之制較唐誠迥殊大哉

王言

國家審音正樂之模

聖主崇雅黜鄭之意卽此並可仰見矣

樂制

臣等謹按杜佑樂典首列沿革一門上自邃古下

迄有唐其間歷代相承或襲用前朝或更新立制

故以此爲名我

朝開國之初肇興制作嗣後屢經增定無非紹承  
前緒益昭美備詳明若名沿革於義未協因仿馬端臨文  
獻通考之例名爲樂制按時編載昭法守焉

天命元年正月元旦諸貝勒大臣文武羣臣進表

恭上

尊號

上焚香告

天行受寶禮以是年爲天命元年

陞御座受慶賀陳設鹵簿奏樂八年台吉阿巴泰等征蒙  
古還至都城

上出城迎之因破敵豎纛八鳴角拜

天禮畢設大宴慶勞奏樂

天聰六年喀爾沁部落古嚕斯恰布濟袞都稜具  
筵進獻陳設樂舞適奏報錦州蒙古貝勒諾木齊  
等歸降

上大悅命入門擊鼓召衆宣捷翌日

上至演武亭行拜

天禮畢

陞御座諾木齊等率部眾朝見因設樂舞大宴選力士爲  
角觝之戲八年出師征明

上謁

堂子列入蠶鳴角奏樂復定元旦朝賀陳設鹵簿奏樂九  
年停止元旦雜劇八旗筵宴止用雅樂十年諸貝  
勒大臣文武羣臣進表恭加上

尊號陳設鹵簿奏樂

土拜

天行受寶禮建國號曰大清改元崇德受慶賀設筵宴備  
陳樂舞崇德元年肇建

太廟追尊

列祖凡四孟時享歲暮祫祭並奏樂定鹵簿樂器凡冬至萬壽聖節朝賀樂制與元旦同元旦前三日起至第九日止上元十四日起至十六日止俱作樂十二月

上親征朝鮮二年朝鮮國王李倧自南漢山城來朝

上出營渡漢江登壇受降奏樂

按國初之制命將出師凱旋慶賀宣捷受降並皆

作樂所以肅軍威而作士氣也規模盛遠創造宏深萬年法制開於此矣

順治元年九月大學士馮銓等奏言郊廟及社稷樂章前代各取嘉名以昭一代之制

本朝削寇亂以有天下擬用平字從之是年卽議準

圜丘大祀樂九奏迎

神奏始平之章奠玉帛奏景平之章進俎奏咸平之章初

獻奏壽平之章亞獻奏嘉平之章終獻奏雍平之

章徹饌奏熙平之章送

神奏太平之章望燎奏安平之章

皇帝出宮

午門鳴鍾不作樂

下

同致祭禮畢

皇帝還宮導迎樂奏祐平之章值齊期仍不奏

下同

方澤大祀樂八奏迎

神奏中平之章奠玉帛奏廣平之章進俎奏咸平之章初

獻奏壽平之章亞獻奏安平之章終獻奏時平之

章徹饌奏貞平之章送

神望瘞奏寧平之章禮畢

皇帝還宮導迎樂奏祐平之章

祈穀壇大祀樂九奏迎

神奏中平之章奠玉帛奏肅平之章進俎奏咸平之章初獻奏壽平之章亞獻奏景平之章終獻奏永平之章徹饌奏凝平之章送

神奏清平之章望燎奏太平之章禮畢

皇帝還宮導迎樂奏祐平之章

按順治元年定大祀樂制後凡恭奉列聖配

享兩郊及  
穀壇致祭用樂之制並同

太廟時享樂六奏迎

神奏開平之章奠帛初獻奏壽平之章亞獻奏嘉平之章

終獻奏雍平之章徹饌奏熙平之章送

神奏成平之章

望燎

樂同禮畢

皇帝還宮導迎樂奏禧平之章

按順治元年定時享樂制後凡恭遇追尊

祖加上

尊謚升祔

太廟致祭用樂

之制並同又按順治十六年定祔祭樂制惟迎

神奏貞平之章送

神奏清平之章樂名從異餘同

社稷壇樂七奏迎

神奏廣平之章奠玉帛初獻奏壽平之章亞獻奏嘉平

之章終獻奏雍平之章徹饌奏熙平之章送

神望瘗奏成平之章禮畢

皇帝還宮導迎樂奏祐平之章

太歲壇樂六奏迎

神奏保平之章奠帛初獻奏安平之章亞獻奏中平之  
章終獻奏肅平之章徹饌奏雍平之章送

神望燎奏寧平之章二年以後節次議

歷代帝王廟樂凡六奏迎

神奏雍平之章奠帛初獻奏安平之章亞獻奏中平之  
章終獻奏肅平之章徹饌奏凝平之章送

神望燎奏壽平之章

按歷代帝王廟定製遣官致祭嗣於順治十二年禮部奏准如特行崇祀之典

遇

親祭行禮照例用導迎樂

文廟樂六奏迎

神奏咸平之章奠帛初獻奏寧平之章亞獻奏安平之  
章終獻奏景平之章徹饌奏咸平之章送

神望燎奏咸平之章

按順治九年釋奠禮迎

駕幸太學行神奏咸平之章凡三奏嗣廟

朝日壇樂七奏樂章用曠字迎

神奏寅曠之章奠玉帛奏朝曠之章初獻奏清曠之章  
亞獻奏咸曠之章終獻奏純曠之章徹饌奏延曠  
之章送

獻奏寧平之章送

神奏咸平之章凡三奏嗣廟

臨雍釋奠行禮用樂之制並同

神望燎奏歸曠之章

夕月壇樂六奏樂章用光字迎

神奏迎光之章奠玉帛初獻奏升光之章亞獻奏瑤光  
之章終獻奏瑞光之章徹饌奏涵光之章送

神奏保光之章

先農壇樂七奏樂章用豐字迎

神奏永豐之章奠帛初獻奏時豐之章亞獻奏咸豐之  
章終獻奏大豐之章徹饌奏屢豐之章送

神奏報豐之章望瘞奏慶豐之章俱用中和韶樂凡

廟舞制初獻用武舞于戚六十有四亞獻終獻用文舞羽  
籥六十有四惟

文廟用六佾初獻亞終獻俱文舞皆太常寺神樂觀司

之其餘羣祀皆教坊司作樂此祭祀樂之定制也

按順治十七年又定

大享殿合祀樂制迎

神奏元和之章

奠玉帛奏景和之章

進俎

奏肅和之章初獻奏壽和之章

亞獻奏安和之章

送

終獻奏永和之章徹饌奏協和之章

送

奏泰和之章望燎瘞奏清和之章樂章用和字嗣

後未經復行至乾隆十六年改

大享殿爲

祈年殿每歲行祈穀之禮云

至於朝會宴饗三大節

皇上於此行祈穀之禮云

及常朝元年定制

皇帝陞殿還宮俱奏中和韶樂羣臣行禮奏丹陛大樂

皇太后

皇后三大節慶賀俱丹陛大樂

皇帝陞殿奏隆平之章

還宮奏顯平之章王公百官行禮奏慶平之章外藩行禮  
奏治平之章

乘輿出入一切慶典用導迎樂燕饗侑食殿廷用清樂以  
樂辭之首句爲章名部宴衍聖公及文武會試上

馬下馬宴進士傳臚後恩榮宴文武鄉試開榜後  
鹿鳴鷹揚等宴皆教坊司作樂承應時制作肇興  
如受寶

頒詔

大婚上

徽號

巡幸

尊封

冊立及百官進慶賀表箋謝

恩等諸典禮俱折衷定制用樂又屢申

詔旨十四年

諭禮部祭祀樂器必考辨精良始足肅將誠慎朕觀近來

各

壇

廟所用樂器其中尙有敝壞非朕祇事

天地

宗廟

社稷及致敬古帝王聖賢之意爾部卽詳加察驗應行

修整者節次開列奏請以便內府修理換給十五年

諭禮部祭祀大典必執事人員通曉嫻熟始克肅將誠敬  
近見太常寺樂舞生聲容儀節多有未諳皆該衙門平  
日教演不精以致如此爾部卽遵諭嚴行申飭是月辛

亥

上親行祈穀禮畢還宮復謂大學士等曰各處祭祀太常  
寺所奏樂俱未和諧樂乃祭祀之大典必聲容儀節盡  
合歌章始臻美善其召太常寺官嚴飭之此後須責令  
勤加肄習毋致違忽十七年

諭禮部祭祀樂歌所以歆格神明理宜虔恪今太常寺奏  
樂人員平日怠於肄習以致樂章音韻多不中節該寺  
各官演習不勤殊爲疏玩爾部卽嚴加申飭以後務演  
習精熟聲調協和以副朕誠敬祭典之意

康熙八年定三大節朝賀樂章元旦

皇帝陞座奏元平之章

還宮奏和平之章冬至

皇帝陞座奏遂平之章

還宮奏允平之章

萬壽聖節

皇帝陞座奏乾平之章

還宮奏太平之章羣臣行禮同奏慶平之章外藩行禮同

奏治平之章

太皇太后三大節朝賀

太皇太后陞座奏升平之章

還宮奏恆平之章均中和韶樂行禮奏晉平之章俱用丹

陞大樂

皇太后三大節朝賀

陞座奏豫平之章

還宮奏履平之章行禮奏益平之章俱用丹陛大樂

皇后三大節朝賀

陞座奏淑平之章

還宮奏順平之章行禮奏正平之章俱用丹陛大樂十年

恭謁

祖陵

幸盛京

御清寧宮及是年

玉牒告成十一年

世祖章皇帝實錄告成擇吉恭進皆奏樂著爲定制裁減

祭祀執事樂舞人數

諭禮部太常寺

廟禋祀理宜虔肅今觀祭祀執事之人過多殊爲煩雜應酌量裁減務令肅清二十一年釐正朝會宴享樂章時

左都御史余國柱奏請釐正

郊

廟朝會宴享樂章

上曰享祀樂章一代制作所係禮部翰林院集議以聞廟  
禮臣等議奏自古廟樂原以頌述祖功宗德

本朝

郊壇

廟祀樂章曲名曰平現今遵奉已久

太祖

世祖同在

太宗

太廟致祭不便分廟另撰宜如舊惟朝會宴享等樂曲調  
風雅未備宜敕下所司酌古準今求聲律之原定  
雅奏之節進呈請定嘉名以昭盛典從之二十三

年

上東巡

親詣闕里致祭

先師孔子所用樂章樂舞生先期令太常寺委司樂官  
前往指示肄習二十九年以喀爾喀新附數十萬  
眾必訓以法度俾知禮儀特行會閱禮奏樂三十

四年定

大閱鳴角擊鼓鳴金之制

接並用鼓樂茲復定金鼓之節後大閱會閱之禮舊制

凡遇舉行典均照是年定制

大五十二年

詔修輯律呂數理諸書并考定

壇

廟宮殿樂器五十三年考訂中和樂章聲調

諭南書房翰林等向來陞殿所奏中和樂章皆仍明代所撰句有長短體制類詞後因文體不雅命大學士陳廷敬等改撰其章法皆以四字爲句而奏樂人未習聲調

仍以長短句法湊合歌之是雖文法易而聲調未易也  
今考察舊調已得宮商節奏甚爲和平必得歌章字句  
亦隨詞調則章法明而宮商諧此事所關最要著南書  
房翰林同大學士等詳考定議務使章法與聲調協和  
歸於允當五十四年冬至

躬祀

圓丘用新定樂律

按是時考正律呂凡樂制樂器樂歌皆經親定制度得中以是月

會典禮並用

南郊大祀爲始嗣後各祭祀朝

欽定雅樂

五十五年頒中

和韶樂於直省

文廟

雍正元年定直省祭器樂器圖式二年

御製耕耤禾詞如遇舉行大典教坊司領樂官四員及樂

工於耕耤所排列俟行禮時歌三十六禾詞又定

耕耤筵宴樂制進筵丹陛樂奏雨暘時若之章進

酒管絃樂奏五穀豐登之章進饌清樂奏家給人

足之章

皇帝陞座還宮俱奏導迎樂羣臣行禮奏丹陛樂令闕里  
樂工赴太常寺演習七年改教坊司爲和聲署十

二年遴選各省樂舞生擇其實係本籍俊秀子弟  
通曉音律嫻習禮儀者存留如有冒濫卽行斥退  
乾隆六年重定中和樂章音律節奏時奏試殿廷  
中和樂章歌音不協於律

詔令詳酌妥議大學士禮部奏覆樂章十二成內惟淑  
平順平二成每章八句其十成每章各十句每句  
四字接之音律節奏則每章八句每句六七八字  
不等以十句四字之樂章而和以八句六七八字  
之音律宜其不能盡協請將樂章酌從八句句無

拘四言以期調協盡善從之

諭和碩莊親王等朕因臨朝樂章句讀與樂音不相比  
合是以命大學士該部會議重定樂章期合於正恭  
查康熙五十二年纂修律呂正義重造中和韶樂旣  
經

聖祖仁皇帝欽定豈得樂章樂音尙乃如此徑庭及閱律  
呂正義凡

宗廟朝廷所用樂章並不在內律呂正義一書專爲發明  
樂律而設何以闕如及觀

御製序文則係雍正三年

皇考所撰意此書在

皇祖時尙屬未完之本至雍正三年刻時未暇補足與抑  
皇祖聖意待製造樂器審比樂音之法具有成書之後再  
行考定續纂入帙與否則該館辦理之時未經議定  
奏請是以尙少樂章字譜也夫大樂與天地同和嘉  
感神祇茂豫民物其事甚鉅不可稍有闕遺繼志述  
事責在後人如果有所未備理宜紹續前典著莊親  
王等將此書原委悉心查明朕思臨朝樂章如此則

壇

廟樂章恐亦不相符合著一併查明具奏嗣經和碩莊親  
王等查覆奏請重修律呂正義後編將所定樂章  
考訂宮商字譜務使律呂克諧至有聲無字之樂  
章及外藩音樂並應以字譜寫之載入簡牘得  
旨允行於是改定律呂爲宮之制黃鍾子位天之統也  
天壇樂章用黃鍾爲宮黃鍾下生林鍾林鍾未位地之統  
也

地壇樂章用林鍾爲宮林鍾上生太簇太簇寅位人之統

也

太廟樂章用太簇爲宮月生於酉酉西方正位也又秋分夕月建酉之夕也

月壇用南呂爲宮至

日壇若以日東月西日卯月酉論應用夾鍾爲宮但夾鍾陰而日爲陽故亦用太簇爲宮

先農壇爲農事也用姑洗爲宮

帝王廟

先師廟祭以春秋春以夾鍾秋以南呂爲宮

按王廟致祭帝

每有用三月九月者然欽天監擇吉必在  
清明霜降之前故不用姑洗無射爲宮

太歲壇用歲始之律太簇爲宮

社稷壇於春秋二仲月上戊日致祭故春以夾鍾秋以

南呂爲宮

天神從

圜丘以黃鍾爲宮

地祇從

方澤以林鍾爲宮

皇帝三大節並以黃鍾爲宮

朝會宴饗各以其月之律爲宮閏月則視時憲書所  
載交節之前用上月宮調交節之後用下月宮調  
皇太后

皇后三大節均以南呂爲宮至一切樂章皆重經製擇  
天師章名亦詳加更定

圓丘終獻改奏永平送

神改奏清平望燎改奏太平

餘同前

方澤進俎改奏含平初獻改奏太平

餘同前

祈穀壇迎

神奏祈平奠玉帛奏綏平進俎奏萬平初獻奏寶平亞獻

奏穰平終獻奏瑞平徹饌奏渥平送

神奏滋平望燎奏穀平

雩祭迎

神奏靁平奠玉帛奏雲平進俎奏需平初獻奏霖平亞獻

奏露平終獻奏靁平徹饌奏靈平送

神奏震平望燎奏需平又定

大雩樂制

御製雲漢詩八章於終獻畢文舞生退後司樂官引舞

童執羽翳歌之

按 雲制之樂前  
所未備至是始有定制

太廟時享迎

神奏貽平奠帛初獻奏敉平亞獻奏敷平終獻奏紹平徹

饌奏光平送

神還宮望燎奏父平

奉先殿同

太廟祫祭迎

神奏開平奠帛初獻奏肅平亞獻奏協平終獻奏裕平徹

饌奏誠平送

神還宮望燎奏成平

社稷壇迎

神奏登平奠玉帛初獻奏茂平亞獻奏育平終獻奏敦

平徹饌奏博平送

神奏樂平望瘞奏徵平偶遇歲旱祈禱雨足報祀迎

神奏延豐奠玉帛初獻奏介豐亞獻奏滋豐終獻奏需

豐徹饌奏綏豐送

神奏貽豐望燎奏溥豐

按是時更定  
章名其望瘞樂章

係乾隆二十  
社稷壇樂詞

增定一年

神祇壇遇水旱祈祀報謝迎

神奏祈豐奠帛初獻奏華豐亞獻奏興豐終獻奏儀豐

徹饌奏和豐送

神望燎瘞奏錫豐

按

神祇壇向例遣祀未備樂章  
皇上軫恤民依崇修祀典始有

定制

先蠶壇每歲季春吉旦

皇后親祭迎

神奏麻平初獻奏承平亞獻奏齊平終獻奏

神奏麻平初獻奏承平亞獻奏均平終獻奏齊平徹饌

奏柔平送

平

神奏治平

歷代帝王廟迎

神奏肇平奠帛初獻奏興平亞獻奏崇平終獻奏恬平

徹饌奏湧平送

神望燎奏匡平

文廟迎

神奏昭平奠帛初獻奏宣平亞獻奏秩平終獻奏敍平

徹饌奏懿平送

神望燎奏德平

太歲壇迎

神奏保平奠帛初獻奏定平亞獻奏嘏平終獻奏富平  
徹饌奏盈平送

神奏豐平祈雨報祭迎

神奏需豐奠帛初獻奏宜豐亞獻奏晉豐終獻奏協豐  
徹饌奏應豐送

神奏洽豐其餘羣祀並用慶神歡樂章

接

朝日壇夕月壇

先農壇皆重撰樂

詞章名則仍前所定

朝會之樂一切章名仍用前定增制

內廷行禮奏離平之章又定羣臣行禮丹陛樂節奏  
之制凡五節以一節爲趨進三節爲三跪九叩頭  
一節爲趨退如有進表宣表禮儀則於第一節樂  
闋廷臣已跪之後進表宣表畢樂再作總於贊禮  
排班之後樂作贊退之後廷臣趨至仗末之時樂  
止又定

皇太后宮

皇后宮並用中和韶樂至於筵宴

皇帝陞座還宮所奏中和韶樂三大節卽依三大節朝

賀樂章除夕卽用十二月常朝樂章惟上元則

陞座奏怡平之章

還宮奏昇平之章至進果進酒進饌樂章向承明代之舊並用戲曲一闋至是改用清樂進果奏海宇昇平日進酒奏玉殿雲開進饌奏萬象清寧懶耕耤禮成筵宴進茶丹陛清樂奏喜春光進酒丹陛清樂奏雲和迭奏進饌中和清樂奏風和日麗所用樂舞則進饌樂止之後樂部引慶隆舞上先奏揚烈舞次奏喜起舞舞畢笳吹進笳吹奏單韻鮮國

俳進百伎並作

皇太后三大節暨上元筵宴

皇太后陞座還宮所奏中和韶樂行禮所奏丹陛大樂與  
三大節慶賀同進茶進酒用丹陛清樂進饌用中  
和清樂所奏歌詞樂名與

皇帝筵宴同部宴向例俱承應作樂至是亦改撰樂章  
衍聖公奏洙泗發源長正一真人奏上清碧落文  
進士奏啟天門武進士奏和氣洽並用五魁舞鄉  
飲則奏

御製補笙詩時設立樂部凡太常寺所司祭祀之樂和聲署掌儀司所司朝會宴饗之樂鑾儀衛所司鎸歌鼓吹並隸之又奉

諭旨朕因時享盼太常寺笙簫管籥之奏至不能分別宮商何以交神明而達誠敬朕命莊親王三泰張照爲總領樂部大臣非祇轄和聲署也嗣後一應太常寺樂部事務俱著管理又聞向來太常寺樂員係道士承充夫二氏異學不宜用之朝廷今乃令道士掌宮懸司燎瘞爲

郊

廟大祀駿奔之選暇日則向民間祈禳誦經以餽其口成何典制太常寺樂員嗣後毋得仍習道教有不願改業者削其籍聽爲道士可也朕詢問三泰知額設五六百人得毋冗濫著莊親王等查議如果額數太多奏請芟汰將錢糧歸併酌增精選實能任事之人令其承應時又更定和聲署樂員樂工名目先經和碩莊親王等奉

諭旨和聲署樂工皆民間屠沽之輩卽加敎訓豈易通

曉伊等在署當差徒誤其衣食生理朕意須令掌儀司人員承應方能妥協俟樂章既定之後將和聲署作何裁汰并朝會日期如何掌儀司率領所屬人員承應之處王會同三泰詳悉定議具奏尋議和聲署奉鑾一員左右韶舞二員左右司樂二員協同十五員並正九品俳長無定員奉鑾等官品秩雖卑究亦一命之士豈容污賤之人忝竊今遵

旨令內務府掌儀司辦理請將奉鑾等官裁去更其名爲滿漢署正各一員滿漢署丞各一員於掌儀司

所屬人員內挑選補授其額設樂工一百二十名  
必出身清白通曉音律者始克充選除掌儀司所  
屬人員內有可充當承應外請於鑾儀衛鼓手頭  
目及內務府借充校尉六十名內挑選學習至鼓  
手名目既係俗稱而樂工二字又人所輕賤請更  
名爲署史而以所司之樂器分別其名曰司鍾司  
鼓司磬司琴司瑟視一器應用若干人之處另行  
派撥分定員額得

旨允行八年定

先農壇遣官致祭用中和韶樂

按

先農壇舊制遣

官則同小祀之例

之列

皇上以國之大事在農

先農宜在中祀之列

故準

朝日

夕月之制雖遣官仍用中和

韶樂永

詔樂

著爲例九年

皇上幸盛京恭謁

祖陵

御崇政殿設朝

親撰世德舞十章於筵宴時奏之十月

幸翰林院

錫宴賦詩增製清樂樂詞進茶奏文物京華盛進酒奏

延閣雲濃進饌奏玉署延英十三年

皇上東巡

親祭

岱嶽增撰樂章迎

神奏祈豐奠帛初獻奏華豐亞獻奏興豐終獻奏儀豐

衛饌奏和豐送

神望燎奏錫豐

按乾隆十五年  
嵩獻十九年再謁  
巡幸中州致祭  
祖陵望祭

長白山  
樂制並同

十月

命大學士傅恆爲經畧討金川重定

命將出師樂制十四年平定金川凱旋

錫宴增製樂章進果奏景運乾坤泰進酒奏聖德誕敷  
進饌奏日耀中天十七年奏準導迎樂章凡

躬祭回鑾皆奏祐平一應慶典皆奏禧平十八年增定

太歲壇祈雨樂章迎

神奏需豐奠帛初獻奏宜豐亞獻奏晉豐終獻奏協豐

樂章徹饌奏應豐送

神奏洽豐十九年改定神樂署及官名舊制太常寺神

樂觀設提點知觀等員掌各壇祭祀之樂乾隆八

年改名神樂所至是改爲神樂署改提點爲署正  
知觀爲署丞二十四年回部悉平王公羣臣行慶  
賀禮

欽頒恩詔增撰武成慶語樂章以誌膚功二十五年西  
師凱旋

皇上親行郊勞製平西饒歌十六章凱歌四十章於行  
禮時奏之復製聖武光昭世禹甸遐邇聖治遐昌  
清樂章於

幸豐澤園賜宴時奏之二十六年鑄造鑄鐘先是古鐘

十一圓出自江西撫臣恭進

皇上辨正注疏異同定爲鑄鐘至是

命莊親王欽遵

聖祖御定律呂正義鐘律尺度鑄造十二律鑄鐘一分以備特懸其舊有鑄鐘內缺一圓亦依式補鑄嗣又經和碩莊親王等奏請以和闐玉製造特磬十二盧用儻鑄鐘以備聲振之全並請

御製銘詞鐫識於上三十三年禮部奏准

關帝廟加增署史十六名舍前八名共二十四名所

奏樂以迎神送神三獻各爲一章四十一年

平定兩金川奏凱班師

皇上親行郊勞

御製凱歌三十章又令增製饒歌十六章奏之凱宴羣臣及行慶賀禮並製撰樂章又作喜起舞以光盛典四十五年

皇上七旬萬壽增撰喜起舞樂章十月藏僧班禪額爾德呢撰

古稀祝嘏樂章以獻四十八年

三  
乾清宮普宴宗室製撰樂章

陞座奏隆平

還宮奏慶平進茶奏瑞旭中天麗進酒奏珠斗杓迴進  
饌奏景麗仙瀛並增製世德舞奏之五十年於

乾清宮賜宴千叟

陞座奏隆平

還宮奏慶平進茶奏壽愷昇平瑞進酒奏紫禁春開進

饌奏壽字同登二月以辟雍新建

皇上躬親釋奠卽

泣辟雍殿講學

陞座奏盛平

還宮奏道平並製仰君師清樂一章於

賜茶時奏之

按正月以光文治仰見我

二月臨雍

三月

申懋典雅音宣暢實爲千古未有之盛云

八月內閣奉

上諭古樂以宮商角徵羽爲五音合諸變宮變徵則爲七音今之樂猶古之樂何以樂部所奏樂音僅以五六工尺上等字爲音而問之以宮商角徵羽則茫然不知爲何事近偶閱張照所奏論樂劄子辨析頗詳

其所謂五六工尺上卽宮商角徵羽甚合古意因復取律呂正義再加參核本屬相合因思今之五六工尺上古之宮商角徵羽名雖異而實則同聲音之道原欲避俗趨雅今反援雅而歸於俗甚非道也况

郊

廟樂章格

天歌

祖正朝御殿敷政臨民鐘簴元音自應用古制爲節奏今樂部所定樂章俱取便注工尺揆諸名義殊乖莊雅

但相沿已久若猝令樂工等改習宮商角徵羽則心  
手俱所未嫻其勢亦有所難朕意俗用工尺旣與宮  
商角徵羽相同嗣後雖令樂工等取便用工尺等字  
而於樂章每章每字下則兼注宮商角徵羽變宮變  
徵字樣皆令兼知則不但用諸

郊

廟朝廷倍彰莊雅而以此潛移默化漸復古音未始非返  
樸還淳之一道再古樂中琴瑟與金石並重近來樂  
部奏樂琴或間能操缦而瑟則竟屬虛陳卽業儒之

人雖偶有學琴者已非古道至於瑟則未有能鼓者  
是瑟之爲道久已失傳夫八音迭奏琴瑟相宣豈容  
偏廢向來樂部奏樂俱因笙笛聲壯琴瑟聲細爲其  
所掩絲不如竹古已有其語是以樂工等罕有嫻習  
者殊非八音咸備之意從前勵宗萬爲太常寺少卿  
時寺丞張樂盛編輯

壇

廟樂章勵宗萬爲之作序維時已有律呂正義一書而張  
樂盛所編書內樂章並不彷彿兼注當商輒專注工

尺勵宗萬又不爲之定正所謂不學無術不可與言  
樂亦安能窺律呂正義之博洽賅備耶然律呂正義  
一書卷帙旣繁剖析又極精微樂工未易領會德保  
係禮部尙書太常寺樂部皆所綜理莊存與則禮部  
侍郎而兼管樂部著德保莊存與向武英殿咨取律  
呂正義刻本一部將律呂正義書內每字下駢注宮  
商角徵羽及五六工尺上字樣者摘出令樂工按書  
演習精熟並著將琴瑟二樂飭令樂舞生一體用心  
嫋習蓋黃鍾爲萬事根本五音十二律還相爲宮而

所謂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說其義原可貫乎今之工尺蓋黃鐘生大呂至半大呂而又生黃鍾夫黃鍾宮也以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位言之則爲七以其相生之數言之則爲九此隔八之說所由來也如歲時之有八節八節遞嬗而歲時成矣今之五六工尺上四合合字音之終也而卽以生五生生不窮自爲循環所謂貞下起元聲音之道與政通也著德保莊存與悉心講求檢閱於律呂正義一書取要節繁輯爲簡要一編會同軍機大臣酌定繕寫進呈刊發

再律呂正義中原有御製補笙詩六首駢注工尺宮商字樣著一併入編頒發學官肄習以示作樂崇德協律同和之至意欽此十一月奉

諭前因樂部所用樂章僅以五六工尺上爲音問以宮商角徵羽茫然不知爲何事因命德保莊存與將律呂正義一書取要節繁輯爲簡要會同軍機大臣酌定繕寫進呈今據將各樂章酌定按語開單呈覽朕詳加披閱與從前張照所論原屬相合不過拘泥黃鍾之說各調俱以羽字起羽字止其實如

郊壇及御殿萬壽所用樂章自應以黃鍾爲宮羽字起止至每月所用樂章則應以每月本律爲宮如太簇爲正月主宮正合人生於寅之義其餘逐月皆依律呂相生所謂旋相爲宮者此也今閱所進清單按照樂章將五音配合兼注已屬明晰毋庸另爲一編著與旋宮圖俱附入律呂正義後編並於四庫全書內一體補入并將前降諭旨及此旨冠於律呂正義後編篇首俾講求樂律之士及肄習伶官俱曉然於宮商角徵羽五音其知避俗趨雅援今入古而仍不禁其

五六工尺上俾雅頌各得其所云爾

皇朝通典卷六十三

浙江書局總校董紹舒分校許  
沈璫寶恭校

皇朝通典卷六十四

樂二

臣等謹按杜典載歷代廟朝之樂於沿革中總述

其槩不另立門蓋漢後各朝競尚新聲其朝廟之

章無盛美之可陳無功德之可紀故從其畧也我

國家文煥功巍作爲大樂無非鉅典所關自宜按門

臚載以昭盛軌茲謹遵律呂正義後編所列增祭

祀樂朝會宴饗樂導迎樂鐃歌鼓吹樂四門至歌

雜歌曲舞雜舞曲散樂雜樂四方樂則仍其舊目

至各門次序舊列在樂懸之後今卷中所載悉與首卷樂制相表裏因謹爲移置總以見

盛朝規制美備詳明迥非前書所能髣髴爾

祭祀樂

圓丘樂九成始平景平咸平壽平嘉平永平熙平清平太

平

祈穀樂九成祈平綏平萬平寶平穰平瑞平渥平滋平穀

平

雩祭樂九成靄平雲平需平霖平露平霑平靈平霪平霈

平

方澤樂八成中平廣平含平大平安平時平貞平寧平  
太廟時享樂六成貽平牧平敷平紹平光平乂平  
太廟祫祭樂六成開平肅平協平裕平誠平成平

社稷壇樂七成登平茂平育平敦平博平樂平徵平

社稷壇祈雨報祀樂七成延豐介豐滋豐需豐綏豐貽

豐溥豐

朝日壇樂七成寅曦朝曦清曦咸曦純曦延曦歸曦

夕月壇樂六成迎光升光瑤光瑞光涵光保光

歷代帝王廟樂六成肇平興平崇平恬平淳平匡平  
文廟樂六成昭平宣平秩平敘平懿平德平

先農壇樂七成永豐時豐咸豐大豐屢豐報豐慶豐  
先蠶壇樂六成麻平承平均平齊平柔平洽平

神祇壇樂六成祈豐華豐興豐儀豐和豐錫豐

太歲壇樂六成保平定平嘏平富平盈平豐平

太歲壇祈雨報祀樂六成需豐宜豐晉豐協豐應豐洽

豐

羣祀奏慶神歡樂

朝會宴饗樂

皇帝元旦中和樂元平和平

皇帝冬至中和樂遂平允平

皇帝萬壽中和樂乾平泰平

皇帝常朝中和樂隆平顯平

皇帝上元中和樂恬平昇平

皇帝普宴宗室

賜宴千叟中和樂隆平慶平

皇帝蒞辟雍殿講學中和樂盛平道平

內庭行禮丹陛樂慶平治平

外庭行禮丹陛樂慶平治平

皇太后三大節中和樂豫平履平丹陛樂益平

皇后三大節中和樂淑平順平丹陛樂正平

海宇昇平日玉殿雲開萬象清寧

皇帝三大節及上元除夕筵宴進果進酒進饌奏此詞

火樹星橋除夕元宵

乾清宮上燈奏此詞

海上蟠桃

皇太后冊尊典禮及上

徽號慶典並有

皇帝閱

冊寶之禮於

陞殿時奏此詞

喜春光雲和迭奏風和日麗

皇帝躬耕耤田筵宴奏此詞

按雍正二年定耤田筵宴  
清樂爲雨暘時若五穀豐

登家給人足三章此  
係乾隆七年重定

文物京華盛延閣雲濃玉署延英乾隆九年

駕幸翰林院筵宴作

景運乾坤泰聖德誕敷日耀中天乾隆十四年平定金川凱旋

賜宴作

聖武光昭世禹甸遐通聖治遐昌乾隆二十五年平西凱旋

賜宴作

瑞旭中天麗珠斗杓迴景麗仙瀛乾隆四十八年

普宴宗室作

壽愷昇平瑞紫禁春閒壽宇同登乾隆五十年

賜宴千叟作

仰君師乾隆五十年

皇上蒞辟雍殿講學

命製此詞於

賜茶時奏之

洙泗發源長部宴衍聖公作

啟天門部宴文進士樂和氣洽部宴武進士樂按

樂章係乾隆七年所定至五十一年命鄉試鹿鳴宴歌鹿鳴之詩會試恩榮宴歌械樸之詩鷹

揚宴歌免置之詩而於

經筵禮成後筵宴臣

工

命

歌

抑

戒

之

詩

示

勗

勤

之

意

凡

以

折衷古

制

宣

鬯

雅

音

足

以

焜

耀

史

冊

因

是

書

編

纂

之

例

以

五

十

年

爲

斷

故

謹

於

案

內

聲

明

御製補笙詩正月十月順天府學直省郡縣庠舉行鄉

飲酒禮時奏之

歌

冬至大祀孟夏常雩祀

天於

圜丘夏至祭

地於

方澤

太廟時饗大祫暨

社稷等各壇廟祭祀並樂部率太常寺設中和韶樂司  
樂協律郎樂工序立樂縣之次歌工立樂工之次  
左右司歌章者各五人朝會之樂

皇帝御殿樂部和聲署設中和韶樂左右司歌章者各  
二人三大節常朝諸燕饗並同

乾隆七年

上諭

郊

廟朝會鉅典攸關其登歌下管各工必肄業有素方免臨期舛誤當於春秋二季令赴掌儀司演習如有不協之處卽爲訓導俾律呂均諧用昭誠敬欽此嗣議準於每年三月九月遵行

律呂正義後編五聲二變篇曰朱子曰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皆是數之所生自然如此非人力所能加損朱子此說最得樂之精理今使三尺童子信口謳吟而爲考尋其聲韻未有不暗與五正聲

相合者間有拘者則必錯出於二變人之不能歌者多矣斷無不具七音之人古之審於音者亦多矣斷無在七音之外能別創一音之人至第八聲則後與第一聲同增之固無可增減之亦無可減也

雜歌曲

三十六禾詞

世宗憲皇帝御製遇行耕耤禮時用金鼓簫遂笙拍各六  
歌禾詞樂工十四名於耕耤所排列俟行禮時樂

工鳴鑼鼓歌此詞

採桑歌

皇后採桑時童監歌採桑詞者十人金鼓拍版各二簫  
遂笙各六排立桑外東西徑道唱之

笳吹六十六章牧馬歌古歌如意寶佳兆誠感詞  
吉慶篇肖者吟君馬黃懿德吟善哉行樂土謠踏  
搖娘頌禱詞慢歌唐公主丹誠曲明光曲吉祥師  
聖明時微言際嘉平善政歌長命詞窈窕娘湛露  
四賢吟賀聖朝英流行堅固子月圓緩歌至純詞

美封君少年行四天王吟宛轉詞鐵驪木德珠好  
合曲童阜天馬吟大龍馬吟始條理追風赭馬迴  
波詞長豫平調遊子吟高士吟哉生明高哉行三  
章圓音欄杆思哉行法座引接引詞化導詞七寶  
鞍短歌夕照歸國謠僧寶吟婆羅門引三部落五  
部落

皇帝筵宴時於慶隆舞畢後奏之

番部合奏三十一章大合曲染絲曲公莫雅政曲  
鳳凰鳴乘驛使免置西鰥曲政治詞千秋詞鴻鵠

詞慶君侯慶夫人羨江南教度詞大番曲小番曲  
遊逸詞興盛詞蠶治曲慶聖師白鹿詞合歡曲白  
駝歌流鶯曲君侯詞夫人詞賢士詞舞詞鼓鼓曲  
調和曲

皇帝筵宴時於笳吹後奏之

古稀祝嘏詞乾隆四十五年藏僧班禪額爾德呢主

臣等謹按

國初筵宴有喜得功名朝天子金殿喜重重三月韶  
光等曲蓋仍明代舊製也至乾隆七年改撰樂章

其曲並以樂章首句爲名謹附識舊用曲名於此  
舞

順治元年定樂舞人員額數及服色之制凡樂舞  
儀節令協律郎等官敎習作文德武功之舞祭日  
典儀官唱樂舞生就位初獻樂作司樂執節引武  
舞生執干戚進奏武功之舞舞畢樂止武舞生退  
亞獻樂作司樂執節引文舞生執羽籥進奏文德  
之舞終獻樂作如之舞畢樂止文舞生退

乾隆七年定

大雩童子舞制用舞童十六人衣元衣爲八列各執羽翳  
終獻後文舞生退司樂引舞童進典樂唱舞童歌  
詩舞童按舞而歌歌畢乃望燎其羽翳俱染五采  
本周禮皇舞之式八年定武舞干上字句用雨暘  
時若四海永清倉箱大有八方敉寧奉三永奠得  
一爲正百神受職萬國來庭等字又定筵宴樂舞  
名色隊舞總名爲慶隆舞介胄騎射爲揚烈舞大  
臣對舞爲喜起舞竹馬爲禺馬所戴醜面爲面具  
歌章爲司章騎竹馬爲司舞彈琵琶爲司琵琶彈

三弦爲司三弦拉奚琴爲司奚琴擣箏爲司箏拉  
胡琴爲司阮劃箏爲司節拍板爲司拍拍掌人爲  
司抃司琵琶司三弦各八人司奚琴司箏各一人  
司節司拍司抃各十六人俱服石青金壽字袍豹  
皮端罩在丹陛兩旁立兩翼並上司節司拍司抃  
兩翼各八人分三排北面立司琵琶司三絃兩翼  
各四人東西向立司奚琴在東司箏在西司章十  
三人服蟒袍豹皮端罩從右翼上東向立奏慶隆  
之章揚烈舞上服黃畫布套者十六人服黑羊皮

套者十六人各戴面具跳躍擲倒象異獸騎禺馬  
者八人分兩翼上北面一叩頭周旋馳逐象八旗  
一人射一獸受矢羣獸懾服象武成舞畢喜起舞  
上隊舞大臣十八員朝服入殿正中三叩頭退東  
邊西向立以兩爲隊進前對舞每隊舞畢正中三  
叩頭退次隊復進如儀九月作世德舞時

皇上幸盛京

御崇政殿筵宴奏是舞十四年平定金川作德勝舞二  
十五年平定西域增製德勝舞樂章奏之四十五

年

皇上七旬萬壽並製喜起舞樂章四十八年普宴宗室增製世德舞樂章奏之

雜舞曲

喀爾喀部樂舞司舞八人服紅雲緞鑲綢緞花補袍狐皮大帽在丹陛西邊立進前正中三叩頭退於西邊柱後立司虜策司阮各四人分兩翼上向上升一膝跪奏喀爾喀部樂曲司舞以兩爲隊按隊進舞每隊舞畢正中三叩頭次隊復進如儀

回部樂舞司達卜一人司那噶喇一人司哈爾扎  
克一人司喀爾鼐一人司塞塔爾一人司喇巴卜  
一人司巴拉滿一人司蘇爾鼐一人皆衣錦面雜  
色紡絲接袖衣錦面倭緞緣邊回回帽青靴緣絳  
胳膊司舞二人舞盤二人皆衣靠子錦腰襯紡絲  
接袖衣先作樂司舞二人起舞舞畢舞盤人上以  
次舞畢退

五魁舞部宴衍聖公及文武會試鄉試筵宴樂用  
鼓一管二笛二笙二雲鑼一板一歌童五人衣五

魁衣進舞

導迎樂

順治元年定制

躬祀

壇

廟禮成回鑾

乘輿出入一切慶典用導迎樂樂章均用平字

乾隆七年奏準和聲署導迎樂奏祐平禧平之章

奉鑾以漢語贊奏嗣後請用贊禮卽以國語贊奏

庶與各贊相之禮畫一十七年奏準導迎樂章凡  
躬祭回鑾皆奏祐平一應慶典皆奏禧平

饌歌鼓吹樂

臣等謹按饌歌鼓吹杜典列在雜樂中特以爲謹  
嚴之節耳我

朝折衷定制大響不宣胥關典禮而平西平金川諸  
製尤屬布昭

聖武之篇謹特列饌歌鼓吹一門以彰度越前古之盛

康熙十二年

幸南苑大閱二十九年以喀爾喀新附

上特行會閱禮皆陳設鹵簿鼓吹大樂三十五年三十六年

上三舉北征討厄魯特噶爾丹及朔漠蕩平振旅凱旋並

用鼓吹大樂前導

雍正二年平定青海受俘用鼓吹

乾隆七年定

時巡省方鏞歌鼓吹

駕出宮前導鼓吹振作馬上所奏有鏞歌大樂鏞歌清

樂饌歌大樂有大清朝四時仗承天眷貢琛球錦  
繡乾坤中天盛世奉宸歡晴開五雲瑞雲籠駕六  
龍扈翠華四時念壯軍容日初昇嘉祥曲練吉日  
謁珠邱御黼座長白山布爾湖建陽曲瀋陽城鐵  
嶺山孕嘉產毓靈禽蕃珍樹建皇極鑠皇清等曲  
凡二十八章饌歌清樂有九龍旃鬯皇威整貔貅  
河清海宴輦路平景清明聖武光昭皇風泰慶雲  
呈象天行虹流華渚皇都無外夏謳歌芳塍曲渥  
洼曲美留都溯興京格皇天大凌河狩平原日上

扶桑九五飛龍聖德巍巍蹀躞遊龍慶皇圖萬國  
瞻天昊天命等曲凡二十七章其樂器有大小銅  
角金口角蒙古角金鼓點鉞雲鑼笙笛之屬凡

大閱

親征

親征凱旋受俘並得奏之二十四年平定西域大功告成特撰饒歌樂帝效天爍月鼉振玉鉄攻庫車厥角稽黑水戰援兵來阿克蘇鹿斯奔回城降伊西洱和門開天斷成皇式辟廕帝圖輦等十六章及

凱歌樂四十章二十五年西師凱旋

皇上親行郊勞

駕至郊臺軍士鳴螺鎸歌舞作行禮畢

皇上出黃幄乘騎鎸歌舞止停鳴螺馬上凱歌樂作  
駕還行宮樂止四十一年平定兩金川大軍凱旋

御製凱歌三十章又

命製鎸歌皇威鬯慎行師掎角攻贊拉平討楚淮迅霆  
復八旗勇窮猿僵扼宜喜越重濛河之西後路清  
一窟摧斧底魂穴蟻埽武功成等十六章於郊勞

時奏之翼日

皇上御午門樓受俘如定制用鼓吹

散樂

耕耤筵宴進果桌畢領樂官領舞童五名四時和  
隊舞承應舞畢百戲變碗承應進酒領樂官領幼  
童十三名呈瑞應承應舞畢領老人二名探子二  
名承應進饌撤饌後領樂官領莊家老四人舞童  
八名老人四名擗掇四名黃童白叟鼓腹謳歌承  
應次文士九名感天地承應次武士九名感祖宗

承應次進寶回回五名頌得勝承應次香斗老人  
三名黎民歡樂承應次五方夜叉五名承應次五  
海龍王承應次三官五方彩旗承應俱用大樂以  
次陳伎按此國初所用耕耤筵宴散樂蓋仍明  
代之舊至雍正二年進果進酒進饌俱改  
用清樂

火戲每歲正月例於十三十四十七十八每日晚  
刻設放吉祥盒子燈十五十六每日午刻設放日  
間盒子晚刻設放吉祥盒子燈及萬國樂春臺火

戲

冰戲每歲十月容取八旗及前鋒統領護軍統領等處照定數挑選善走冰者二百名內務府預備冰鞋行頭弓箭毬架等項冬至後

駕幸瀛臺等處陳設冰嬉及較射天毬等伎分兵丁爲二翼每翼頭目十二名射毬兵丁一百六十名幼童四十名以次走冰較射陳伎

走馬伎乾隆十二年奉

旨交與內府三旗前鋒人等挑選學習解馬花馬箭共一百二十名至十三年冬奉

上諭南苑

紫光閣

圓明園及木蘭熱河等處呈明預備

高麗國俳笛伎管伎鼓伎各一人俳長一人戴面  
具擲倒伎十四人服紅短衣在丹陛兩旁立俳長  
從右翼上於檀南立北面致辭笛伎管伎鼓伎從  
右翼上於檀西南立東北向擲倒伎從左翼上自  
東向西各呈其伎

回部銅繩伎用銅繩一根徑二寸長一丈餘或用

麻繩一根徑二寸長三丈餘橫於架木之上架木  
高二丈五尺又下曳一繩斜繫於地面之杙一邊  
立梔木一根高六丈回人服綵衣兩手執木一根  
赤足自地登繩斜上履繩而走往返遊躍於繩上  
旣而又服其靴足掌下加一銅盤踏銅盤而履繩  
亦可往返行之或去銅盤踏一立木徑二寸許高  
五寸許遊於繩上亦可或履或行或跳或躍或跨  
而騎或坐而起如履平地然下立回人一亦服綵  
衣擊鼓而喧於下戲躍旣畢左懸弓右挾矢抱梔

木直上至桅頂地設帽毬一枚援弓射之

按回部以銅繩

伎爲最奇後有登竿顛仆者人命禁此伎

皇上以因戲傷

聖念周詳慎微謹小於斯可仰

見云

雜樂

鼓吹之制有可通用者如

命將出師窮寇乞命得

旨報可諫吉納降直省督撫提鎮每歲霜降日校閱本  
標弁卒及試院賓興奏進試題試日啟門揭曉陳  
榜並用之又每歲迎春順治元年定制直省府州

縣迎春東郊以鼓樂前導至署樂工擊鼓又直省  
迎接

詔書順治十一年定制恭遇

詔書至地方官員具龍亭儀仗鼓樂出迎至展讀畢行禮  
時乃奏樂又鄉會試筵宴順治十五年定制文武  
會試有上馬宴有下馬宴進士有恩榮宴各於禮  
部兵部衙門陳設用鼓樂承應文武鄉試鹿鳴鷹  
揚宴亦如之又日月食救護康熙十四年定制救  
護日食在禮部衙門月食在太常寺衙門設鼓樂

於露臺下日月初食至復圓救護各官俱行禮鳴  
鼓作樂乾隆七年定制停止作樂祇用金鼓

### 四方樂

臣等謹按四方樂一門杜典與散樂並列體制未  
協今移置我

### 朝聲教單敷

化隆無外謹登諸樂用嫋韻師職掌之文云

西洋波爾都哈爾國人徐日昇精於音樂其法專  
以弦音清濁二均遞轉和聲爲本後又有壹大里

呀國人德禮格精樂律與徐日昇所傳源流無二  
以烏勒鳴乏蒴拉犀八字紀樂卽古五聲二變之  
七音今度曲家四乙上尺工凡六之八字譜也弦  
音之度分五正聲爲全分二變聲爲半分乏與犀  
皆得半分卽變徵變宮二音也若夫旋轉爲調則  
正變清濁亦互易焉其法有所謂五線界聲者凡  
度曲之聲字不過七音至第八音而仍合於首音  
因用五線以界之五線四空其九位已足於用也  
有所謂二記紀音者凡樂不出剛柔二端故用剛

柔二記以紀清濁互易爲用之號蓋柔樂濁聲剛樂清聲若夫純用剛音或純用柔音則不紀如柔樂內間以剛樂聲字則用剛紀剛樂內間以柔樂聲字則用柔紀也有所謂三品明調者凡作樂必有高音低音平音之三等若不設一準則高低無憑故用上中下三品以紀一曲之始終爲何聲調也其詳具著本書

聖祖仁皇帝特載其說於律呂正義蓋其辨調審音實與古法默相符合也其國天主堂內有三十六祭臺

中臺左右有編簫二座中各有三十二層每層百  
管管各一音合三千餘管凡風雨波濤謳吟戰鬪  
與百鳥之聲皆可模倣

朝鮮郊廟朝會雜用唐樂宋大晟樂明雅樂又有  
俗樂俗樂之名頗有新異有動動無導西京大同  
江五冠山揚州月精花長生浦叢石亭處容沙里  
花長巖安東紫青濟危寶冬柏木禮成江鄭瓜亭  
紫霞洞等曲

琉球凡有宴歌呼踢蹄一人唱眾皆和音頗哀怨

扶女子上膊搖首而舞

準噶爾部其俗每日申刻則擊鼓鳴鑠名曰送日其樂器有雅圖噶伊奇爾和爾圖卜碩爾必和色爾特穆爾和爾綽爾等六器爲其歡會宴飲所用有鏗格爾格昌定沙克鴻和必斯奇古爾伊克布咷棟布咷等七器則爲誦經應和之用也其樂曲有名都爾本衛拉特者有聲無辭用以試絃有名噶爾丹穆圖爾者歎美其人之辭有名布圖根雅布薩爾者頌禱之辭別有沙津齊默克噶爾丹穆

爾奇勒噶蘇圖們額齊諸曲

回部喀什噶爾其俗於十月朔日十二月十日大  
伯克率眾張鼓樂赴寺拜天并慶賀宴會回民吉  
禮用鼓二胡琴一三弦二箏一樂人席地而坐以  
手拍鼓眾樂從之聲音和翕樂人歌曲婦女數人  
起舞踏步旋轉皆能應節城內築高亭一座每日  
夕時作樂以送日闌展每歲二月謂之年頭彼此  
宴會幼子幼女相率歌舞其樂器有大鼓小鼓銅  
號鉸子噴呐喇叭三弦哈龍烏什各城阿奇木每

日用鼓吹一次回民吉禮用樂男女歌舞葉爾羌  
和闐樂器有箏三弦琵琶胡琴管喇叭噴呐鼓銂  
日夕時亦作樂送日庫車沙雅爾樂器有大鼓小  
鼓喇叭噴呐三弦箏阿克蘇賽哩木拜樂器有三  
弦琴手鼓每日申刻以後亦作樂以送日回部樂  
曲一名斯那滿愛慕其人之詞一名塞勒喀斯拊  
掌行樂之辭一名察罕一名珠魯馬前鼓吹之辭  
凡按工尺字一周終而復始節以人聲隨其長短  
以成曲調

瓜哇樂有橫笛鼓板亦能舞

淳泥凡宴會鳴鼓吹笛擊銅歌舞爲樂

湖南苗擊銅鼓沙鑼以祀鬼神親戚宴會以匏笙

銅鼓爲樂

四川苗賓人喜鼓舞宴樂則擊銅鑼鼓吹橫笛歌舞

兩廣苗俚人最貴銅鼓鑄初成懸於庭中置酒招同類來者以金銀爲大釵執以扣鼓因遺主人名爲納鼓釵有是鼓者極爲豪強號爲都花

雲南苗僰夷一名擺夷筵宴酒初行樂作一人大呼一聲眾人和之如此者三既就坐樂有三曰僰夷樂緬樂車里樂僰夷樂有箏笛胡琴響蓋之類緬樂者緬人所作以羊皮爲三五尺長鼓以手拍之間以銅鑠鼓拍板鄉村宴飲則擊大鼓吹蘆笙舞牌爲樂窩泥又曰和泥飲酒以一人吹蘆笙爲首男女連手周旋跳舞爲樂花苗凡節序擊銅鼓吹喇叭歡聚賽神漫且男婦作懽鳴葉吹笙音節流暢和以夷曲其聲暗然咿然亦可聽

貴州苗紅苗擊鼓舞名曰調鼓八番燕會擊長腰鼓爲樂紳家歲時擊銅鼓爲歡土人或掘地得鼓卽以爲樂諸葛所遺富者不吝直爭購花苗每歲孟春合男女於野謂之跳月男吹蘆笙女振響鈴旋躍歌舞東苗跳月與花苗同至禾熟牛肥釀酒斫牛召集親屬劇飲歌唱西苗延善歌祝者導於前童男女百數十輩相隨於後吹笙舞踏歷三晝夜以賽豐年

皇朝通典卷六十四

皇朝通典卷六十五

樂三

臣等謹按杜典所列十二律五聲八音旋宮相生  
諸門皆以闡發樂律精微然自漢唐以來誤以絃  
音度分牽合管音遂致陰陽紊雜我

朝考訂中聲定清濁分均之法一洗千古相沿之謬  
茲所登載與杜典所列迥乎不同

昇平制作天地爲昭遠非前代所可比擬也

十二律

康熙五十二年

詔修輯律呂數理諸書五十三年律呂正義書成嗣後各祭祀朝會典禮並用新定樂律

臣等謹按漢後言律呂者皆以陰陽相雜爲言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蕤賓爲變徵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其餘各宮以類從焉

聖祖仁皇帝製器審音定爲陽純用律陰純用呂俾清濁陰陽不相紊雜足訂歷世相沿之誤其精意悉載律呂正義一書我

皇上心通天矩重纂律呂正義後編以抉前書之蘊奧  
今謹從二書中備輯其闡發改定律呂精義者詳  
著於篇以昭古樂昌明立隆千古之盛

律呂正義黃鍾理數篇曰按律呂新書黃鍾九寸  
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註曰天地之數始於一  
終於十其一三五七九爲陽九者陽之成也其二  
四六八十爲陰十者陰之成也黃鍾陽聲之始陽  
氣之動也故其數九分寸之數具於聲氣之元不  
可得而見及斷竹爲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

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長九寸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是爲律本度量權衡於是而受法十一律由是而損益焉朱子以爲本原第一章是最大節目蓋上古聖人心通造化默會中聲製爲黃鍾適符天地自然之數漢晉而後凡究心於律呂者因未詳考黃鍾之眞度是以中聲無由而得今欲定黃鍾之管必先定黃鍾之度既得黃鍾之度乃攷其周徑而幕積實之相生而較以容黍之多寡然後製

以器審以音一一脗合則理之出於自然者無不歸於大同矣。律呂正義後編律由數起篇曰問漢志言度量衡皆起於律又曰推歷生律律呂新書則曰分寸之數具於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截竹爲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然則數由律起乎抑律由數起乎曰律由數起也漢志曰推歷生律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蹟索隱鈎深致遠莫不用焉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

累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其法在  
算術觀志所言是律生於數而度量衡又起於律  
也後漢志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  
有數天地初形人物旣著則算數之事生記稱大  
撓作甲子隸首作算數二者旣立以比日表以管  
萬事一十百千萬所同用也律度量衡歷其同用  
也是又言律與度量衡同起於數也蔡元定曰律  
未成之前有數而未見律成而後數形焉度之成  
在律後度之數在律前故律之長短闊徑以度之

分寸之數而定是又言律起於數度成於律而律  
又定於度也凡此皆律由數起之義也 律呂正  
義後編律呂分均篇曰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同以  
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  
陰聲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皆文之以五  
聲宮商角徵羽夫旣曰合陰陽之聲矣而又分別  
之曰若者陽聲若者陰聲明乎陰陽之可合而不  
可雜也且曰皆文之以五聲明乎陽律陰呂各有  
五聲也向使律呂而可相雜則周禮何不直云十

二律又何不渾言之曰律呂而必條分縷晰曰六  
律六同陰聲陽聲云爾哉且周禮大司樂之用六  
樂也所奏者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所歌  
者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仲呂夾鍾倘律呂之可雜  
用何不於所奏者一參以呂或於所歌者而一錯  
之以律乎是其奏與歌有相合無相混也國語伶  
州鳩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  
量之以制夫黃國語本作六  
依朱子作黃中之色也故名之曰  
黃鍾二曰太簇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

曰無射爲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  
呂二間夾鍾三間仲呂四間林鍾五間南呂六間  
應鍾律呂不易無姦物也彼其於律呂也旣分別  
次第而數之又各自連類而數之未嘗曰一黃鍾  
二大呂三太簇四夾鍾云云也且其曰律呂不易  
云者言其各有條理不相互易夫而後乃無姦物  
也

按杜典於十二律備言律呂分屬陰陽此條論清濁分均正深明律呂陰陽不相紊雜之義故謹錄於此不贅列於旋宮法內云

### 五聲八音名義

律呂正義後編中聲篇曰問宮最濁商次濁角居  
中徵次清羽最清然則角乃中聲樂不以角爲君  
而以宮爲君何也曰沈括曰濁爲宮稍清爲商最  
清爲角清濁不常爲徵羽斯言最是夫音大則濁  
小則清自宮以下清至於羽而止自羽以上濁至  
於宮而止然管子言五聲數徵羽大於宮然則宮  
之上有徵羽猶夫角之下有徵羽也羽之下不容  
復有聲必轉而之平宮之上乃可是以沈括曰徵  
羽清濁不常夫徵羽必轉而之平宮之上乃可然

則宮乃中聲正聲君聲而不可以紊歟

按此條本論中聲以

證旋宮必用倍律然正發明五聲清濁之旨故列於此

律呂正義八音樂

器總說篇曰八音之樂各從其類而制器尤宜探

其體要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

克諧無相奪倫蓋生於人聲成於樂器而宮調運

於其中所以節人聲而裁樂器也古聖人初制律

呂以和五聲然後被之八音金石有厚薄輕重之

差匏竹有空竅短長之別絲音則徽柱散實以分

聲調土樂則中空容積以較度分革木雖止一聲

亦皆有所由起要之莫不以律呂五音之倍半準其損益蓋絲與金石爲一類假人力以生聲者也竹與匏土爲一類假人氣以生聲者也革與木爲一類所以爲樂之節奏者也然八音之中備律呂陰陽之體叶宮調聲字之全惟絲竹爲最要何也金石之器以律呂實積容受分量較以厚薄輕重其爲體也雖各不同而爲用則一器獨限一聲而已匏土之器其聲生於空竅其分定於容積與竹音同革木之器雖不以律呂之法爲準則而其度

分亦皆依黃鍾而得數要之皆所以應和樂之始終節奏耳夫六經所載八音備具然堂上之樂貴人聲而以絲音爲主堂下之樂貴人氣而以竹音爲主竹之聲在虛虛之多者聲濁少者聲清而多少之數定於中空之圍徑短長絲之聲在實實之多者聲濁少者聲清而多少之數定於絲綸之巨細分度所以然者竹音之樂十二律呂爲之本相與比例推求而取其聲由於比例推求而得其數其圍徑長短加分減分總不越乎十二律呂之範

圍大者用其大體本形之度分小者用其小體本形之度分而後竹音諸樂之聲字各歸於律呂之位而各應於律呂之宮調焉蓋竹音諸樂依人之氣而生聲故本之中空容積之多寡而無與乎形體厚薄之度分也絲音之樂五聲二變爲之本相與比例折取而察其聲由於比例折取而得其分其絲綸巨細微柱遠近總不越乎五聲二變之範圍大者用其大體本絃之度分小者用其小體本絃之度分而後絲音諸樂之聲字各得五聲二變

之位而各應於律呂之宮調焉蓋絲音諸樂依人  
之力而生聲故本之絲綸之巨細長短而無與乎  
形質之大小也必使絲竹之器一皆協於十二律  
呂五聲二變之正而眾音之器所應宮調聲字又  
皆協於絲竹之音然後諸樂之大本可得而論焉  
律呂正義後編八風篇曰問史記以八風協十  
二律始於不周風終於闔閨風始於應鍾之呂終  
於無射之律風何以不始廣莫而始不周律何以  
不始黃鍾而始應鍾遂使十二辰以亥始以戌終

亦有說乎抑傳述之誤也曰天地之本固如是也不觀諸易乎易曰乾知大始又曰乾西北方之卦也若是乎十二律呂雖始於黃鍾十二辰雖始於子而言其大始固必在西北也西北者戊亥之交不周風居焉故風始不周也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故以四序言之則十一月一陽生而爲十二辰之始以二氣言之九月之剝而爲純坤則陽已生焉何也無乾則不能成坤坤畫斷處卽乾之充塞於其內已全其純乾之

體也則知非陽之絕而復續直是未嘗絕也有義  
裏而無絕續此陰陽之情狀也曰史記之義亦精  
矣而他書無以戌亥爲始終之會者何也曰黃帝  
素問言五運六氣以戌亥爲天門五運六氣皆八  
風之所爲故必以戌亥爲終始十二律呂亦八風  
之所應故律書所言與素問相表裏也曰六經中  
猶有可證佐者歟曰文王後天之卦固如是矣乾  
坎艮震巽離坤兌豈非始於乾而終於兌乎乾者  
亥也兌者酉也兌乾之交戌亥之會也

## 五聲十二律旋相爲宮

律呂正義十二律呂五聲二變篇曰言樂者皆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然此二者義各有在不可一槩而論三分損益乃制律之則也古聖人立爲算術以別十二律呂相生之度凡金石之厚薄絲竹之長短皆依以定焉隔八相生乃審音之法也審音之法必取首音與第八音叶和同聲以爲之準卽首音八音之間區而別之以爲五聲二變則清濁之相應高下之相宣皆賴以生焉但五聲二變

有施於管律者有施於絃度者其生聲取分各有  
不同自漢唐以後皆宗司馬氏淮南子之說以三  
分損益之術誤爲管音五聲二變之次復執管子  
絃音五聲度分而牽合於十二律呂之中故管律  
絃度俱不可得而明如旋宮圖黃鍾爲宮太簇爲  
商姑洗爲角蕤賓爲變徵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  
鍾爲變宮至半黃鍾復爲清宮大呂爲宮夾鍾爲  
商仲呂爲角林鍾爲變徵夷則爲徵無射爲羽黃  
鍾爲變宮而半大呂復爲清宮夫正律爲宮至半

律而仍爲宮正律爲商至半律而仍爲商則宮商一定而旋宮之義已失且陽律而雜以陰呂陰呂而雜以陽律陰陽相雜而取聲之原亦未爲得是蓋各守所傳固執一理而未始備制律呂之管以審音也間嘗截竹爲管詳審其音黃鍾之半律不與黃鍾合而合黃鍾者爲太簇之半律則倍半相應之說在絃音而非管音也明矣又黃鍾爲宮其徵聲不應於林鍾而應於夷則則三分損益宮下生徵之說在絃度而非管律也明矣是知古聖人

審定律呂陰陽各六陽則爲律陰則爲呂意固有  
在也孟子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鄭康成大司  
樂注六律合陽聲六呂合陰聲國語以六呂爲六  
問非陰陽分用之證耶呂氏春秋以三寸九分之  
管爲聲中黃鍾之宮非半太簇合黃鍾之義耶是  
以卽陰陽之各分者言之則陽律從陽陰呂從陰  
各成一均而不相紊故今所定黃鍾爲首音宮聲  
次太簇爲二音以商聲應姑洗爲三音以角聲應  
蕤賓爲四音以變徵聲應夷則爲五音以徵聲應

無射爲六音以羽聲應半黃鍾爲七音以變宮聲應此陽律之五聲二變也至半太簇爲清宮而與黃鍾應則陽律旋宮之義見焉如定大呂爲首音宮聲則夾鍾爲二音以商聲應仲呂爲三音以角聲應林鍾爲四音以變徵聲應南呂爲五音以徵聲應應鍾爲六音以羽聲應半大呂爲七音以變宮聲應此陰呂之五聲二變也至半夾鍾爲清宮而與大呂應則陰呂旋宮之義見焉所謂陰陽以類相從而不雜者此也若夫以陰陽唱和而合用

之則一律一呂折中取聲使陰陽之氣得以相兼故黃鍾之宮爲濁宮大呂之宮爲清宮濁者不得揚之使高清者不得抑之使下惟定宮聲在黃鍾大呂之間而可濁可清始能兼律呂之用黃鍾大呂旣合而爲宮則太簇夾鍾合而爲商姑洗仲呂合而爲角蕤賓林鍾合而爲變徵夷則南呂合而爲徵無射應鍾合而爲羽至半黃鍾半大呂合而爲變宮是又陰陽唱和律呂合用者也驗之於樂器排簫鍾磬各一十有六正陰陽之分用者也今

籥與笛一孔而兼律呂一音而能高下正陰陽之

合用者也至於籥笛之最上一孔適當出音孔上

第一孔之半而聲低一字卽宮聲之半不應宮聲

而爲變宮者也按其體推其數製以器審以音莫

不確然有據而無纖毫之可疑則五聲二變運於

十二律呂之中誠有一定不易之至理也

按杜典  
旋宮法

以陰陽相雜者爲言蓋沿後漢書之誤

祖仁皇帝心通天矩審定元音知古人用樂於清濁陰陽有相合而無相雜迺以清濁分均使陽純用律陰純用呂定論攸昭洵足以祛萬世之惑矣

律呂正義後編律呂分均篇曰問後漢書以黃

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蕤賓爲變徵林鍾爲  
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其餘各宮以類從焉國  
語七律韋昭註遵用其說歷代因之朱子亦曰七  
律自成一均其聲自相協應江隣幾雜志六律爲  
宮則商角以律應徵羽以呂應六呂爲宮則商角  
以呂應徵羽以律應律應律呂應呂爲從聲律應  
呂呂應律爲變聲然則一均之內律呂互用由來  
舊矣今鍾磬排簫以六律加二倍律爲陽均六呂  
加二倍呂爲陰均陽純用律陰純用呂則前古未

之有聞自律呂正義創之果可爲萬世法乎自音之有七也以第八音與首音同故左傳有七音國語有七律七增一爲八然後還宮之用足故周禮鍾磬各八爲堵十六爲肆此古今之所同而人之所共知也然則絃則半分與全分應自首音至第八音計得六分五聲各得一分二變各得半分在管則半律不與全律應而下律之半乃與本律應自首音至第八音計得七分五聲二變各得一分故黃鍾爲宮則徵聲不與林鍾應而與夷則應羽

聲不與南呂應而與無射應變宮不與應鍾應而  
與半黃鍾應至半太簇乃復爲清宮而與黃鍾應  
前編言之綦詳此則秦漢以下樂書淪亡後人疑  
之而不能知知之而不能斷自

聖祖仁皇帝精其數製其器審其音確然定之而無疑而  
亦爲有耳所共曉是直與黃帝造律先後同揆而  
萬世莫能易者也夫律管也其不可與絃同日而  
語理之自然者也管子曰凡將起五音先主一而  
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

宮三分而益之以一爲百有八爲徵有三分而去其乘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而去其乘以是成角此乃以絃音五聲之分而言故曰黃鍾小素之首而數止於五未嘗及十二律呂也凡此雖未析言管絃之不同而要各不相混夫旣不相混則亦無庸析言之矣至淮南子乃取管子五聲之分而衍之以至於十二然雖用十二律之名而猶是絃音之度未卽以絃爲管也史記律數九九八十一以爲宮乃絃音之度自爲

一段黃鍾八寸十分一以下乃律管之度別爲一段是雖用十二管之分數而亦未卽以管爲絃也逮後漢志則直曰京房受學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黃鍾爲宮林鍾爲徵云云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絃隱間長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有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準始以律準絃而後又以絃準律於是管絃混淆而度數遂不可辨矣梁制四通亦猶夫是然房曰竹音不可以度調則

猶疑律與絃之不合蓋如絃昔林鍾之分不應林鍾之律而應夷則之律之類而特不知絃之非管九尺可爲宮而不可以爲黃鍾六尺可爲徵而不可爲林鍾八尺可爲商而不可爲太簇而六十律之絃度皆後世所謂變律絃或用之而管則不可用耳自房以後則又皆祖房之失而並所謂竹音之不可度調者亦不可攷夫絃有緩急非管則不定孟子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謂竹不可以度調豈待智者而後知其謬哉明鄭世子載培謂八

音當以竹爲首竹以律爲首黃鍾半律不與薰鍾應而半大呂近之是亦實有攷據而具卓識者然未能密考算數多載律管而得半太簇之與黃鍾合依然局於襲誤而莫之能辨此則所謂後人疑之而不能知知之而不能斷者也問者曰今之所能固爲有耳所共聞而自東漢以來何以獨無一人聞而知之者耶曰朱子有言十二律皆在只起黃鍾之宮不得所以起不得者只是尺不定

聖祖仁皇帝始得黃鍾聲氣之元故五聲之分際陰陽正

半乃得皦然明白漢晉而後人未嘗聞今日之元  
聲則當日之失宜其不能辨也

五聲十二律相生法

臣等謹按古來論樂者皆以黃鍾爲律本累黍候  
氣聚訟紛如

聖祖仁皇帝聖神天縱審定古今尺度累黍佈算縱黍百  
粒得今尺十寸之全橫黍百粒適得今尺八寸一  
分之限因定今尺七寸三分九釐正古尺九寸卽  
爲黃鍾之律準以製造諸律土生下生無不脗合

蓋至理得而至數畢符所謂近之不遺於日用而  
推之直可通於造化者也故茲所綜輯各條悉黃  
帝造律以來未宣之蘊云

律呂正義黃鍾轉生律呂篇曰律呂始黃鍾終應  
鍾止於十二者聖人審音制律其生聲之理不得  
不止於十二且稽之於度三分損益上下相生其  
成形之數尤不得不止於十二故國語曰紀之以  
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至蕤賓之生大  
呂漢志主下生通典主上生主下生者宗司馬遷

律書主上生者宗呂氏淮南之說也而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亦取上生蓋蕤賓下生則三分損一僅得大呂之半必倍之始得其全上生則三分益一適得大呂之全其數立黃鍾太簇之間而聲界黃鍾太簇之交與其下生而得其半孰若卽用上生之直截簡當耶此以聲音度數言之而宜用上生者也黃鍾一陽復始爲十一月之律三分損一下生林鍾爲六月之呂此陽生陰宜下生也林鍾三分益一上生太簇爲正月之律此陰生陽宜上生

也太簇三分損一下生南呂爲八月之呂此陽生  
陰宜下生也南呂三分益一上生姑洗爲三月之  
律此陰生陽宜上生也姑洗三分損一下生應鍾  
爲十月之呂此陽生陰宜下生也應鍾三分益一  
上生蕤賓爲五月之律此陰生陽宜上生也至蕤  
賓之生大呂復用上生者蓋自黃鍾十一月之律  
一陽始生而大呂十二月之呂二陽相繼位雖居  
陰而氣實應乎陽蕤賓五月之律一陰始生位雖  
居陽而氣則屬乎陰故蕤賓之生大呂實以陰生

陽而宜上生者也自蕤賓一陰生而夷則七月之律無射九月之律氣皆爲陰自黃鍾一陽生而夾鍾二月之呂仲呂四月之呂氣皆爲陽故大呂生夷則爲下生夷則生仲呂爲上生是皆緣蕤賓上生而然此以陰陽理氣言之而宜用上生者也宋陳祥道禮書註曰黃鍾至姑洗陽之陽也林鍾至應鍾陰之陰也陽之陽陰之陰則陽息陰消之時故陽常下生而有餘陰常上生而不足蕤賓至無射陰之陽也大呂至仲呂陽之陰也陰之陽陽之

陰則陽消陰長之時故陽常上生而不足陰常下  
生而有餘周禮訂義楊謹仲曰陽中之陽則下生  
而損一分至陰中之陽則下生者反當益陰中之  
陰則上生而益一分至陽中之陰則上生者反當  
損此二說者可以闡呂氏淮南之指而發蕤賓上  
生之蘊矣古之聖人制爲十二律呂以配十有二  
月節四時之變明消息之機一皆本乎陰陽陰陽  
之辨精則理明而數備故律呂三分損益上下相  
生之法誠千古不易之至論也 律呂正義律呂

之長損益相生篇曰自古論律呂者必先攷黃鍾之長黃鍾之長定而十一律呂皆由此定律呂新書言黃鍾九寸寸作十分爲九十分又言黃鍾九寸寸作九分爲八十分夫九十分乃黃鍾之正數而八十一分原於管子絃音五聲度分史記淮南子遂以爲管音度分新書雖兼取之而九寸之說實不可易但尺度不明則執九寸之說亦不能無失故定律呂之長必以古尺通之今尺比例推求然後眞數可得以古尺言之黃鍾九寸三分損

一得六寸爲林鍾林鍾三分益一得八寸爲太簇  
太簇三分損一得五寸三分三釐三毫三絲三忽  
三纖三微有奇爲南呂南呂三分益一得七寸一  
分一釐一毫一絲一忽一纖一微有奇爲姑洗姑  
洗三分損一得四寸七分四釐零七絲四忽零七  
纖有奇爲應鍾應鍾三分益一得六寸三分二釐  
零九絲八忽七微六纖有奇爲蕤賓蕤賓三分益  
一得八寸四分二釐七毫九絲八忽三微五纖有  
奇爲大呂大呂三分損一得五寸六分一釐八毫

六絲五忽五微六纖有奇爲夷則夷則三分益一  
得七寸四分九釐一毫五絲四忽零九纖有奇爲  
夾鍾夾鍾三分損一得四寸九分九釐四毫三絲  
六忽零六纖有奇爲無射無射三分益一得六寸  
六分五釐九毫一絲四忽七微四纖有奇爲仲呂  
仲呂三分益一得八寸八分七釐八毫八絲六忽  
三微三纖有奇比之黃鍾九寸不足一分二釐一  
毫一絲三忽六微六纖有奇以今尺言之黃鍾之  
七寸二分九釐損益相生則林鍾得四寸八分六

釐太簇得六寸四分八釐南呂得四寸三分二釐  
姑洗得五寸七分六釐應鍾得三寸八分四釐蕤  
賓得五寸一分二釐大呂得六寸八分二釐六毫  
六絲六忽六微六纖有奇夷則得四寸五分五釐  
一毫一絲一忽一微一纖有奇夾鍾得六寸零六  
釐八毫一絲四忽八微一纖有奇無射得四寸零  
四釐五毫四絲三忽二微有奇仲呂得五寸三分  
九釐三毫九絲零九微四纖有奇至仲呂上生比  
黃鍾原數不足九釐八毫一絲三忽零六纖有奇

夫黃鍾古尺之度所生律呂其分寸如彼今尺之度所生律呂其分寸如此古尺之度爲數多今尺之度爲數少數多者橫黍之所生數少者縱黍之所累數之多少雖異而管之長短則同今尺之七寸三分九釐正古尺之九寸也至於仲呂不能還生黃鍾乃數之使然蓋十二律呂上下相生損之漸少而益之不足故仲呂上生之變黃鍾雖不及黃鍾一分上下而其數仍與黃鍾相近不得自成一律其聲亦與黃鍾相近不能自成一音細譯其

理下生而損上生而益損益之間數有消長亦如氣盈朔虛之有閏分此古人所以以律呂配之十二月也 律呂正義後編三分損益篇曰問陽律皆主下生陰律皆主上生漢志相生之法固然乃蕤賓夷則無射之律法宜下生然三分損益僅得其所生之呂之半必倍之而後其數合何也曰陰陽之道不可爲典要其以六律爲陽六呂爲陰者因其所中之月而以奇者爲陽偶者爲陰也實則自子至己六辰爲陽自午至亥六辰爲陰此則生

於陰陽之大分而不以奇偶爲泥者也如易之橫圖然其生於陽儀者有奇有偶其生於陰儀者亦有奇有偶凡奇皆陽凡偶皆陰此以奇偶爲陰陽者也實則凡生於陽儀者無論奇偶皆陽之屬凡生於陰儀者無論奇偶皆陰之屬此又陰陽之大分不泥於奇偶者也以此推之則黃鍾太簇姑洗三律於月則奇而又屬乎陽辰之分故爲陽之陽若蕤賓夷則無射三律於月雖爲奇而已屬乎陰辰之分故爲陽之陰林鍾南呂應鍾三呂於月則

偶而又屬乎陰辰之分故爲陰之陰若大呂夾鍾仲呂三呂於月雖爲偶而乃屬乎陽辰之分故爲陰之陽以陽之陽者而下生陰之陰者而上生自於陽損陰益之本法合若陽之陰陰之陽者則其法不能以無異故自呂覽淮南以及通志其相生之法皆以蕤賓夷則無射三律爲上生大呂夾鍾仲呂三呂爲下生者以此也曰然則馬班之說主於奇偶以定陰陽呂覽淮南通志之說主於大分以判陰陽亦既各有所見矣將孰優耶曰天有闢

闔之二運而後有十二辰之方歲有舒肅之二氣而後有十二月之位則大分之陰陽所以括乎奇偶之陰陽者也故律呂相生朱子亦主呂覽淮南通志之說者以此也曰如馬班之說則損一而下生者六益一而上生者亦六其數適均如呂覽淮南通志之說則損一而下生者五益一而上生者七其數不均今不從其均者而反從其不均者何歟曰此陽饒陰乏之秘樂理於是爲至也今夫一日之間晷行地上者一百八十度於分爲晝屬陽

行地下者亦一百八十度於分爲夜屬陰此其均焉者也然日未出地平十有八度而色已可辨日入地平十有八度而色始不辨是晝之度數凡二百一十有六夜之度數僅一百四十有四故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此陽饒陰乏驗諸曇景而最明者也且夫午雖陰辰而適奠正南之方故後天圖以離位之而退坤於西南明姤陰雖始生於午而午實爲陽明用事之會必至西南之未方而後純屬乎陰也蕤賓以陰辰之

律而從乎陽其義亦猶是也由斯以談則子丑寅卯辰巳以及於午之律皆以上生而屬陽是陽居其七也惟未申酉戌亥之律皆爲下生而屬陰是陰僅居其五也贏絀之分明而扶抑之理得矣

製造

康熙三十一年正月

訓諭羣臣正定律呂

上御乾清門取五聲八音八風圖展閱指謂諸臣曰古人謂十二律呂定而後被之八音則八音和奏之天地則

八風和而諸福之物可致之祥無不畢至其言樂律所  
關如此其大而律呂之所從出不可不知如律呂新書  
所言算數專用徑一圍三法此法若合則所算皆合此  
法若舛則無所不舛矣朕觀徑一圍三之法用之必不  
能合蓋徑一尺則圍當三尺一寸四分一釐有奇若積  
累至百丈所差至十四丈有奇等而上之其爲舛錯可  
勝言耶因取方圓諸圖

指示諸臣曰所言徑一圍三止可算六角之數若圓圍則  
必有奇零其理具在目前甚爲明顯朕觀八線表中半

徑勾股之法極其精微凡圓者可以方算開方之法卽從此出逐一驗算無不脗合至黃鍾之管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是爲律本此舊說也其分寸若以尺言則古今尺制不同自朕觀之當以天地之度數爲準至隔八相生之說聲音高下循環相生復還本音必須隔八此一定之理也隨命樂人取笛合瑟次第審音至八聲仍還本音

上曰此非隔八相生之義耶以理推之固應如是至五十

五年

詔輯律呂理數諸書並考定樂器審定今營造尺七寸

分九釐爲黃鍾之度準損益相生之法製十二正律以和八音復以黃鍾之積爲本大而加分小而減分皆用黃鍾之長與徑相比成形制爲同形管六百九十有六其法大者加至八倍則長與徑各加一倍小者減至八分之一則長與徑各減一半自八倍黃鍾之管至正黃鍾之律率以一倍遞減自黃鍾正積八分之七之管至八分之一之管率以一分遞減而管體漸小聲音易別故遞減以倍

者又有半積及四分之一八分之一之法遞減以  
分者又有八分之三分半八分之二分半八分之  
二又加一分之四分之一八分之一又加一分之  
四分之三八分之一又加一分之四分之二八分  
之一又加一分之四分之一八分之一又加一分  
之八分之一之法自八倍黃鍾至黃鍾八分之一  
管之長短圍徑雖各不同而皆得名爲黃鍾每一  
黃鍾各具同徑之十二律呂各成一調之五聲二  
變凡管樂之制皆由是出又有旋宮起調圖譜以

正管音有清濁二均絃表以定絃音備載律呂正義一書以昭成法

乾隆六年以律呂正義內尙少樂章字譜

詔續輯後編於是研窮聲律究極本源壇簾從簫爲一  
譜笙從笛爲一譜磬從鐘爲一譜琴與瑟各爲一  
譜鐘磬沿古用律呂簫笛從今用工尺凡祭祀朝  
會宴享及有聲無字之樂章莫不別陰陽辨清濁  
聲之高下奏之短長咸分判而節度之而後  
聖祖之所爲審音定樂制器協均者一一施諸實用矣

皇朝通典卷六十五

皇朝通典卷六十六

樂四

臣等謹按審度迺以正音和聲必先製器故杜典於製造之後卽繼以權量八音二門顧律尺旣亡前代所沿未必盡有當於古也我

朝得黃鍾眞度以之審定衡量足以整齊物用以之製造樂器足以宣鬯元音故宮懸所列美備精詳製作之隆淳有立極千古者矣

權量

臣等謹案班固漢志于備數和聲之後卽繼以審

度嘉量權衡之篇隋書因之宋蔡元定律呂新書亦附之篇後顧古律旣亡度量權衡之制無所折衷

聖祖仁皇帝精研象數得黃鍾真數而度量衡之制皆有以稽其同異而觀其會通編之會典

皇上復設嘉量于

殿廷蓋所以立經國之大端而審音之要道卽于是

乎在矣

順治五年頒發斛式十一年飭遵部定法馬私自  
增加者罪之十二年重定鐵斛頒發各省十五年  
定各關秤尺務使準足不得任意輕重長短

康熙元年頒定新法馬四十三年議定斛式并停  
用金斗關東斗五十二年

御製律呂正義定度量衡律尺十寸爲今營造尺八寸一  
分律尺權法重五錢今權法重二錢五分強律尺  
量法一斛三千龠爲十斗今量法一斛三千龠爲  
五斗

聖祖仁皇帝庭訓曰書云同律度量衡論語曰謹權量蓋爲禁貪風除欺詐所以平物價而一人情也今市廛之上閭閻之中日用最切者無過于丈尺升斗平法其間長短大小亦或有不同而要皆以部頒度量衡法爲準通融合算均歸畫一則不同而實同也蓋以大同者定制度而以隨俗者便民情斯爲善政自上古以迄于今幾千百年度量權衡改易非一苟一旦必欲強而同之非惟無益于民生抑且有妨於治道此又不可不留心講究者也乃以金銀製爲寸方著其輕重以爲權量之

準權製形圓以寸法定輕重之率量制形方以寸法定容積之率列之爲表載入會典頒行

乾隆九年

御製嘉量方圓各一圓制仿東漢嘉量之式方制仿唐張文收之式用今律度範銅塗金列之

殿廷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其

重二均聲中黃鍾之宮

親爲之銘並刻方圓度數於其上於是律度量衡之制瞭如指掌極制作之明備焉

金一

鑄鐘

編鐘

方響

雲鑼

大銅角

小銅角

小銅鼓

小銅點

小

銖

蒙古角

口琴

哈爾扎克

喀爾鼐

蘇爾鼐

蘇爾鼐

蘇爾鼐

蘇爾鼐

鑄鐘周禮春官鑄師注鑄如鍾而大樂器圖鑄鐘十二各應律呂之音凡合樂以某律爲宮則擊本律之鐘以宣之孟子所謂金聲是也乾隆二十四年冬于西江得鑄鐘十二

皇上命遵

聖祖仁皇帝所定七寸二分九釐爲黃鍾之數參考本律倍半之法補鑄其一足成十二又另鑄鑄鐘十二

以備特懸

御製銘詞鑄識其上編鐘十六枚爲一虛陰陽各八  
以厚薄爲次第薄者聲濁厚者聲清故外形皆同  
一制而中空容積之多寡實體之厚薄依次遞減  
之方響十六枚以鋼爲之長濁皆一制亦以厚  
薄分清濁應十二正律四倍律以小鋼槌擊之  
雲鑼十面共一木架厚薄有損益與編鐘同卽雲  
璈也元史始見于宴樂大銅角一名大號上  
二截形如竹筒本細末大小銅角一名二號上

截如筒下截如角金邊穿二孔以黃絨繩繫于木柄左手提而右手擊之 錙形如盆外用木匡錙邊匡周俱平分三分各穿二孔以黃絨繩繫之掛於項隋後鹵簿皆有錙而形制不詳通典則曰錙如大銅壘懸而擊之通考則曰錙形圓如銅鑼明制有金又有鉢我

朝因之金卽鑼鉢則如鑼而有邊是則今之鉢制自唐已然而今之金卽宋之鉢也 金口角舊名瑣縕木管本小末大上下金口加蘆哨吹之其名不

知所自起或始于方言云 銅鼓邊有二孔以革  
絨絲懸而擊之陳陽樂書謂昔馬援征交趾得駱  
越銅鼓鑄爲馬式此其迹也范成大桂海器志謂  
如坐墩而空其中兩人昇行以手拊之聲似鞞鼓  
則實始于嶺南云 銅點制如銅鼓而小後世用  
以爲點故以爲名今之節奏先擊點乃擊鼓鼓再  
擊乃擊銅鼓則是點與銅鼓爲應和亦猶將擊鼓  
先擊鼙也 鼓中有孔以黃絨絲貫之兩面相擊  
以和樂始於隋九部樂唐乃用之燕樂唐末樂器

散亡遼得之具于太樂光明史志不載此器今行幸用之蒙古角亦名蒙古號木質空心上下二節末加鍛金銅曰雄雌各雄者內徑微大而聲濁雌者內徑微小而聲清其長短皆相等唐書禮樂志金吾所賞有大角爲魏之簸邏卽此口琴以鐵爲之一柄兩股中設一簧簧端點以蠟珠銜殷鼓簧以成音哈爾扎克回樂狀類胡琴以榔爲槽其末圓頂以馬尾革縷爲絃馬尾絃下有鋼絲絃另以圓木桿爲弓以馬尾爲絃以弓絃軋馬

尾絃應鋼絲以取聲

喀爾鼐回樂狀類洋琴木

胎中空左端直右端曲左端上面施木梁以繫鋼  
絃之本鋼絃之末施木軸入於右端立面孔內轉  
其軸以定絃之緩急以手冒撥指彈之取聲

蘇

爾鼐回樂一名瑣捺狀類金口角木管本大末小  
上下飾以金木管口上安銅管銅管上口安蘆哨  
應笛聲

臣等謹案蒙古角口琴等器皆蒙古樂

國初時卽已取用哈爾扎克喀爾鼐蘇爾鼐諸器與

革之達十那噶喇絲之塞喀爾喇巴十竹之巴拉  
滿並回部樂我

皇上德威遠播西郵二萬餘里盡入版圖其國俗樂器  
與高麗國併喀爾喀樂並陳宴享方諸周禮鞮鞚  
之掌益昭無遠弗届之休已

石二

特磬編磬

特磬爾雅大磬謂之磬周禮注特磬十二依辰次  
陳之以應其方之律朱子云鐘磬有特懸者器大  
而聲宏故于起調畢曲之時擊之以爲作止之節

此皆言特磬卽孟子所謂玉振是也乾隆二十五年西域耆定和闐貢玉可叶鳴球因

命依律琢爲特磬

御製銘詞鐫識其上磬凡十二以巈鑄鐘 編磬十六枚同在一處長濶皆同一制其厚薄則有損益應律與鐘同明代

圜丘磬用玉今

祈穀壇亦用玉餘俱靈璧石周禮簾飾以鱗今則鐘簾以龍而磬簾以鳳業亦如之其數必十六枚與編鐘

之陰陽各八同陳陽樂書謂古制不過十二其說

非是

土三

壠

壠燒土爲之朱漆繪金雲龍垂五彩流蘇爲飾有  
黃鍾壠大呂壠黃鍾壠以八倍黃鍾積爲體太呂  
壠以七倍黃鍾積爲體皆頂上一孔前四孔後三  
孔律呂正義後編曰風俗通曰有四孔其二相通凡  
六孔是必四孔之外又有二孔與四孔之二相通  
蓋前四後二之謂故曰凡六孔朱載堉謂埙腰四

隅各開一孔相對透明雖顯四孔只是兩孔之通  
則下文凡六孔句意不相承又云六孔卽前三後  
二併吹孔之謂尤與所云四隅各開一孔者自相  
矛盾故知風俗通所云六孔者必四孔並通而爲  
六非並吹孔爲六也

革四

建鼓

搏拊

大鼓

杖鼓

小杖鼓

手鼓

達卜

鼓

龍鼓

行鼓

導迎鼓

典

俳鼓

那囁喇

建鼓以木爲匡冒以革穿徑爲方孔以柱貫其中  
而樹之趺趺上爲座以受柱圓柱之上爲托雲以

承鼓柱貫鼓上出以擎蓋蓋上壓梁上植金鸞律  
呂正義後編曰考明堂位曰殷楹鼓周大射禮用  
建鼓隋志曰植而貫之謂之建鼓元史樹鼓四每  
樹三鼓中植以柱曰建鼓惟明會典則曰應鼓或  
以其度小于晉鼓而名之然孔穎達謂應鞞爲應  
和建鼓則建者不當名爲應也 搏拊如鼓而小  
匡上銜小金環以黃絨繩繫之橫置之趺凡合樂  
工人掛于頸以手擊之律呂正義後編曰晝搏拊  
琴瑟孔安國以搏拊爲樂器蔡以爲作用之名然

周禮有令奏擊拊下管之文則在古必有其器其用則鼓每一擊搏拊再擊以爲應和之節 大鼓腹內安銅膽平懸架上律呂正義後編曰孔穎達謂懸鼓卽大鼓陳暘謂後世大鼓卽鼙鼓然古鼓橫懸于簾今則平懸于架似不同隋唐鼓吹有大鼓然用之大駕則非懸于簾虞可知宋有散鼓教坊鼓樂圖皆平置與今相似 杖鼓上下二面木匡細腰以紅漆竹片擊之其制始于漢魏今有大小二種 小杖鼓元史謂之扎鼓左手持而右手

擊之蓋後周杖鼓有三等之遺制。手鼓不知其所自起。左手持而右手以槌擊之。周禮小師小樂事鼓棟此或其遺。龍鼓匡繪五彩雲龍四旁金銅環繫以黃絨縷陳則置鼓于架行則掛鼓于項歷代鹵簿鼓名不一古橫懸有蓋今平置有衣微不同。行鼓一名陁羅鼓上大下小匡貼金銅釘鉸環繫以黃絨縷跨于馬上下馬陳樂則懸之于架。按唐有三面鼓形如缸首廣下銳冒以虺皮類此。導迎鼓制如大鼓而小匡繪五彩雲龍腹內

安銅膽四旁鍍金環以黃絨綆舉之 俳鼓朝鮮  
國樂制與鹵簿龍鼓相似而微小兩旁施銅環以  
黃扁絳繫于項 達十回樂木腔冒以革以手指  
擊之 那噶喇回樂狀類行鼓鐵匡上大下小冒  
以革以二木杖擊之

絲五 琴 瑟 筝 胡琴 月琴 二絃 提琴 奚琴 六絃  
箏 軋箏 塞塔爾 喇巴卜 和必斯

琴前廣後狹上圓下方通長三尺一寸五分九釐  
爲黃鍾四倍又三分之一絃長二尺九寸一分六

釐爲四倍黃鍾之度凡七絃面用桐木底用梓木  
黑漆虛中岳山焦尾用紫檀徽用螺蚌爲飾以漆  
金几承之 瑟前廣後狹面圓底平中高首尾俱  
下通長六尺五寸六分一釐爲九倍黃鍾之度絃  
長四尺三寸七分四釐爲六倍黃鍾之度絃凡三  
十有五通體桐木黑漆身繪雲龍首尾繪錦邊繪  
雲梁用紫檀絃孔用螺蚌爲飾以漆金架二承之  
箏似瑟而小十四絃各隨宮調設柱和絃以諧  
律呂通體用桐木金漆梁及尾邊用紫檀絃孔用

象牙爲飾唐書言十三絃或十二絃制不可考今十四絃則五聲二變爲七倍之故爲十四也 琵

琶曲首長頸廣腹圓背四絃其制大小不等四象十三品多以意爲遷就彈者難之 三絃方槽圓角冒以蛇皮木柄下曲貫槽中上直與槽面平通體用紫檀山口及軸用象牙柱用竹定絃取聲各隨宮調其制不知所自起唐書有龍首琵琶雲頭琵琶皆三絃飾以虺皮則似亦唐制 奚琴刻木爲體二絃以木桿繫馬尾軋之 六絃箏陳陽謂

天寶中史盛作六絃琵琶今蒙古箏六絃意亦唐制  
胡琴似琵琶而下銳龍首皮腹背有脊棱二  
絃以木桿繫馬尾軋之元史胡琴如和必斯卷頸  
龍首二絃用弓捩之弓之絃以馬尾則胡琴亦奚  
琴類是也但槽端彼方此尖槽面彼覆以木此冒  
以皮微不同 番胡琴椰槽竹柄二絃以竹弓繫  
馬尾施絃間軋之較奚琴制微短彼槽以木此以  
榔彼柄以木此以竹彼軋以木桿此以竹弓 月  
琴八角木槽而微凹其面柄貫槽中四絃覆手曲

首似琵琶通體用紫檀槽面用桐木本名阮咸王  
折三才圖繪曰元行沖以其形似月聲似琴名月  
琴今人但呼曰阮 二絃方槽底面有孔木柄曲  
首覆尾如琵琶又似三絃但鼓方耳 提琴圓木  
爲槽上冒蟒皮而空其下竹柄貫槽中柄端刻木  
爲龍首柄有小環貫四絃于其中槽面正平設柱  
以承絃竹片爲弓馬尾雙絃夾四絃間而軋之  
和必斯似琵琶而狹小直柄曲首四絃柄下腹背  
如蘆節通體用桐木 軋箏似箏而小十絃以木

桿軋之元史禮樂志纂如箏七絃有柱用竹軋之則箏亦軋箏之類 塞塔爾回樂木槽通柄槽如茄形面平下圓冒以革柄面平背圓兩側有八軸絲絃二雙銅絃一單銅絃六應絲絃以取聲 喇

巴上回樂狀類胡撥木槽通柄絲絃五銅絃二上端曲向後以施絃軸柄槽形似半瓶曲柄兩旁施五軸通五絲絃而繫于軸以手冒撥指彈之應銅絃以取聲

木六

桿拍

敵

番部拍

板

柷所以起樂上濶下小狀如方斗三面正中各設圓鼓以受擊一面開圓孔以出音椎用綠漆八楞律呂正義後編曰考擊之法鄭樵謂有椎柄連底旁開孔內手于中擊之本于郭璞及通典唐志之說但連底洞之令左右擊則是鈴鐸之屬其器應俯而不應仰至內手孔中撞之則其器又應高而不應卑今用鄭康成說投椎其中撞之其一面有孔者殆如琴瑟底之有孔以取聲非便于內手其中也 故所以止樂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齟

鼙通體有紅黑斑紋趺以金漆旁施兩耳以置箇  
籜以竹爲之律呂正義後編曰擊敔之法先三擊  
首而後戛其背唐宋已然朱載堉謂不必添擊首  
三聲第以傳注無擊首之說耳然古制多不可考  
據今稽古故從其舊 拍板用堅木爲之六片以  
黃絨紺聯之左右各三片合擊以爲樂節周禮春  
牘應雅皆節樂之器後世代之以板魏晉以來已  
有之元惟用于燕樂明始用于丹陛樂 拍紫檀  
板四片以絃合三片爲一束執一片拍之 番部

拍紫檀板三片以二片爲一束執一片拍之拍亦  
于拍板番部拍又小于慶隆舞拍其用則同

匏七笙

大笙十七簧下接紫檀木以代匏爲管本攢眾管  
于一匏而共一吹口每管設簧以取音小笙之制  
如大笙而四管無簧故簧止十三管律呂正義後  
編曰笙爲匏音其以木代匏者笙之音以簧不以  
匏列管匏中取其能納氣以鼓簧耳以匏爲笙音  
固清越但質不堅不能經久故以木代之而與匏

音亦無差別至簧數之多寡漢魏諸儒皆謂十二  
簧郭璞謂大笙十九簧小笙十三簧宋書謂南蠻  
笙有十六簧陳陽樂書始言宋大樂笙並十六簧  
又言唐樂圖所傳有十七管笙有十二管笙後周  
鄭譯獻十六管笙李照作二十四管笙孟蜀進三  
十六管笙而宋史乃曰巢笙十九簧和笙十三簧  
皆用十九數而以管之長短聲之大小爲別十三  
簧者曰閏餘匏九簧者曰九星匏七簧者曰七星  
匏律呂精義疑十九簧者名竽又名巢十三簧者

名笙又名和諸說固自不同而小笙十三簧則未之有異其爲古制無疑然今小笙十三簧有無簧之四管實亦十七管大笙十七簧而四管不用實亦十三簧耳蓋管之必以十七者所謂以象鳳翼而止用十三簧者以聲止十三而無十七也

竹八排簫  
簫  
簫  
簫  
簫  
簫  
簫  
簫  
巴拉滿

排簫十六管爲一具卽十二正律加四倍律也律呂正義後編曰管皆用竹兩旁管長參差漸短如兩翼然蔡邕及三禮圖皆主二十四管十六管隋

宋元志明會典皆止十六管然則今之排簫蓋古簫之小者十六管備陰陽二均足旋宮之用與編鐘編磬相應有架古以竹爲之今用木亦自宋以來相傳之舊 簫卽古之笛體用紫竹簫笛之制古法皆用角律黃鍾者陽律一均之正宮而姑洗其正角大呂者陰呂一均之清宮而仲呂其正角故用姑洗簫應陽均用仲呂簫應陰均以配排簫之音最爲和協 笛卽古之橫吹體用蘆竹用與簫同以姑洗笛協排簫陽律一均之用以仲呂笛

協排簫陰呂一均之用 篪體用竹間纏以絃吹  
口之上塞之令氣不洩周禮笙師注鄭司農云篪  
七孔禮圖曰九孔廣雅隋書孔疏賈疏皆曰八孔  
宋史明會典曰六孔今定一孔上出五孔向外一  
孔向內一孔在底近底不出並開二孔統計爲十  
孔除吹孔底孔與二小孔不數則爲六孔 管用  
堅木或骨角爲之兩端象牙爲飾大管以姑洗律  
爲體小管以黃鍾半積同形管爲體各設哨于管  
端大管九孔小管八孔蓋六孔已具七音八孔則

七音兼二清聲九孔則七音兼四清聲也 畫角

木質空心腹廣端銳設木哨入角口吹之 胡笳

本角昔今上下用角卽古角遺制 簪築喀爾喀

樂卽唐蘆管但多金口 巴拉滿回樂狀類頭管

以木爲之本小末大飾以金木管上口安蘆哨應

笛聲

八音之外又有二

麾黃帛爲之其制見于唐志歷代因之舉之而樂作偃之而樂止故麾雖非樂器實樂器之綱 戲

竹一對二人執之立丹陛上舉以作樂偃以止樂其制始見于元史禮樂志言長二尺餘明制則長一丈一尺二寸朝會導迎皆用之我

朝因明之制蓋丹陛樂無柷敔樂設

太和門上惟有戲竹在丹陛上視其開合以爲作止之節舉而合向則樂作偃而開植則樂止也戲音麾與麾同

樂縣

凡

郊  
廟  
暨

樂  
舞

社稷等各壇廟祭祀皆樂部太常寺協律郎設中和韶樂用鎔鐘一編鐘十有六特磬一編磬十有六建鼓一柷一麾一敔一琴十瑟四簫十笛六排簫二箎六壎二笙十搏拊二旌二節二干戚羽籥各六十有四司樂協律郎樂工序立樂縣之次歌工立樂工之次樂舞生文武八佾分行序立東在歌工之左西在歌工之右凡樂作止舞進退均協律郎

執麾引之諸祀樂器並同惟鑄鐘特磬各隨其應  
用宮調其位次諸祀皆東西分列惟

朝日壇

夕月壇則南北分列又案

太歲壇則用琴四瑟二簫四笛四笙四篪二不設旌節  
先師孔子廟則用琴六瑟四簫六笙二篪四不設節舞  
用羽籥三十有六餘並同

皇帝躬祀

南郊鹵簿鼓吹導迎樂器前部大樂大號四小號四金口

角四和聲署史十有二人鼓吹大樂金二金鉦四  
鉦二鼓二點二笛四雲鑼二管二笙二金口角八  
大號十有六小號十有六金鉦四畫角二十有四  
桐鼓二十有四橫笛十有二拍板四杖鼓四金三  
桐鼓二十有四署史六十有八人民尉百七十有  
六人畫角前桐鼓後導迎樂戲竹二管六笛四笙  
二雲鑼二鼓一板一

皇帝躬祀

北郊鹵簿鼓吹導迎樂器前部大樂大號四小號四金口

角四和聲署史十有二人鼓吹大樂大號八小號  
八金鉦四畫角二十有四柶鼓二十有四橫笛十  
有二拍板四杖鼓四金二柶鼓二十有四署史六  
十有八人民尉百六十有四人餘同

南郊凡

親祭

太廟暨

社稷等各壇廟並同

皇上耕藉司金司鼓司板司笛司笙司簫各六人工歌

樂正禾詞者十有四人

先農壇建鼓一琴四瑟二簫六笛六笙六杖鼓二方響  
十有六雲鑼二拍板二

皇后躬桑童監歌採桑詞者十人司金司鼓司板司笛  
司笙司簫各四人

皇帝時巡致祭

方嶽編鐘編磬建鼓一柷一麾一敔一琴四瑟二簫四  
笛四排蕭二笙四壎二篪二搏拊二不設舞佾其  
餘羣祀則和聲署設樂鼓一笙一管二雲鑼二笛

二板一朝會之樂

皇帝御殿樂部和聲署設中和韶樂鑄鐘一

正月至十二月各按

特磬同 十有六特磬一編磬十有六建鼓

一琴四瑟二簫四笛四壠二篪二排簫二器各一

人笙八搏拊二麾一柷一敔一器各一人歌生四

人丹陛大樂大鼓二架方響二虞雲鑼二簫二笙

管各四杖鼓拍板各一器各一人司戲竹二人鑾

儀衛率官校設鹵簿鼓吹大樂桐鼓二十有四金

二杖鼓四拍板四橫笛十有二桐鼓二十有四畫

角三十有四金鉦四小號大號各八署史六十有八人民尉百六十有四人畫角前柶鼓後

皇后宮

皇后宮並內監設樂鑄鐘特磬俱用南呂餘器同

皇帝筵宴中和韶樂丹陛大樂陳設如朝會儀設清樂二部每部笙二笛二雲鑼二杖鼓一手鼓一拍板一慶隆舞樂琵琶八三絃八奚琴一箏一節拍各十六司朴十六人世德舞德勝舞等並同笳吹樂笳一胡琴一箏一口琴一番部合樂箏琵琶三絃和必斯番

部胡琴笙管笛簫雲鑼二絃月琴提琴軋箏拍各  
一高麗國俳笛一管一鼓一喀爾喀部樂虧篥四  
阮四回部樂達十一那噶喇二哈爾扎克一喀爾  
鼐一塞塔爾一喇巴十一巴拉滿一蘇爾鼐一

皇太后筵宴同

皇帝巡幸饒吹樂器大銅角八小銅角八金口角八雲  
鑼二龍笛二平笛二管二笙二金二樞鼓四銅點  
四鉸二行鼓二蒙古角二

皇帝親征鼓吹大樂器金二金鉸四鉸二點二鼓二笛

四雲鑼二管二笙二金口角八小號八大號八

親征祭纛樂器蒙古角十有六海螺二百凱旋郊勞鑼

歌舞器金四大銅角四小銅角四鑼二銅鼓二鑼

四鉸四小鉸二金口角八花腔鼓四得勝鼓四海

笛四管六簫六笛六笙六篪四雲鑼四人各一器

司鎗歌二十人凱歌舞器方響一鉸二杖鼓二管

十二點三笛四笙四簫四大鉸三雲鑼四司樂器

共四十八人司凱歌十二人

大閱樂部陳設鎗歌鼓吹大樂於

行宮門外

御營左右設蒙古畫角十鳴角軍二十有一人其前設五旗諸王蒙古畫角十鳴角軍二十人承傳鳴螺親軍十有二人漢軍驍騎火器營漢軍鳥鎗營背金五鳴金兵十人鼓一昇鼓兵四人擊鼓兵二人驍騎火器號螺五鳴螺兵五人鳥鎗營號螺十有三鳴螺兵十有三人護軍鳥鎗營驍騎鳥鎗營並號螺十鳴螺兵十人前鋒營號螺五鳴螺兵五人驍騎營號螺十鳴螺兵十人護軍營號螺六鳴螺

兵六人

皇朝通典卷六十六

皇朝通典卷六十七

樂五

臣等謹按杜典所載諸議皆有關樂制之文我

朝律呂正義二編廣大精微無非闡明樂律之奧今

謹登與樂制相發者數篇而張照回奏二劄採入

律呂正義後編者並爲錄入古今樂律源流之概

亦藉此可見云

用四倍聲議

律呂正義後編樂問四倍律篇曰問古以十二正

律不足於用必加以四清聲而後成樂此晉唐以來至於朱子蔡季通未之有改者也今乃不用半黃鍾半太簇半大呂半夾鍾而用倍夷則倍無射倍南呂倍應鍾如謂十二律伶倫制之不應復加四半聲則加四倍聲於黃鍾大呂之上無異於加四半聲於無射應鍾之下也如使可加則何不仍其舊制而必務其異於古歟况黃鍾爲元首之象與其加倍律於上何如加半律於下歟曰黃鍾者應乎氣之始而實應乎聲之中中則必有始今不

始之求而於末續之以中爲始則中失其中而黃鍾於是乎非黃鍾而以大簇夾鍾姑洗之間當黃鍾矣蓋歷漢唐宋元明而無人爲破其惑也夫言大樂者必曰元聲正聲中聲黃鍾之聲中之中也中之中卽正中也故曰正聲從此正中之聲以執其兩端而數乃由以起則此正中之聲乃元聲也然而此聲必有上必有下上之固至於無射應鍾矣下之非加四倍律則黃鍾不得爲中之中四倍律者乃自然而然而毫非人力之所能爲也若夫

天地之性必至於中之中而後能生生而不窮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中之中也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則謂之始也固宜故音律之通於數者言之則黃鍾固始也固元首也不特星官家舍冬至無以推步卽音律家不得黃鍾之眞度又何以推知四倍律之眞度若其考擊之間則音必更唱迭和如輪轉虛然後可以爲樂則黃鍾爲宮固必處乎中之中也卽至應鍾爲宮亦未嘗越此正中之聲之度也然欲令黃鍾之聲處乎中之中非加

四倍律其曷由乎此數千年之襲謬至

聖祖仁皇帝而重開者也

臣等謹按前代用樂皆以四半聲足十二正律之用夫黃鍾爲中聲以四半聲續之於末則中失其中顧自漢唐以來無人爲破其惑

聖祖仁皇帝學貫神樞特揭律呂應倍不應半之義改用四倍聲一洗自來沿襲之謬記曰大人舉禮樂則天地爲昭此

本朝之樂所以立隆千古也

五聲必兼二變議

律呂正義後編樂問五聲二變篇曰問變宮變徵備而後七聲全今還相爲宮除調之法以六律六呂還轉爲變宮變徵而除去不用則何不并變宮變徵而去之乎曰二變在角徵羽宮之間無之則五聲自不能轉有之則五聲又不能調及其還相爲宮也前之二變皆成正聲又別出二正聲以爲二變如黃鍾爲宮則蕤賓爲變徵倍無射爲變宮矣迨太簇爲宮則前之正徵夷則又爲變徵而蕤

賓之變徵爲角矣前之正宮黃鍾爲變宮而倍無射之變宮爲羽矣迨姑洗爲宮則前之正徵無射爲變徵而夷則之變徵又爲角矣前之正宮太簇爲變宮而黃鍾之變宮又爲羽矣推而至於無射爲宮莫不皆然推而至於陰呂六均亦莫不皆然是則二變迭相爲用而又何嘗不用哉今謂二變不用而欲去之則將以何者定爲二變而去之哉宋史樂志仲冬之月以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蕤賓爲閏徵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閏

宮季冬之月以大呂爲宮夾鍾爲商仲呂爲角林  
鍾爲閏徵夷則爲徵無射爲羽黃鍾爲閏宮餘月  
還轉仿此雖以律從呂以呂從律本於京房不同  
今法而五聲二變則同也隋蘇夔難鄭譯曰月令  
所載五音不言變宮變徵七調之作所出未詳譯  
曰周有七音之律漢志天地人四時爲七始黃鍾  
爲天始林鍾爲地始太簇爲人始姑洗角於時爲  
春蕤賓變徵於時爲夏南呂羽於時爲秋應鍾變  
宮於時爲冬若不以二變爲調則四時不備故每

宮必立七調也唐祖孝孫張文收等因五音生二  
變因變徵爲正徵以變宮爲清宮一宮二商三角  
四變徵五徵六羽七變宮其聲由濁至清爲一均  
唐書具載之矣樂律纂要亦云五聲得變而後成  
均猶四時得閏而後成歲乃自然之理雖聖人不  
得而增損之也蓋五歲再閏其六十二個月而仍  
止一百二十中氣節氣猶夫二變處角徵羽宮之  
間其七聲轉相爲宮而仍止五聲則是用於不用  
之中惟有此不用乃能迭相爲用有如閏法之爲

天然而非人事之矯強也五歲不能無再閨則五聲不能無二變矣

### 管絃分均議

律呂正義後編樂問絃名假借篇曰問名由義起律也者一成而不可變故可用此以律彼而名之曰律今在管清濁二均分用在絃又清濁二均同用則律之不足以爲律矣毋乃失其律乎曰絃度非律也絃之音乃應律耳黃林太南者本鐘名也吹管而應何鐘則以何鐘之名名其管管以黃林

太南名本假借也度絃而協何律則又以何鐘之名名其絃之分位絃之以黃林太南名又假借中之假借也夫鐘名之所以可假借以名管者以鐘音之本出於管伶倫吹管而得十二聲之分乃寫於鐘以紀之而曰黃曰林曰太曰南等十二音今之鳳簫十二管各一音其音固卽十二鐘之音則以十二鐘之音名其管固吻合也卽橫笛直笛以一管而穴孔出聲其所穴之處與中之容積分度旣協則亦必應乎十二鐘之音還以十二鐘音名

其管音亦吻合也至於絃之出聲由於手之彈按則與管與鐘固不侔矣雖依管律定其首音而二音以下依次暗移於是徵羽變宮絃度得管陰呂之分者音與陽律應絃度得管陽律之分者音與陰呂應故曰鐘名名絃音乃假借中之假借其所爲黃林太南云者不啻算家以甲乙丙丁紀率近世以天地元黃編號也則雖曰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陰陽雜糅而亦非有兩歧之說也若夫

用樂之時則又並非清濁二均同用夫所爲黃林  
太南云者特分其度而宮商角徵云者乃是其音  
清濁之均在於定絃定爲清均則清均矣定爲濁  
均則濁均矣清絃與清管應濁絃與濁管應又安  
在其爲絃與管異而有律失其律之謂哉

還宮無啞鐘議

律呂正義後編樂問還宮無啞鐘篇曰問還相爲  
宮則無啞鐘之謂矣顧各祭祀或用律或用呂其  
用律者呂之一均仍啞鐘也其用呂者律之一均

仍啞鐘也則如之何曰所謂啞鐘者謂止奏一均其餘各鐘永不施用故謂之啞鐘耳今

圜丘用黃鍾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蕤賓爲變徵夷則爲徵無射爲羽倍無射爲變宮而大呂一均及蕤賓倍無射之二變設而不用

方澤用林鍾爲宮則南呂爲商應鍾爲角倍應鍾爲變徵大呂爲徵夾鍾爲羽仲呂爲變宮而黃鍾一均及仲呂倍應鍾之三變設而不用

太廟用太簇爲宮則姑洗爲商蕤賓爲角夷則爲變徵無

射爲徵倍無射爲羽黃鍾爲變宮而大呂一均及  
黃鍾夷則之二變設而不用合三大祀言之律呂  
並宣燦然大備三天祀旣用黃鍾林鍾太簇而  
夕月壇用南呂

帝王廟用夾鍾

先農壇用姑洗以還宮之法十六鍾固皆用之矣安得  
所謂啞鐘之謂哉若謂用律則呂爲啞鐘用呂則  
律爲啞鐘則必十六鐘一時並擊而後可十六鐘  
一時並擊成何音調且古之編鐘有二十八爲一

肆者有五十六爲一肆者若必一時盡擊之非惟  
不成律均亦恐無此手法此皆不待辨而自明者  
况一均雖有七音而變不用則擊者止五鐘耳又  
得以本均之二變而謂之啞鐘乎按明任氏樂律  
志太僕丞張鷓言古人製十六編鐘非徒示觀美  
蓋爲還宮而設耳其下八鐘爲黃鍾大呂太簇夾  
鍾姑洗仲呂蕤賓林鍾其上八鐘爲夷則南呂無  
射應鍾黃鍾清大呂清太簇清夾鍾清此其懸鐘  
次第及還宮之法雖與今法不符然而還宮之理

則一也還相爲宮則十六鐘迭相爲用迭相爲用則不窮於用啞鐘之疑可以渙然冰釋乎

三大祀及常朝用律不同議

律呂正義後編樂問三大祀篇曰問常朝之樂還相爲宮而各壇廟又不用還相爲宮何也曰義各有取也帝王御宇法天以出治故漢鮑鄴言天子有食舉之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求福應也宜作十二月均以迎和氣隋音樂志亦言古者人君皆用當月之律以取時律之聲唐祖孝孫奏言朝賀

饗燕皆宜隨月用律爲宮宋政和七年詔大晟府  
樂律隨月用律右旋明大政記洪武三年定朝會  
宴饗樂舞之數凡奏樂曲皆按月律然則隨月用  
律不自今始也古人以爲宜然者非一人矣其不  
用者時爲之非理應爾也又按月令之文天子所  
居所服典禮之大政事之繁無不與月律相符故  
能召天地之和協五行之序隋鄭譯蘇夔請用十  
二律還相爲宮而何妥沮壞之遂止用黃鍾一宮  
致堂胡氏非之曰五音十二律猶十二支配十干

所以變而不窮且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  
羽爲物若獨奏黃鍾一均是有君而無臣民事物  
也不亦亢乎由是言之人君法天行健必當按月  
生律還相爲宮先儒有定論矣至於壇廟之樂則  
烏可同日語哉周禮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  
簇爲徵姑洗爲羽冬日至奏之圜丘則天神可得  
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  
爲羽夏日至奏之方澤則地元可得而禮矣凡樂  
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奏之宗

廟之中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此周禮之文雖難施於用然亦以見壇廟之樂宜各以其宮矣問者曰

壇廟用樂各以其宮原本周禮固已今祀

圜丘何以不仿周禮用圜鍾而用黃鍾祀

太廟何以不仿周禮用黃鍾而用太簇祀

方澤仿周禮用林鍾矣而律呂次第又與周禮互異何歟  
曰漢志言之矣黃鍾爲天統林鍾爲地統太簇爲人統故祀天用黃鍾黃鍾子天正也祀地用林鍾林鍾未之冲丑地正也祀宗廟用太簇寅人正也

唐祖孝孫遵用其說最爲近古可法也若夫隋奏  
黃鍾以祀圜丘奏太簇以祀方澤奏蕤賓以祀宗  
廟宋以夾鍾之宮祀昊天以黃鍾之宮獻宗廟以  
林鍾之宮祀地祇是皆附會經傳參以臆見故揆  
之三統之義或合或否不可用也至於律呂次第  
與周禮互異者朱子曰周禮所稱是降神之樂自  
是四樂各舉其一言之注家之說非也隋音樂志  
牛宏姚察許善心劉臻虞世基等亦言後周之時  
以四聲降神雖採周禮而年代深遠其法久絕不

可依用先儒解釋既莫知適從且此四聲非直無商又律呂乖次以之爲樂無克諧之理今古事異不可行也明何塘樂律管見曰周禮圓鍾爲宮之說或有別法今無所考闕疑可也然則周禮之不可附會亦古之人言之詳矣今師其意不必泥其文可也曰然則何以不用月律也曰若以月律言則

圜丘之祭以建子之月其用黃鍾不待言矣

方澤之祭以建午之月於法當用蕤賓地陰而用陽律非

其質矣況林鍾固蕤賓之呂坤位在未又萬古不可易者也

太廟之祭大祫於建丑之月於法當用大呂時享以四孟之月於法當用太簇仲呂夷則應鍾若與朝會同義則十二律呂闕其七人神同制已非所以尊神况又闕也故惟太簇一均寅爲人正人本乎祖爲宜用之

宗廟也綜諸儒之說酌古今之宜則壇廟用樂各以其宮義至精當與常朝之樂以月律還相爲宮並行不

悖可也

回奏樂律劄子

乾隆六年尙書臣張照奏

伏蒙

天語垂問古樂今樂雅樂俗樂之變律度量衡之曷由  
同樂音樂字之本末同異編鐘倍律及有設而不  
作之故臣章句鰯生不學操縵其於律呂目剽耳  
食而非有眞得於心承

問茫昧震懼失圖切惟古樂自周而廢仲尼以前魯猶  
守之季札觀樂載在左氏迨師摯適齊在魯者亦

遂淪墜論語所記記樂亡也魏文侯與子夏問答  
語在樂記時去師摯適齊未遠列國猶有吉光片  
羽至於七國入秦而澌滅盡矣雖然觀子夏言樂  
與音相近而不同則知樂之與音猶識之與性性  
不離識不涉識識不同性不異性樂不離音不涉  
音音不同樂不異樂識在則性固無所虧音在則  
樂亦無所闕性雖無虧而必俟空有雙融始能見  
樂雖無闕而必俟欲淨理純始可作縱使捕拊考  
擊之法笙鏞鐘鼓之制於今泯焉而宮商角徵羽

出於天然非人力之所得與則豈世代今古之所  
可殊古樂安得而亡況黃鍾之管曾經

聖祖仁皇帝考定而樂器制度散見於經史者猶可沿流

以溯源哉惟在人存政舉而已樂經曰以樂德教

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

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

濩大武臣聞之師曰體中達和所謂至德也敬業

有常所謂敏德也仁孝友悌所謂孝德也此與師  
氏之教同養士之本也興者於物興懷道者自述

其意所謂詩言志也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所謂歌永言也發端曰言答述曰語所謂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也雲門以下黃帝至周歷代之樂也蓋樂德則以義理養其心樂語則以聲音養其耳樂舞則以舞蹈養其血脈古人所謂以樂教者如此所以聲音之道與政通也後世不知樂爲教之事故其職領於有司而已學士大夫鮮有知者則其精微之旨不傳而徒索之鏗鏘節奏已不足以和神人況太常工人記其髣髴用之郊廟者存什

一於千百耳其施之民間曰用莫非子夏所謂及  
優侏儒猱雜子女則其所化之民所成之俗當何  
如耶此固有教養億兆之責者所爲蒿目乎斯世  
也然則三代以下非古樂之不可復特無復之之  
人耳得其臣如萬寶常如蔡季通者又不用於彼  
時若我朝

列聖相承功成治定恭遇

聖祖仁皇帝心契天地之祕手握聲氣之元考定黃鍾正

歷古之訛謬則又有

君而無臣迄於今普天之下雅頌之聲未作而淫樂鄭聲亦未放此我

皇上所爲撫世而興歎也溯自列國時古樂旣廢俗樂繁興桑間濮上之音流入宮掖左氏所稱撞鐘舞女吳越春秋所載越夫人文教舞史記所載優旃優施之屬自朝廷以至閭巷以娛心志以悅耳目莫不用是惟郊廟所用則畧存古樂之鏗鏘百姓不得而知則謂之古樂亡也亦宜非樂亡也樂教亡也使鏗鏘之節同於古而即可謂之古樂則孔子

不當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矣使器必蕡梓土  
鼓歌必鹿鳴四牡而後可謂之古樂則孟子又不  
當曰今之樂猶古之樂矣孔孟之言必同而無異  
則古樂在今匪存而匪亡斷可識矣迨漢高祖入  
秦有制氏者世隸太常記其度數叔孫通因之制  
爲漢樂高祖好楚聲唐山夫人爲安世樂實楚聲  
用之房中安世樂秦名壽人或曰卽關雎之度數  
至文帝時以奉高祖祠廟而楚聲又混入古樂矣  
漢武帝以謳者李延年爲協律都尉造新聲製樂

章述已功德陳之宗廟爲太乙天馬等歌汲黯諫  
丞相公孫氏斥黯誹謗先儒以古樂之亡斷自漢  
武焉嗣後俗樂音節盡入古樂如油入麪世愈久  
愈不可考歷代雖欲修明無徵不信人自爲說莫  
能斷其是非史氏但以用之宗廟朝廷者曰古樂  
雅樂其雖在朝廷而本出於里巷者謂之今樂俗  
樂依古有雅樂部俗樂部前明以來亦有太常部  
教坊部其源流沿革文雖煩贅而亦具有條貫濂  
溪周子有言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於耳感

於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此數語者狀古樂之音最爲明盡夫目之司視也口之司味也凡悅目悅口之物未有不敗道而傷生何獨於耳而有殊故凡樂聲激烈慷慨流蕩靡曼則耳必悅之若淡且和何悅之有古之作樂於以上奮然欲正樂復古者屢矣而卒不能者蓋以反乎周子之言而未嘗於此加之意歟至於度也量也權衡也皆本於律尙矣黃鍾爲聲氣之元象數

之本度量權衡皆於是受法度量權衡正而人生  
日用萬事筦焉

皇上深惟事本而期四海之同誠立政之要也按漢書  
律者分寸尺丈引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  
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  
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各自其十以陞於  
引而五度審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本起黃鍾之  
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  
其龠以井水準其概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各自其

十以陞於斛而五量嘉矣權衡者權重也衡平也  
銖兩斤鈞石也本起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  
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  
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歷代諸儒考古制者胥以  
此爲鼻祖焉夫黃鍾元聲自在天壤而造律之尺  
難得其眞蔡元定律呂新書所載有周尺漢劉歆  
銅斛尺蔡邕銅龠尺建武銅尺魏杜夔尺晉田父  
玉尺始平古銅尺汲冢玉律尺劉曜土圭尺劉宋  
錢樂之渾儀尺後魏元延明尺後周玉尺梁景表

尺隋開皇水尺五代王樸律準尺宋和峴尺李熙  
尺胡瑗阮逸尺鄧保信尺大晟樂尺共二十種其  
同異則宋史詳之至於量周制則見考工記橐氏  
爲量章漢制則見漢書律志至梁陳則以古升五  
升爲一斗後周獲晉古玉升仿其制頒天下徑七  
寸一分深二寸八分重七斤八兩以彼時官斗較  
之多三合四勺隋開皇以古三升爲一升大業後  
復古升嗣後史無其文至於權衡漢志雖詳而不  
知其器之何似石勒十八年造建德殿得圓石有

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云又後魏景明  
中并州人王顯達獻石銅權一枚具有銘三七十  
九字識者云皆王莽所造也梁陳以前猶依漢古  
稱齊以晉宋時一斤八兩爲一斤開皇時以三斤  
爲一斤大業中復古稱貞觀時鑄銅斛與古玉尺  
玉斗同符玉尺玉斗藏於大樂署武后時亡之宋  
淳化間詔以秬黍依古法較定權衡史稱其制爲  
精備頒之天下奸弊無所措元明兩朝無間焉我  
聖祖仁皇帝心通天矩學貫神樞旣以斗尺稱法馬式頒

之天下又凡省府州縣皆有鐵斛收糧放餉一準  
諸平違則有刑又恐法久易湮且古法累黍定度  
度立而量與權衡準焉度既不齊黍數卽不合

躬親累黍佈算而得今尺八寸一分恰合千二百黍之分  
符乎天數之九九於以定黃鍾之律尺既定矣又  
恐不寓諸器則法不可明乃於

御定數理精蘊書內載其法以金銀製爲寸方著其輕重  
而度與權衡之準曠如指掌雍正九年列之爲表

載入

大清會典頒行天下誠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焉我  
皇上以度量權衡天下猶有未同勤惓垂問仰見平均  
四海之至意臣以爲在今日非法度之不立在奉  
行之未能請

命有司按表成造尺秤法馬斗斛頒行天下再爲申明  
違式之禁務使盡一并令直省將會典內權量表  
刊刻頒布使人人共曉或亦同之之一法也夫五  
方風氣不齊民俗所便各異然在官者有一定之  
程則能以我之至齊者齊彼之不齊而不齊者亦

齊其所不齊亦無害臣昔聞於

聖祖仁皇帝者如此今蒙

聖諭虞舜巡狩同律度量衡唯其時亦有不同者是以  
同之若其皆同何同之有然而在我者安可不同至哉

聖言信乎

先聖

後聖其揆一也臣又謂立法固當深講而用法自在得人度量權衡雖同而官司用之入則重而出則輕

以爲家肥其鄙陋更甚者轉以此爲國利譬如今  
糶以穀貴故平其價也往者有司轉就民間貴價  
之數畧減五分以賣官米則加以銀色法馬使費  
之數必轉貴於現在之貴價矣於是米價以平糶  
而愈貴鄙陋之見曰此乃國之利也否則曰如此  
乃可告無罪也豈不與平糶之意適相反耶行之  
在上如此百姓至愚必以爲度量權衡

國家本無定準浸假而民間各自爲制浸假而官司  
轉從民制以爲便此歷代度量權衡所以不同之

本也夫期民間之恪守先從官司之恪守始臣愚見如此伏候

皇訓至十二律五聲工尺樂字同異臣謹會同和碩莊親王校定聲律謹按孟子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是知六律六呂所以爲五聲之筦凡物之聲有低有高低可至於希微高可至於霆震皆聲也而不可以爲樂故以六律六呂筦之去其兩端而用其中則其聲成文樂記所謂聲成文謂之音也音有清濁愈濁則亦愈低愈清則亦愈高劃高低爲

五分謂之宮商角徵羽然而天數五地數五五音之間必各有半聲自然之理也爾雅云宮謂之重商爲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柳卽半聲也卽有律之必有呂也又此五音必有餘分閏位而餘分閏位必在陰陽互易之地故必又有二變亦自然之理也合五音二變謂之七音則國語所謂以七同其數也然國語所謂七同者謂自子至午七律皆陽律也而自午至子亦有七律是故倍五爲十加二變爲十二則六律六呂備二變又各

有陰陽則二七爲十四四位成則陽律七陰律  
七可以比音而樂之矣樂記所謂比音而樂之謂  
之樂也夫黃鍾宮也而大呂卽爲清宮太簇商也  
而夾鍾卽爲清商姑洗角也而仲呂卽爲清角至  
於蕤賓一陰生矣而時方五月陰盡午中而卽生  
於午故蕤賓爲變徵而林鍾則爲清變徵夷則徵  
也而南呂卽爲清徵無射呂也而應鍾卽爲清羽  
十月陽氣盡矣而陽無可絕之理故應鍾至黃鍾  
之交又有半黃鍾半大呂之位爲變宮清變宮然

後聲音旋轉不窮與造化同符焉皆非人之所能爲也自然之理也自黃鍾以至半黃鍾名之曰律自大呂以至半大呂名之曰呂其自宮與清宮以至變宮變清宮者則皆音之名也律以筦音音以協律然論其名則異舉其實則同也樂工記數不便於用則以其聲相似之字而又筆畫少易於標識者易之爲十四字其曰工者卽宮黃鍾也其曰仁者卽清宮大呂也其曰凡者卽商太簇也其曰仇者卽清商夾鍾也其曰合者卽角姑洗也其曰

六者卽清角仲呂也其曰四者卽變徵蕤賓也其  
曰五者卽清變徵林鍾也其曰乙者卽徵夷則也  
其曰亿者卽清徵南呂也其曰上者卽羽無射也  
其曰仕者卽清羽應鍾也其曰尺者卽變宮半黃  
鍾也其曰仄者卽清變宮半大呂也查仇字仁字  
亿字仕字仄字五者本無其字則知其止以記數  
而卽黃鍾等律卽宮商等音非實有是字別有義  
例又可知矣然而其來舊矣楚詞大招曰四上競  
氣極聲變只則周末已有之也上聲歌注曰或用

一調或用無調一者乙字無者五字則梁時又有  
可証也但其位分雖有十四而陽七陰七陽自爲  
陽陰自爲陰不相參雜則雖十四而仍止七也又  
七音必旋相爲宮調乃可轉而又必除去二音調  
乃可成則七音仍止五音也然則雖加二變爲七  
而仍止於五雖倍五爲十而陽爲陽陰爲陰亦仍  
止於五也其編鍾一架上八下八上爲陽律下爲  
陰律向來考擊之節若

廟祀及

臨朝大典皆用黃鍾爲宮若

北郊

月壇則用大呂爲宮用黃鍾爲宮則止擊上鐘不擊下  
鐘若用大呂爲宮則止擊下鐘不擊上鐘臨期以  
下鐘易置上位而擊之非下八鐘不擊也掌儀司  
向無應擊下鐘之典是以不知下鐘亦有時而擊  
若太常寺樂工則知之矣然而其所以然之故則  
各不能知也若上八鐘內又有三鐘不擊則以八

鐘原止七音黃鍾爲宮卽當以倍夷則起調爲上字調倍無射蕤賓夷則三鐘不入調無可考擊是以不擊將來元旦節若以太簇爲宮則三鐘皆當考擊而黃鍾夷則無射三鐘又當不擊矣是上三鐘亦有不擊者因歷來俱以黃鍾爲宮故爲考擊之所不及而非設而不作也儒生不知音律謂黃鍾爲聲氣之元萬物之母郊廟朝廷必須用黃鍾爲宮否則有礙不知黃鍾爲宮其第一聲便是下羽除徵不入調外商角羽聲必胥迭用若聲聲皆

是黃鍾則晏子所謂琴瑟專一誰能聽之況大武之樂卽是無射爲宮載在國語無射乃陽律之窮而武王用之則十二月各以其律爲宮無所不可亦明矣况明代及我

聖祖仁皇帝未經考訂黃鍾以前並稱以黃鍾爲宮及考定之後始知一向誤以太簇爲宮而明代盛衰不一我

朝隆盛如斯則迂儒之論不足信又甚明但自黃鍾以上音必漸高自黃鍾以下音必漸低其八音譜

和與否非歷試不能明曉容臣等詳悉查考辦理  
再行請

旨謹先將源委具陳伏候

聖訓

回奏丹陛樂導引樂用鼓起音劄子

乾隆六年十一月尚書臣張照

奏本月初十日臣等奉

上諭今按中和樂及壇廟所用之樂皆柷起而敔之鼓以節之惟丹陛樂與夫導引之樂則用鼓起音此始自何時意書云下管鼗鼓謂堂下之樂也丹陛導引

皆堂下樂故樂工等誤用鼓起耶卽今俗樂亦皆用  
鼓起可細查其顛末也欽此

臣

等謹按會典中和韶

樂樂器圖有柷敔丹陛樂器圖無柷敔樂必有作

止之節柷作之敔止之今丹陛樂無柷敔故以鼓

爲作止也丹陛樂所以無柷敔者明代無之今因

之也明代所以無者古者堂上堂下皆柷敔至隋

時以四鑲樂柷敔同時並奏轉至喧雜遂廢不用

唐季并廢堂柷敔宋仁宗因王珪言下禮官議始

置堂柷敔而堂下仍無之四鑲樂猶今丹陛樂所

謂堂下之樂也故丹陛樂無柷敔相沿至今至夫不用柷敔卽以鼓起衆音者鼓爲衆音之帥其來舊矣周禮太師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注云擊拊瞽乃歌也拊形如鼓以韋爲之着之以糠又云下管播樂器今奏鼓幃注云鼓幃管乃作也幃小鼓也漢風俗通曰鼓者郭也春分之音也萬物郭皮甲而出故爲之鼓又漢白虎通曰鼓震音也萬物滿盈震動而生其本在萬物之始耶故謂之鼓是知鼓爲衆音之帥也學記曰鼓無當於五聲

五聲弗得弗和以比學之於五官師之於五服然則以之爲作止以之爲節奏宜矣國語曰革木一聲漢宋諸儒皆謂金石絲竹匏土悉具五音若革與木則惟一聲而已故八音之序以革木爲最下然而高以下基洪由纖起質爲文本一爲萬之母革之器爲鼓爲五音之節奏木之器爲柷敔爲五音之作止無柷敔則鼓可代亦自然之序若拊鼓卽是古樂中之拍板以爲樂句拍板木音也堂下之樂及今俗樂以拍板代古樂鼓之用猶夫以鼓

代古樂柷敔之用皆原於革木一聲之理也

皇朝通典卷六十七

[ General Information ]

丛书名 =

书名 = 中国古代音乐文献集成 第1辑 6

作者 = 王耀华

出版社 =

出版日期 = 2011.06

页数 = 646

原书定价 = 8400.00 (全十四册)

D X号 = 000007890731

S S号 = 13165525

I S B N = 7 - 5013 - 4578 - 3

中图法分类号 = J609.22 (艺术 & g t ; 音乐 & g t ; 音乐理论 & g t ; 音乐史 & g t ; 中国 )

分类号 = 1009011102

主题词 = 音乐史 - 史料 - 汇编 - 中国 - 古代

参考文献格式 = 王耀华, 方宝川主编; 郑俊晖本册执行主编. 中国古代音乐文献集成 第1辑 6. 北京市: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11.06.

简介 =